**目** **录**

[**娲皇峪** 魏金虎翟迎春( 1)](#bookmark1)

[**棋人** 过士行(70)](#bookmark2)

[鱼 人 过士行(135)](#bookmark3)

[办公室的故事 张乘春(198)](#bookmark4)

**娲** **皇** **峪**

魏金虎 翟迎春



魏金虎，38岁，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编剧。翟迎春，45岁， 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编导室主任。

人 物

田大娘- 娲皇峪村党支部书记，六十岁。 田增禄 田大娘老伴，六十余岁。

振 军 — —田大娘的小儿子，二十二岁。

唐玉娥 振强妻，三十四岁，田大娘的大儿媳。 香 香 — —振强的女儿，十岁。

田顺心——娲皇峪村民，六十岁。 田 婶 — —田顺心妻，五十余岁。

配 仙 — —田顺心的小儿子，二十五岁。 亚 丽 — —田顺心的小女儿，二十一岁。

唐四清——边防军人，亚丽未婚夫，二十五岁。

赵龙飞——娲皇峪村民， 一二九师复员兵，六十余 岁。

梦 女 — —赵龙飞的女儿，二十岁。

铁 壶 — —娲皇峪村民，复员军人，三十四岁。

坛 子 铁壶妻，三十一岁。 小双~~子~~  铁壶的女儿，九岁。

铁碗——铁壶的弟弟，刑满释放犯，二十三岁。 马大琢——娲皇峪村主任，四十五岁。

马蹄子——马大琢的儿子，二十五岁。

刘金凤——马蹄子妻，后离婚，二十三岁。

刘二八——刘金凤弟，旮旯角村民，二十二岁。

**时** **间：**现代。春季，桃花盛开的时节。

**地** **点：**太行山区娲皇峪村，田大娘的宅院。

**布** **景：**天幕上，太行山脉群峰重叠，连绵起伏。娲皇山异峰 突起，巍峨挺拔，犹如一根刀削斧凿的石柱，顶天立 地，直插云端。娲皇官建筑群，象是一件玲珑剔透的 工艺品，镶在娲皇山半山腰的石壁上，在烟云缭绕之 中放着光彩。清漳河水，潺潺流淌，绕山而过。青山 绿水古建筑，再加上似火桃花的点缀，使人有一种置 身其中，犹入仙境之感。

舞台上，是一所整齐干净的院落。房屋建筑的 式样，既有山区地方色彩，又有致富后农村新式住房 的独特之处。正房门壁上修有一个小佛龛，里面装 有香炉。佛龛的墙上写着“圣德齐天无涯限，神功玉 石补北天，娲皇圣母尊位”。正房、侧房之间，有夹道 通后院。 一棵老梨树枝挺叶翠，与正房屋顶上的全 频道电视天线相映成辉。庭院里有石桌石凳， 一侧 是大门，大门上贴着“致富不忘效国家，团结奉献报 党恩”的对联。大门外一条小道，拾级而上绕过庭 院，延至村里。路旁是铁壶家的住房，院墙坍塌，房

屋低矮破旧。道旁种着山区的经济树，树枝上拴满 了请求娲皇圣母送子的红布条。

**第** **一** **幕**

〔幕启。远处隐隐传来鞭炮声。小道上，熙熙攘攘的 人群穿场而过。有人还往路旁已经扎得很满的树枝 上的缝隙间绑着红布条。

〔田大娘家的小院显得很清静。唐玉娥跪在佛龛前，

虔诚地插香拜佛。香香在庭院里捏泥人。 〔小贩在村道上呼喊叫卖，上。

小 贩 (卖鞭炮)哎，三月十八放鞭炮，烧香还愿娲皇庙。哎 哎，买挂鞭炮放个响，让女娲娘娘知道你给她过生日 来了。是求签还是还愿，三月十八最灵验!(卖给一 妇女红布条)哎，买上一根佛香熏的红布条，诚心诚 意拴上树；女娲娘娘发善心，大胖小子保准送进你的 肚!想拴娃娃的快来买吧!

〔唐玉娥拜完佛，向小贩买了红布条，然后拴在树枝 上 。

〔振军肩背旅行袋，手提一双崭新的旅游鞋自正房 出，坐在台阶上换鞋。

振 军 嫂子，你还拴红布条干啥?你都结扎了，那不是白拴 啦?

**唐玉娥** 干你的事去吧!

香 香 小叔，娲皇宫的大钟怎么还不响啊?

振 军 香香，那钟可不是随便撞的，得到了女娲补天的时 辰，它才响哪!

香 香 小叔，女娲娘娘的本事真那么大吗?天漏了一个大 窟窿，她就能补上啦?

振 军 女娲娘娘在咱们清漳河边支起了一口大锅，炼好了

五彩石，一家伙就给补上了。 香 香 五彩石?

振 军嗯!补天剩下的五彩石，女娲娘娘就撒到清漳河里 了 。

**香** **香** 小叔，你带我去捡五彩石吧! 振 军 今天可不行 ……

〔田增禄拿着一本画报，兴冲冲地上。 **香** **香** 爷爷!

**田增禄** 香香，你奶奶呢? **香** **香** 到县里开会去了。

**田增禄** 玉娥、振军，你们都过来……(指着画报)看看人家海 边儿这两起楼盖的，明窗净几带阳台，真是土地爷放

屁——神气儿! **振** **军** 再好也是看画。

**田增禄** 看画?我就照这样式，盖它一处。 **唐玉娥** 哟!那得用多少钱呀?

**田增禄** 怕盖不起?(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拿出里面包着

的存折)猜猜存了多少? **唐玉娥** 多少?

**田增禄** (伸出两个手指头)这个数。 振 军 两毛。

田 增 禄 去!

唐玉娥 两万?

田增禄 小家小气!告诉你们，二十万! 振 军 啊?(抢过存折)我看看。

唐玉娥 (紧张地)富不露财，还是进屋看吧。 田增禄 怕啥?还怕人偷了去?

唐玉娥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田增禄 钱在我这放着，谁也惦记不走……哎，就是不能让你 娘知道。

振 军 那你就存着下小的吧。(提起旅行袋欲走)

〔田大娘上。

田大娘 振军，你要上哪去? 振 军 我——我找人去。

田大娘 你要找的人都在汽车站，跟你一样的打扮，见着我就 躲。你要去的地方不近吧?

振 军 我去……去邯郸，赵王城!到回车巷拜、拜廉颇、蔺 相如 ……

田大娘 小子，你想唬你娘?你那帮伙计都跟我招了。

振 军 (嘻皮笑脸地)嘿嘿，我们不过是想到北京、上海、广 州转转。

田大娘 想去月亮上看看不?你腰里揣着多少钱呀? 振 军 娘，我……(欲下)

田大娘 回来!

〔振军无奈返回院中。

田增禄 老婆子，把开会的精神吹吹风。

田大娘 筹资办学、计划生育、破除迷信、继续贯彻三中全会

的精神。

振 军 我都和人家约好了。 ……爹!

**田增禄** 叫我也没用。你娘反对你去旅游这政策，我坚决拥 护 。

振 军 我长这么大，连飞机、轮船、火车都没坐过。

**田增禄** 你没听人家说：那飞机尽打盹儿，轮船尽沉底儿，火 车尽亲嘴儿啊。还是在家里呆着保险。

**振** **军** 我就不能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田增禄** 咋不能看?抬头就是太行山，出门就是清漳河，名胜 古迹娲皇宫，一二九师纪念馆，这还不够你看的?

**田大娘** 就是让钱烧的他!

**田增禄** 咱们庄户人，指望的是千年的房子万年的地，满囤的 粮食浑身的力；有了钱，得先说盖房子 …… (拿出画 报)老婆子，我计划好了，照海边儿这样的两起楼，咱 盖三起，再安上茶叶玻璃。

**田大娘** 家里这房子盛不下你呀?你那算盘珠子拨拉得再 响，也不作数。交出来吧!

**田增禄** 交啥?

**田大娘** 别装傻!你使啥盖楼啊?

**田增禄** 我——老婆子，你都知道啦?

**田大娘** 我耳朵不聋!狗肚子里搁不住二两香油，你叫唤得 全世界都知道了。(伸出一只手)老规矩。

〔田增禄无奈把存折交给田大娘。振军窃笑。 **田大娘** 别笑，还有你的!

**田增禄** 交出来!

〔振军不得已，解下腰系的钱包，交给田大娘。

**田大娘** (从振军手中接过钱包)咱们这些钱咋花，还得合计 合计。(进正房)

〔田增禄、振军丧气地坐到石凳上，目光不期相遇。 **田增禄** 你看我干啥?

**振** **军** 那你看我干啥?

**田增禄** 你趁早把旅游鞋脱了吧! **振** **军** 别管我了，你还是看画吧。

〔哑巴赵龙飞与挎着竹篮的梦女上。 梦 女 大伯。

田增禄 哟，龙飞兄弟，你咋过来了? 赵龙飞 啊……啊 …… (打着手势) 田增禄 梦女，你爹是说……

梦 女 我爹说，他从一二九师纪念馆退休回来了。可他身

子骨还挺结实，想让大娘在村里给找点儿活儿干。 田增禄 劳苦了一辈子了，在家享点儿清福吧!

**赵龙飞** 啊……啊 … …

**田增禄** 好，随你的心意吧。

〔田增禄把赵龙飞让进正房，田大娘热情相迎。 梦 女 振军，啥事不高兴?

振 军 去去，别烦了!

梦 女 我又没惹你。你一发火真吓人! 振 军 怕啥?我又没咬过你。

梦 女 看你说的。你再这样，谁家的闺女敢嫁你! 振 军 那正对我心思，老子独身!

梦 女 啥独身，那是打光棍!

〔马大琢一身灰土、衣冠不整地上。他手拿唢呐，进 院先吹了两声。

**田增禄** (从屋内招呼着)大琢，这唢呐吹得有长进。

**马大琢** 咱是口不离曲，曲不离口，夏练三伏，冬练三九。

**振** **军** 堂堂村主任，就是模样差点儿。

**马大琢** 咱不比你们这帮小年轻，小脸抹得香喷喷，小头梳得

亮光光，连苍蝇落上都得劈叉。 〔田大娘出屋。

**田大娘** 大琢，听说我开会这两天，村西那口井出水啦?

**马大琢**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哪。咱这口机井钻了一百多 米，总算没白费了功夫，每小时流量八十立方米，西 山坡这片地总算是没问题啦!

**田大娘** 好，就这个热乎气，晚上开个支部会，我再把这次会 议的精神传达传达。

〔刘金凤身怀六甲，哭天抹泪地上。她衣着时髦，烫 着卷发，后面跟着其弟刘二八。刘二八哭丧着脸，左 手中指裹着纱布。

**刘金凤** 公爹!公爹 … …

〔马大琢急欲进正房。 **刘金凤** 公爹，你别躲，别躲呀!

**马大琢** 我不管你们的事! **田大娘** 这孩子的手咋啦?

**刘金凤** 支书啊，这是我兄弟。他的手指头……怕是断了。 **田大娘** 金凤，这是咋回事?

刘金凤 我娘家要修房，让我帮凑个钱。我就拿了五百块钱 给了我二八兄弟，还写了借钱的字据。马蹄子知道 了，劈头盖脸地打我!我兄弟才说要拦，他上去就把

二八的手指头撅断了。 **刘二八** (疼痛难忍)哎哟!

**马大琢** 畜牲不如的东西!

**刘金凤** 他打了我还不算，还要、还要…… (泣不成声)

**田大娘** 他还要干啥?

**刘金凤** 要、要跟我离婚! 振 军 趁早离!

**刘金凤** 离了婚，我带着俩孩子可咋过呀?

田大娘 金凤啊，不是大娘揭过你，过门子那年你才十七，你 说你不是急着找罪受啊?

刘金凤 支书，我娘家旮旯角那地界儿，穷得连鸡都不下蛋， 偏人能生。我兄弟姐妹多，不早嫁人，就得挤在家里 吃闲饭。马蹄子又死乞白赖地要娶我，求亲的时候， 他跪在地上，愣是用刀往肚子上戳了仁窟窿。还不 是见我长得俊，……可如今我使劲儿打扮，他又嫌弃

我了!(哭) **刘二八** 姐，咱们走吧。

**刘金凤** 公爹，他是你儿子，你不能不管呀! **马大琢** 我没他这个儿子!(欲走)

**刘金凤** (拽住)公爹，别人家的媳妇拴红布条都拴不来小子， 我过门三年给你马家生了俩带把儿的，肚子里还有 一个你们家的种……

**马大琢** 别跟我说这个。如今他亲爹不是我，是“钱”! **刘金凤** (哭喊)哎哟!让我上哪儿说理去呀!

〔马蹄子穿着皮衣皮裤，戴着墨镜，大大咧咧地上。

马蹄子 嗬!这唱戏呢?唱的是“刘三姐告状”啊!告状就告

呗!哭丧似地你嚎啥?哭啊，接着哭啊!咱们改唱 《小寡妇上坟》,批准了坟头你就使劲哭!

振 军 马蹄子，让你媳妇当寡妇是你的事，你先说清楚哪是 坟?

**马蹄子** 我看哪不顺眼，哪就是坟。

**马大琢** 蹄子，你上人家来耍啥浑!

**马蹄子** 噢，爹在这儿哪， 一边歇着去!(瞥见梦女)哟，顺眼 的在这儿呢。只要梦女在，坟地也能变成皇宫。梦

女 (嘻皮笑脸地靠近梦女) 〔振军上前挡住。

**马蹄子** (推开振军)我和梦女早就定了终身，你少来第三者 插足。

**梦** **女** 你满嘴喷粪!

**马蹄子** 梦女，忘啦?那天夜里，在窑场拐角柿子树底下，咱 俩手拉着手，嘴对着嘴说的那些话 …… (欲抓梦女的 手，被冲上来的赵龙飞扼住了手腕)哑大伯，别着急， 你看，(掏出一只手镯)这是我专门从南面给梦女买

的金镯子，足金满K,九九九九，拿着吧。 〔马蹄子将手镯塞给梦女，梦女怒掷于地。

**马蹄子** 梦女，跟我玩儿绝情绝义，好!那镯子咋摔的，咋老 老实实给我捡起来!

**振** **军** (强压怒火)好，我给你捡起来。(弯腰欲捡) **马蹄子** 用不着狗拿耗子!

**田增禄** 马蹄子，你爹不是高俅，你他娘倒成了高衙内啦!

**马蹄子** 废话少说!梦女，我马蹄子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你 捡不捡?

**振** **军** 捡个屁!你滚出去，滚!

**马蹄子** 嗬，真有不怕死的!(猛扯开怀，露出腰间的九节鞭) **田大娘** (迎上，威严地)干啥?你想打人?

**马蹄子** 哎哟，你是支书，你就是党!我敢打天王盖地虎，也 不敢打党啊!

**马大琢** 我他娘咋养了你这么个儿子!

马蹄子 谁叫你不让我娘闲着?

马大琢 你!(转向众人)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谁替我收 拾了他，打死他我偿命!

马蹄子 (抡着九节鞭)我看你们谁有这个胆!

田大娘 马蹄子，逞啥强，别以为没地方整治你! 马蹄子 要去哪随你挑，县里乡里有我的人!

田大娘 村里这关你就过不去!你想咋折腾就咋折腾，没那 么容易。先说说金凤怀孕是咋回事!法大还是你 大?

马蹄子 钱大!老子有钱!不就是超生一个罚两千吗?(捡 起手镯，拍在田大娘面前)这个金镯子是六千块，超 生费我提前交了!金凤，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你就 攒足了劲给我生!走!(象揪小鸡一样拖刘金凤下) 〔刘二八默默跟下。

田大娘 大琢，快去看看，别出啥事。

马大琢 我……哎，我作啥孽啦!(下)

振 军 我真纳闷儿了，老天爷咋就让这种人也发了财! 〔众人气愤愤地纷纷议论。

〔唐四清着军装，肩背手提，满面春风地上。 唐四清 振军!

振 军 四清!

田大娘 哟，是四清啊，你咋回来啦。

振 军 回来娶亚丽呗。 田大娘 见到亚丽啦?

唐四清 没有。我刚到，先来看看你老人家。

田大娘 好。(指指他胸前的奖章)这是几等功呀? 唐四清 三等功。

**田增禄** 好哇，四清!你为咱娲皇山增了光，给咱清漳河添了 彩儿!

**赵龙飞** (赞扬地挑起大拇指)啊……啊……啊!

**田增禄** 四清，这是你赵大伯。他是一二九师的老八路。刘 邓大军从晋冀鲁豫进军大别山的时候挂了花，就留 在我们村啦。

**唐四清** (向赵龙飞行军礼)赵大伯! **赵龙飞** (还军礼)啊……啊 ……

唐四清 大娘，自从你拿出五万块钱，设立“太行杯”战士立功 奖金的事往报上一登啊，咱们县入伍的战士都嗷嗷 叫，争着立功!

**田大娘** 那好哇。

**唐四清** 大家伙让我告诉您，争着立功可不是冲着您的奖金， 是冲着您的奉献精神!

**田大娘** 精神、物质咱都要。大娘说话算数，年底就给你们立 功的开庆功会、发奖金。

唐四清 (拿出一面锦旗，旗上绣“致富济贫，热情拥军”八个 大字)大娘，我们部队首长，特别感谢您的太行杯，托 我给您送来一面锦旗。

**田大娘** (接旗)谢谢你们部队的首长!

**唐四清** (又拿出一张奖状)大娘，您看——我们营长给您捎 来的。

**振** **军** (念奖状)“‘计划生育模范’,奖给工兵营长田振强同 志。”娘，我哥也当模范了。

田增禄 哎!玉娥，快接着，十五的月亮有振强的一半也有你 的一半。

**唐玉娥** (不情愿地接过奖状，咕哝着)咋当这个模范 …… !

〔亚丽上。 亚 丽 四清!

振 军 嘿，新媳妇来了!

梦 女 亚丽，你消息真灵! 振 军 这叫心灵感应。

亚 丽 (满脸不高兴)四清，你还回来呀? **唐四清** 我不是回来了吗?

亚 丽 给你拍了两封电报你才回来，你还回来干啥?

振 军 娶你来了呗!来来，先演习演习。抱一个，亲一个



〔振军、梦女同时把唐四清、亚丽往一块推。 **唐四清** 别别……振军，别……

**振** **军** 亚丽，闹洞房的时候，别让大伙儿费劲，全曝光展览 展览……

〔亚丽突然哭起来。 **振** **军** 我——我没说啥呀!

〔田大娘示意众人，振军、梦女、赵龙飞、田增禄进屋。 **唐四清** 亚丽，你咋啦?

亚 丽 咋啦，咋啦，我爹娘又变卦啦! **唐四清** 变卦?

**亚** **丽** 有人给我说了个富户，家里的票子成摞成摞的，给的

聘礼多，我爹娘就同意了。你说我该咋办?

**唐四清** 这就看你了。

**亚** **丽** 看我?那你呢? **唐四清** 我 ?

亚 丽 你是男人，是军官!(转对田大娘，委屈地)大娘，你 给我们出个主意吧!

**田大娘** 如今是婚姻自主，只要你俩同意，这事就好办。依我

看，先把结婚证领了。 **亚** **丽** 办结婚证?

**田大娘** 领了结婚证，你们就是合法夫妻。谁反对，谁就是破 坏军婚。

**亚** **丽** 四清，你看行吗?

**唐四清** (坚决地)行。就这么办吧!

**亚** **丽** (转对田大娘)行，就这么办吧。 **田大娘** 走，我给你们开介绍信去。

**亚** **丽** 四清，走!(欲下)

〔田顺心、田婶上。亚丽拉着唐四清要躲藏。 **田大娘** 顺心、他大婶，你看谁来啦?

**唐四清** 大叔、大婶。(行军礼)

**田顺心** 呀，是四清啊。回来了，就该先到家去呀! **唐四清** 我……我和亚丽……

田 婶 四清，有空到我家坐坐，我正有事跟你说呢。亚丽， 不在家老实呆着，往外乱跑个啥?

亚 丽 听说四清在这，不兴我来看看?(搬凳子)四清，坐



田 婶 疯妮子，就欠我锁起你来!快出门子了，你倒象没事

*人……*

田顺心 多话!是这么着哩，年轻人见了面，在一起儿唠唠嗑 有个啥?亚丽她还能不回家呀?

田大娘 (故意地)顺心，啥时候给我这个媒人喝喜酒呀? 田顺心 他嫂子，吃喜酒的时候少不了你。

田大娘 那就拣个好日子，趁早把亚丽和四清的喜事办了。

田顺心 不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这么说着哩，风不

顺，就是准备好了的事，也不能操办。

**田大娘** 四清在部队上请个假不容易，是专门回来成亲的。

田 婶 嫂子，我家的事你还不清楚?顺心哪有心思给孩子

办喜事哟!眼看着家家盖新房，可就是不批给他房 基地，倒逼着他交砖窑、还贷款，到如今他的党员登 记还挂着哩。

田顺心 嫂子，这是这个月的党费。(交钱)

田 婶 嫂子，一笔写不出两个田字，你就作主让顺心登了记

吧 。

田顺心 急啥?咱嫂子当支书，这还算个事呀?(转对亚丽) 亚丽，快回家!

**田增禄** (在屋内)顺心，进来喝两盅。龙飞也来了。 **田顺心** 这 … …

〔田大娘把田顺心、田婶让进正房。

〔振军、梦女把唐四清、亚丽接进侧屋。

〔小双子惊慌地跑上。香香、唐玉娥自后院出。

**小双子** 香香、香香藏藏我吧，藏藏我吧! **香** **香** 小双子，怎么啦?

**小双子** (向田大娘)奶奶，快藏起我来 …… **田大娘** 小双子，你藏啥呀?

〔铁壶穿着一身褪了色、打着补丁的旧军服，瘸着腿 从自家的破墙后出。

铁 壶 (站在田大娘家的门口)小双子，过来，到爹这来，爹 有话跟你说。

田大娘 铁壶，有话院里说吧。

〔坛子身怀有孕，哭喊着冲出自家的破墙。 坛 子 铁壶，我求求你，你不能啊!

铁 壶 坛子，你出来干啥!找事呀?

坛 子 铁壶，好歹全家一起过，你不能太狠心。 **小双子** 娘 !

坛 子 小双子!(进院抱住小双子哭泣)

铁 壶 坛子，快出来!这不是咱们该来的地界儿。

**田大娘** 我家不是紫禁城，也不是阎王殿，咋就不能进来?坛 子，有啥事，跟大娘说。

**坛** **子** 大 娘——

铁 壶 (怒喝)坛子!

**坛** **子** 大娘，我就不要脸了……

**田大娘** 不能这样说!

**坛** **子** 我们家大双子得的骨结核，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 成，躺在炕上干倒气，这还不够我揪心的?他爹还要 把小双子给人!

**田大娘** 啥?铁壶，你要把小双子给谁?

铁 壶 支书，这不是，她又怀上了，瞒也瞒不住了。

**田大娘** 这个事以后再说。我问你，为啥要把小双子给人?

铁 壶 我也是没法儿呀!大双子住院治疗费得要三千块， 让我咋办?有户人家手头宽绰，就是没儿没女，想着 要了小双子，出钱给大双子治病……我们这也算互 相帮助吧!

**田大娘** 糊涂啊，铁壶!你这不是卖孩子吗?(沉吟片刻，进 正房)

铁壶(对小双子)爹给你找的是好人家，过去了就享福，你 姐也就有救了。

〔铁碗在墙外静听片刻，冲进院来。 铁 碗 哥，你疯啦?不能卖小双子!

振 军 (出侧房阻拦)出去!出去!

〔田大娘拿着钱包出正房，制止振军。 **田大娘** (惊喜地)铁碗回来了?

铁 碗 支书，我提前释放了。这是我的出狱证明。(递交证 明 )

振 军 高墙大学铁窗系毕业，学历不浅。

**田大娘** 振军!(转对铁碗)改造了两年，别让政府白费心，年 轻轻的，以后要往出息路上奔。

铁 壶 铁碗，咱回家再说吧。

〔铁家四口人欲走。田增禄、田顺心、田婶闻声出。 田大娘 等等，铁壶!这些钱先拿去给孩子看病吧。

铁 壶 这 …… (犹豫不决)

振 军 (将钱包一把夺过)就是把钱烧了，也不能给他们! **田大娘** 振军，把钱给我!

振 军 你忘了他们是啥人家?

**田大娘** 你说是啥人家?铁壶在大西北天山边子上当兵五年 多，在冰天雪地里站岗放哨，冻坏了脚落下了毛病， 复员回来没向国家伸过手。他如今有困难，不该帮 他一把?都啥年月啦?能忍心看着他卖孩子?人心 都是肉长的。

振 军 可他铁家人的心都是铁块子!他爹在文化大革命中 是村里的造反司令，硬说你是坏分子，把你吊起来打 得几个没气；把我爹也抓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刚生 下不久，象个没爹没娘的孩子，饿得我拱在猪圈里吃 猪奶……

**田大娘** (强颜平静，压住酸楚)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就别提

了。他爹后来搞武斗，不是也被打死了吗?

**振** **军** 那是报应!

**田** **婶** 大嫂，振军这小子有血性，他说得对着哩。

**田顺心** 增禄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这么着哩，恩当 报，仇难消!

**田增禄** 啊，老婆子，你看……

**田顺心** 嫂子，为人处事，胳膊肘总不能往外拐吧?

**铁** **壶** 铁碗、坛子!别在这丢人啦，咱们回。(欲走)

**田大娘** 站住!(回身)振军，把钱给铁壶。 …… (严厉地)把 钱给铁壶!

**振** **军** (慢慢走到铁壶跟前，目光灼灼)铁家有功，拿去花

吧!(把钱摔在地上) 〔 静 场 。

〔从村里隐约传来欢笑声、猜拳行令声。

〔场上的人们各怀心绪，盯着地上的钱任风吹散、飘 动 。

〔日落西山，娲皇宫的钟声在太行山谷震荡、回响。 〔 灯 暗 。

**第** **二** **幕**

〔夏初的一个清展。

〔鸟唱、鸡啼、家畜叫。

〔幕启。娲皇山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道旁的经 济树枝叶茂盛。展雾朦胧，炊烟袅袅。田大娘家的 院墙上，爬满了花蔓瓜藤。

〔振军披着毛巾被出正房。他睡眼惺忪， 一脸怨气在 院内张望。

〔田大娘披一件夹袄，手里拿着一只小孩鞋，神情恍 惚地由玉娥搀扶着从门外上。

**唐玉娥** 振军，快着!

**振** **军** 哎哟!娘，夹袄都叫露水打湿了，这是上哪了? **唐玉娥** 还问啥?今天是中原村惨案纪念日。

**田大娘** 唉!昨儿黑天刚躺下，我兄弟就托梦来了，说是那边 太苦、太冷清，让狼咬的伤也没好利索，还要他这只

鞋……我到坟上跟他说说话。 **唐玉娥** 娘，进屋歇歇吧。

〔唐玉娥扶田大娘进正房。

振 军 (嘟哝)鬼能听见人说话呀?迷信

〔幕后传来拖拉机经过的声音。铁碗上。

铁 碗 (向幕侧)哥，你那腿不得劲，开慢点儿。(进院)振 军，我来找大伯。

振 军 他昨个往旮旯角送树秧还没回来，你等等吧。(欲 下)

〔铁碗挡住，热情递烟。振军冷冷回绝。

铁 碗 唉!坐了几年监，人前难抬头，但总算明了事理。你 爹把我收在矿点上干活，你娘又给我哥的孩子出钱 治病，还替我哥贷款买了拖拉机，你们家对我哥俩的

恩德，永世难忘…… 振 军 别说好听的!

铁 碗 上有天下有地，中间良心—— 振 军 到时候，就怕良心让狗叼了去。 铁 碗 那就走着看吧。

〔梦女上。

梦 女 振军，我爹回来了吗?

振 军 他在矿上看点呢，没回来。 梦 女 振军，快叫我爹回来吧!

振 军 咋了?有事?

梦 女 我……配仙 … …

振 军 (急切地)到底咋了?你说呀!

梦 女 我娘死了以后，顺心叔老是想着让配仙过我家来，我 爹一直不愿意。这几天我爹不在家，昨个夜里，配仙

打着铺盖就过来了，我咋轰他也不走…(哭) 振 军 他把你咋着啦?

梦 女 冲着我嘻咪嘻咪地笑，老找我说话，吓得我一夜没敢

合眼。

振 军 (气愤地)这个癞蛤蟆!

〔田增禄拿一面卷着的锦旗上。 田增禄 啊，梦女在这。你爹回来了! 梦 女 哎!大伯，我先走了。

**振** **军** (送梦女到门口)梦女，配仙再敢欺负你，你就来找 我。

〔梦女点头下。

**铁** **碗** 大伯，矿上的人又闹着要加工钱。 **田增禄** 我刚碰上会计，他都跟我说了。

**铁** **碗** 矿上的人说，眼下物价上涨，钱票发毛……

**田增禄** 钱在我手里也不实着。 一个工我给他们开七块钱， 在这一片是最高的，一年下来，阴天下雨，探亲访友， 歇工放假，我都不作数，还是记他们三百六十五个

工，还嫌少?要记四百个工，歇着去吧! **铁** **碗** 行，我就先回去啦。

**田增禄** 跟他们说清了，不愿干的就打铺盖。咱中国缺这少

那，就是不缺人。 **铁** **碗** 哎。(欲下)

**田增禄** 等等!(拿出礼品)那个技术员可得替我伺候好了。

**铁** **碗** 知道了。(带礼品下) **田增禄** 振军，你娘呢?

**振** **军** 昨儿晚上闹了 一宿，屋里睡着哩。 **田增禄** 又为啥?

振 军 到小舅坟上去了!深更半夜往坟圈里跑，也不怕鬼 捉了去!

**田增禄** 你知道啥?你娘打小是被人扔到田边的 一 个婴孩， 是一对红军夫妇抱养了她。当时那个女的，刚生了 个男孩儿，一边奶一个，才救了你娘的命。后来，这

两口子成了八路军来到咱太行山，四二年日本鬼子 血洗中原时，他俩为了掩护群众撤退，让鬼子用刺刀 挑了。你娘带着她那个弟弟逃进了山。半路上，她 那个兄弟又叫狼给吃了，就剩下一堆骨头和一只鞋 ……这么多年了，你娘心里放不下，老是跟我念叨： 咋没让狼吃了我……唉!你娘这点心事恐怕一辈子 也放不下了。(递锦旗)给，把这个旗子挂起来。

**振** **军** (抖开锦旗，上书“致富先锋，扶贫模范”)这是旮旯角 送的?

**田增禄** 给他们送了几千块钱的树秧子，还不落个旗子?快 挂起来吧。

**振** **军** 屋里都挂满了。(欲卷起) **田增禄** 那就挂在院里。

**振** **军** 要挂你挂吧。 **田增禄** 你挂就行了。 **振** **军** 我不!

**田增禄** 这旗子是花了钱的，得叫你娘看看!找个显眼的地 方挂。

〔振军不情愿地挂旗。唐玉娥出正房。

**唐玉娥** 哟!又弄了面旗子。(念)“致富先锋，扶贫模范”。 又花了不少钱吧?

〔铁碗拿着一张报纸跑上。 铁 碗 大伯，大伯!好消息!

**田增禄** 你咋又回来了?

**铁** **碗** 我刚碰上马主任，他让我赶紧把今天的报纸给你送 来。(递报纸，兴奋地)大伯，你们家的光荣事又登报 了!

**田增禄** 我一听登报，这心里就“格登”一下子。啥事又光荣 了?

**铁** **碗** 报上都写着呢，你自己看吧。(下)

**振** **军** (接过，读)“老区人民发扬老传统，新人补天谱写新 篇章。记娲皇峪村田大娘一家捐款十五万，筹办振

兴中学的模范事迹…… ” **田增禄** 捐款十五万——咋回事儿?

振 军 报上说，我娘参加了昨天县里研究教育问题的会议， 当即表示要带头捐款，集资办学。刘县长称赞我娘 乃当代女娲补天之举，并获得了一个满堂彩。

**田增禄** 啥叫满堂彩?

**振** **军** 就是全体与会干部热烈地鼓掌。

**田增禄** 我跟他们换个个儿，我去那个拍巴掌的行不?

**振** **军** 你现在也可以拍。

**田增禄** 我 —

**振** **军** 这还有呢。(读)“如今有的人发了财以后，精神实际 上已经死了，好象得了一种钱锈铜臭病。而有的人 没被金钱所淹没，思想反倒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

**田增禄** 我不想死精神，也没工夫放光辉，就想自己挣钱自己 花。这十五万块钱我要是一个子儿也不掏呢?

振 军 你敢不掏?咱家的事儿，是娘说了算。 〔田大娘上，站一边听。

田增禄 (未察觉地)十五万哟……好象我开的不是矿，是印 钱票的机器。哼，这一辈子都是她说了算，这次我要 争回这个脸儿，就得我说了算!(兴奋得怒指正房， 却差点打在田大娘脸上。他的手尴尬地停在空中， 不知所措)

**田大娘** 吵啥?吵啥?(看报)那个宣传科长也真是的，咋这

么快就登出来啦!

**振** **军** 你不点头，人家敢登?

**田大娘** 我跟他说得清清楚楚，跟家里商量好了再登。 **田增禄** 那就商量商量吧。

**田大娘** 行。有啥意见你们都说说。

田增禄 老婆子，咱不是只钻钱眼儿的人。办事总得有个头 吧?给铁壶家的孩子治病、买拖拉机花了七千，家里 人就是心里别扭，还是依了你；为村里修小学校捐了 一万，谁也没二话。你说给部队买慰问品得用几千， 振军宁可不旅游了，也支持你多买；你说要帮助旮旯 角脱贫，几千块的树秧子，我亲自买又亲自送。平常 张家没法、李家困难，来信来人要钱花，一家人谁撇 过嘴?咱们落下了一屋子的好，奖状锦旗都挂不下 了，模范你也当上了。咱们见好就收，到此为止吧。

田大娘 模范不模范的我倒不上心。咱们这个地界儿没所中 学，振军上中学的时候，得跑三十多里路。孩子们出 了小学校门就没了去处，闲在家里不闹事呀?偷盗 赌博、喝酒打架，在田间地头狗恋蛋。五六岁的小子 就抽烟，十三四岁的妮子就能揣上。 ……咱们这辈 的人，受够了没文化的苦，还能看着咱们的后辈缺文 化吗?

**田增禄** 让孩子们有文化、办中学我不反对，可那是县里的

事。县里不成有省里，省里不成有国家。 **田大娘** 国家不是有困难吗?

**田增禄** 国家的困难靠你解决呀?就凭你手上那点儿钱?你 有多少往外掏?你一个人救不了国家的急，解不了

众人的难，老实儿活着吧!

唐玉娥 娘，按说我不该插言，可人除了割肉疼，就是拿钱疼。 咱家没有摇钱树，也不趁聚宝盆，眼瞅着辛苦挣的钱 哗哗往外流……

振 军 眼下的时代要民主，你在家里老搞独裁—— 田大娘 你说啥?

振 军 你老搞独裁!

田大娘 你小子要造反啊?看我不顺眼就都滚 振 军 滚就滚!(欲走)

唐玉娥 (拉回振军)别添乱啦! 田增禄 进屋去!别扰乱会场! 〔振军嘟哝着进屋去。

田大娘 眼面前儿就鼻子尖那块儿地，没一个长出息的货! 我把钱掖了还是藏了?不都做了好事儿?不说托我 一膀子，还撤胳膊肘，养活你们干啥?再说也没用， 你们要这态度，学校我还办定了!

田增禄 只见过女人生孩子，没听说娘们儿办学校的。你这 个政策，我坚决反对!

田大娘 你反对我也干!

田增禄 你想当女娲呀?你还想化成一道彩虹给天补上?没

那个本事就别逞那个强!

田大娘 我就是比你强!你个老东西! 田增禄 我这个老东西是一家之主!

田大娘 (打田增禄一巴掌)我让你之主! 田增禄 (躲闪)老婆子，你打疼我了!

田大娘 (又打一巴掌)打不疼你你不听说! 田增禄 你不讲理!

**田大娘** 你百理儿不懂!(满院找家什，情急中摘下屋外挂着

的锦旗欲打) 〔振军出屋。

振 军 娘!这是你的光荣。(接过锦旗，递给田大娘一根拐 棍 )

**田大娘** (用拐棍追打田增禄)你站住! **田增禄** 你真打……哎哟!

〔唐玉娥劝阻，振军在一旁窃笑。

〔田增禄无奈躲进侧屋，反锁上门。 **田大娘** 把门开开!

**田增禄** (打开窗户)我就是不开。

〔田大娘冲到窗前，田增禄急忙关上窗户。

**田大娘** 你 …… !(气得坐在石凳上喘气)哎哟，这是要气死 我呀……(哭)

**唐玉娥** 娘，别生气，这事儿咱们再商量商量。 **田大娘** 还商量个啥呀，都他娘的登了报啦! **唐玉娥** 娘，别气坏了身子骨。

**田大娘** (向侧屋)你个老东西，就知道存钱，过去地主也没这 么多钱啊!都为家里置了房子置了地，那钱花着心 里就踏实?

**唐玉娥** 娘，爹都不吭气了，你也进屋歇歇吧!

**田大娘** 我不!我就在这守着，看那个老东西出来不? 〔马大琢身背唢呐上。

**马大琢** 支书。 **田大娘** 嗯 。

〔唐玉娥向马大琢摆手示意。马大琢不明白。 **田大娘** 大琢，有话你就说。

马大琢 支书。(举起手中的报纸)筹建振兴中学的事，报纸 上一登，全村人高兴得都快跳起来了，都要争着捐钱 哪!尤其是听说你们家捐资十五万 ……

**唐玉娥** (急忙冲马大琢摆手) ……

**马大琢** (疑惑地)啊?支书，还有问题?

〔这时，田增禄从窗口探出头来张望，田大娘回头瞪

了他一眼，田增禄急忙缩回头去。 **田大娘** (大声)没有问题!

〔刘金凤头上捂着头巾，怀抱婴孩上。

**刘金凤** 我可不敢在家里住了，我可不敢在家里住了…… **田大娘** 金凤，你还在月子里，咋就出来啦?

**刘金凤** 支书，可是救救命吧，派个人到我家里探一探…… **田大娘** 探啥?

**刘金凤** 马蹄子在家里埋了炸药，要炸死我们娘儿几个。公

爹，公……主任，你得管管你小子。 **马大琢** 炸死人他偿命，省得我弄死他。

**田大娘** 大琢，你就去一趟。

马大琢 我去找不自在?跟你实说了吧，你看我这腰……上 次我去说他，他非但不听；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我 越说越气，就抡了他一巴掌。他可倒好，“哗愣”一下 亮出了九节鞭，上来就给我一下子。那九节鞭缠在

他腰里没事，缠我腰一下子，就成这样了。 **刘金凤** 我可咋办呀!(哭)

**田大娘** 金凤，你办了件傻事，不该急乎乎地离婚。

**刘金凤** (掏出离婚证)你看，这离婚证上写得多好。房子归 我，家里的家具摆设也归我，另外再给我二万五千块 钱。三个小子他一个不要，一年给我三千块抚养费。

你猜，事后我跟他要钱，他说……说下辈子再给! **田大娘** 你没拿到钱，干吗在离婚证上按手印呢?

**刘金凤** 是我娘替我按的。她说，两万多块钱，足够给家修

房，给我哥他们娶媳妇了。

田大娘 唉，贪财昏了头，落个两手空。

刘金凤 可不是吗，钱一分不给不算，今个搬走个彩电，明个 搬走个冰箱。昨个夜里，他又把家具倒腾到院里，说 是天明就拉走。我刚吭一声，他就掏出刀子，说三个 小子是他的种，想啥时候杀就啥时候杀!

田大娘 大琢，你那个混蛋小子有了把子钱，就成了老天爷 啦?都快出人命啦，就真没办法整治他?

马大琢 我，豁出去了!治不了这小子，我就一头撞死在娲皇

山!

〔刘二八神色慌张地上。 刘二八 姐 ! 姐 !

刘金凤 二八，你咋来啦? 刘二八 姐，咱爹出事啦! **刘金凤** 啥 ?

**刘二八** 咱家修的房今个上顶，爹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啦! **田大娘** 摔坏了没有?

**刘二八** 光出气儿不吸气儿，到现在眼睛还没睁开哪! **刘金凤** (两眼发直，突然跑到田大娘家后院)爹—— **刘二八** 姐，门在那边。

**刘金凤** 爹——(象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跑下) 〔刘二八、马大琢随其后急下。唐四清上。

**唐四清** 大娘。

**田大娘** 四清来啦，屋里坐吧。

**唐四清** 大娘，我的假期到了，来跟您告个别。 **田大娘** 这就要走?

**唐四清** 大娘，您为我的事操心受累，为我和亚丽办了结婚

证，我——也只好把它退了。(递结婚证) **田大娘** 这结婚证是法律证明，哪能说退就退呀?

**唐四清** 亚丽她娘非让我家再多给三千块的彩礼钱，不给足 就不让亚丽过门。我家张灯结彩了两天，都白费了 功夫。我爹我娘也生了气，让我退了结婚证。现在 我也没法跟亚丽商量，她还被她娘锁在屋里哪!

〔田亚丽脸色憔悴、惊慌地跑上。

亚 丽 (有气无力地)四清 …… **唐四清** 亚丽，你是咋出来的?

亚 丽 我娘锁了我几天，还让我哥看着我。昨个黑天我哥 去了梦女家，刚才我是跳窗户偷跑出来的。四清，带 我走吧!

**唐四清** 那咋成啊?

**亚** **丽** (祈求地)……大娘，你给出个主意吧。

**田大娘** 亚丽，你也知道，不是大娘不管，我几次去你们家，你 娘点着杆草把子，把我当成瘟神往外扫啊!

亚 丽 (疼痛地)哎哟! ……

**田大娘** (看着亚丽胳膊上的伤痕)这是咋啦? 亚 丽 我娘打的。(抹泪)

**田大娘** 亚丽别哭。我豁出这老脸不要，再找你娘说说去。 亚 丽 大娘，再说也没有用。

**唐四清** 亚丽，你刚才不是说让我带你走吗?那好，我现在带 你回部队去。

亚 丽 (扑到唐四清怀里)四清，你走到哪儿我就跟你到哪

儿!

〔幕后传来田婶“亚丽，亚丽，你死哪去了!”的呼唤 声。

亚 丽 我娘追来了!

〔田婶手拿笤帚疙瘩呼喊着上。 田 婶 亚丽，你跟我回去!

亚 丽 我不!

田 婶 还敢嘴硬，我叫你 …… (追着要打) 〔亚丽无奈躲到田大娘身后。

**田大娘** 顺心媳妇，有话好说。

**田** **婶** 他大娘，这事你就别管了。

**田大娘** 孩子们结婚本是件喜事，这闹成啥啦?

**田** **婶** 闹也有闹的理，娶不起媳妇就别结婚!(甩话给唐四 清)现在嫁姑娘娶媳妇，哪没有个价呀?低价、高价、 议价、可变价；高级姑娘就要高级价。一千块钱想要 便宜货，别找我们姑娘啊!论工作，论品貌，双眼皮 大眼睛，一边一个酒窝也值一千块呀……

〔唐四清气得欲走。 亚 丽 四清，你别走。

**田** **婶** 还跟我使性子，钱凑不够数，婚就是结不成! **唐四清** 我不结了!(又欲走)

**田大娘** 站住!顺心媳妇，我们是嫁姑娘，不是卖姑娘!

**田** **婶** 我们配仙以后成家，也得出高价。 **田大娘** 他俩已经领了结婚证啦。

田 婶 不就是个纸片子吗?退了完事。

**田大娘** 没那么容易，他们是法律承认的合法夫妻。 田 婶 我不承认!我的姑娘，我愿意嫁谁就嫁谁。

**田大娘** 四清是军人，军婚受保护。你不让亚丽过门，就是破 坏军婚。

亚 丽 破坏军婚就得坐牢!

田 婶 坐牢?你就是把我枪毙了，这个婚也结不成。按咱

这地界儿的风俗，不拜天地不算成亲! 亚 丽 大娘，你就给我俩成亲拜天地吧!

唐四清 大娘，你就给我俩举行婚礼吧!

**田大娘** 行。顺心媳妇，按你说的老规矩，还是举行个仪式

吧。玉娥!

〔唐玉娥出屋。

**唐玉娥** 哎 。

**田大娘** 准备条红绸子。

唐玉娥 好。(应声进正房)

田大娘 振军，去买挂鞭，再把大琢找来。 振 军 哎!(跑下)

田大娘 四清、亚丽，你俩先进屋去。

〔唐四清与亚丽急进正房，关上门。

田 婶 (追上敲打着门扉)开门!开门!(气急，顺手抄起院 内的砍柴刀，砍着门槛)缺德少良心!缺德少良心!

〔田增禄冲出侧屋。

田增禄 砍吧!砍吧!(欲下) 田大娘 你上哪去?

田增禄 眼不见心不烦，你就折腾吧!

〔田增禄出院时，险些与站在院墙外观望的田顺心撞 个满怀。

田 婶 (气喘吁吁)做事要拍拍良心!文化大革命你被打得 半死，是谁给你送饭、买药的?你不能过河拆桥!

〔田顺心进院。

**田顺心** 在这闹啥哩?也不怕丢人现眼!孩子大了，翅膀长

硬了，会飞了。是这么着哩，飞出去就别回家。 **田** **婶** 不能便宜了那小子。

**田顺心** 说这些干啥?不就是为俩钱吗?话是这么说着哩，

钱越多越坏良心。 **田大娘** 顺心 ……

**田顺心** 支书，这个月的党费交给你。(掏钱)过后你查一查，

我月月没落吧?

**田大娘** 不用说，你月月交。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党的事你该管；群众的家里事儿，你就 少操心吧。

**田大娘** 顺心，我知道会落埋怨，我是为孩子们着想，也是为 你们好啊!

**田顺心** 好，好，田姓人家出了个做好事的人，就是祖宗脸上 也光彩。

〔赵龙飞抱着一卷铺盖上。后面跟着梦女、配仙。 **赵龙飞** 啊……啊……(把铺盖扔到田顺心面前)

**田顺心** 龙飞哥，这是干啥?

**赵龙飞** (脸红脖子粗地)啊……啊……

**田顺心** 配仙，是不是你惹大伯生气啦?

配 仙 是你们叫我去的，我就是想要梦女。 田 婶 这孩子!(拉配仙到一边)

梦 女大娘 … … (扑到田大娘怀里哭泣)

赵龙飞 (冲着田顺心指手划脚地)啊……啊……

田顺心 龙飞哥，你听我说，我大嫂死了一年了，让配仙过去， ·你和梦女不是多个帮手吗?我大哥临终前，把大嫂

托付给我，眼前大嫂又不在了，你们的事就是我的 事，我不能撒手不管。是这么着哩，要是让配仙和梦 女成了亲，不是两好合一好，亲上加亲吗?

**赵龙飞** 啊 ……啊……!(猛地抓住田顺心) **田顺心** 龙飞哥，你松手。

〔众人上前劝阻。

田 婶 (哭闹)你个没良心的……我大哥死了以后，看看你 可怜，才让你上门娶了我大嫂……不出几年你就妨 死了我大嫂，霸着我们田家的产业……你个哑巴牲 口，没怀好心眼儿，还跟我动手动脚，占我的便宜



**田顺心** 行啦!你的脸当屁股使啦。

**赵龙飞** 啊……啊……(气得捶打自己)

**田顺心** 龙飞哥，别跟她一般见识，俗话说：宁穿朋友衣，不占

朋友妻，咱俩就是亲弟兄，你咋能干那事啊。

**赵龙飞** 啊……啊……(又一次抓住田顺心，撕打) **田** **婶** 配仙，就看着哑巴牲口打你爹呀?!

〔配仙冲上去，拽住赵龙飞的脖领子猛一撕，衣服扯 开，露出了挂在内衣上的军功章。

〔众人惊愕。

〔有一枚军功章落在地上，配仙捡起看。 田 婶 看啥?如今那玩艺儿不值一个钢销儿!

〔配仙将军功章摔在地上。赵龙飞欲捡，被配仙一脚 踩住。赵龙飞气愤已极，抄起一锄把子，两眼冒火地 逼向配仙，令其捡起军功章，配仙硬梗着脖子不动。 赵龙飞猛举起锄把子，田顺心上前急拦，笑嘻嘻地将 军功章捡起，挂在赵龙飞胸前。

田顺心 龙飞兄弟，君子不见小人怪，何况他还是晚辈呢!

(猛转身叉开五指扇配仙 一记耳光) 〔配仙傻乎乎地惊呆不动。

〔赵龙飞摔下锄把子，领着梦女愤然下。 田顺心 好心不得好报，好人难当啊!

田大娘 今个这些事，你们办的实在不在理。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什么是理?还不是人嘴两张皮?通过 我的党员登记，你不举手，你在理。我承包了村里的 砖窑，本来就赔了，你硬让我交回来，你在理。还要 查我的合同，收回我借队里的两万元贷款，你也在 理!今天，我家里的事，你平白无故插一杠子，你还 在理!我田顺心白活了这大把年纪，认不得理也没 看清人!

**田大娘** 顺心，你要这么说，我就衡量着办了。 **田顺心** 你咋办都成!

〔振军用竹杆挑着一挂鞭炮与背着唢呐的马大琢上。 振 军 娘，马主任来了。

**马大琢** 支书，有事你就吩咐吧。 **田大娘** 四清、亚丽，你们出来。

〔唐四清、亚丽在唐玉娥陪同下，出正房。

**田大娘** 今天为你们成婚，主任是证婚人，我是主婚人，你们 有意见没有?

**唐** **四** **清**

没 有 !

**亚** **丽**

**田** **婶** 亚丽!(冲上前，被田顺心拉住)

**田大娘** 振军。 **振** **军** **哎** **!**

田大娘 把鞭炮点起来。 振 军 好咧!

**田大娘** 大琢。 **马大琢** 哎 。

**田大娘** 把唢呐吹起来。

〔马大琢试吹唢呐，振军点燃鞭炮。

**田大娘** 结婚典礼开始!一拜天地!二拜爹娘!

〔唐四清与亚丽向田顺心、田婶鞠躬。 **田顺心** 等等。

田 婶 气死我啦!(坐在地上撒泼大哭)

田顺心 哭啥哩!(转身向唐四清、亚丽鞠躬。然后走到田大

娘跟前，竖起大拇指)你真行!(向田大娘跪拜) **田大娘** (不予理睬)夫妻对拜!

〔唐四清与亚丽相互鞠躬。 **田大娘** 进入洞房!

〔唐四清与亚丽相视一笑，缓缓走向正房。 〔鞭炮声、唢呐声大作。

〔 灯 暗 。

**第** **三** **幕**

〔中秋佳节，傍晚转夜。

〔幕启。落日的余辉，给娲皇山染上了 一层金黄。田 大娘的家里，缠绕在院墙上的瓜藤上，挂着几个硕大 的老窝瓜。房檐下果实累累，挂着一排排的玉米棒 子 。

〔唐玉娥在石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和几盘酒菜。振军 往一个纸箱里装梨。

〔田增禄心绪不宁，站在大门口向外张望。

**田增禄** 振军，你娘去水泥厂都三天了，咋还不回来?

**振** **军** 准碰钉子了!临走我让她给人家带点礼，她偏不。 爹，你就别傻等啦!

**田增禄** 今个是八月十五，全家也该团圆团圆。

**唐玉娥** 爹，等娘回来，您得陪个笑脸。 **田增禄** 啊，笑、笑。

〔香香背着书包，欢蹦乱跳地上。 **香** **香** 爷 爷 。

**田增禄** 香香，放学了。

香 香 (掏出一块石头)爷爷，这是五彩石吗? 田增禄 不是。

香 香 那，五彩石是什么样?

田增禄 就是……就是五彩石的样子。

香 香 又不是!(赌气扔掉手中的石头，进正房) 〔田大娘风尘仆仆地上。

振 军 娘回来啦? **田大娘** 可到家啦。

**田增禄** (急忙笑呵呵地迎上前)嘿嘿嘿 … …

〔田大娘不理睬，转身把手中的东西交给振军。 **唐玉娥** (端来一盆水)娘，洗个脸吧。

振 军 娘，拉水泥咋去了三天?

**田大娘** (边洗着脸)你以为手里有钱就能拉来呀?没那么容 易。

〔铁壶、坛子、小双子上，说笑着进院。 铁 壶 大伯!……哟，支书回来啦!

田增禄 回来了。来来，今儿是个喜庆日子，一块喝两盅。 铁 壶 我不会喝酒。

**田大娘** 不会喝也得喝。玉娥，把他梁爷爷从北京捎来的月 饼拿来。

〔唐玉娥应声迸屋端出一盘月饼，分给众人。

铁 壶 大娘，我开拖拉机挣了点钱，也给盖振兴中学捐点。 田大娘 你家的日子刚缓过点气儿来，我看就算了吧。

坛 子 (把钱塞到田大娘手中)多少是我们家的一点儿心 意。大娘，就是你给我家的贷款——

**田大娘** 那个不急。(突然发现坛子凸起的肚子)哎，孩子，你 那肚子咋又鼓起来啦?你不是说要结扎吗?

坛 子 他爹还是想要个小子吆。

田大娘 要不是小子咋办?还接着生?你又有本事， 一生就

是双。

振 军 这就是中国妇女的特点，整个一个生人机器。

坛 子 (冲着振军)要不是你们男人急猫子火燎的，那女人 能生呀?

**田大娘** 铁壶，你也是想不开……

铁 壶 咱们庄户人，除了白天干活儿，晚上闲着没事儿干， 灯一黑，不就是那点儿乐呵事儿!

**田大娘** 那也要计划生育，这是国策。村里没有那么多地，搁 不住你们这么生。

铁 壶 大娘，你放心，这是最后一胎。这次不管生男生女， 生了就让坛子“侧”了。向玉娥嫂子学习。

**唐玉娥** (下意识地把肚子一捂)呆着你的吧，向我学啥? 〔马大琢夹着一卷图纸上。

**马大琢** (说顺口溜)“八月十五月不明，树梢不动刮大风，刮 得碌磷满街跑，让鸡蛋碰了个大窟窿 …… "

〔众人鼓掌喝彩。 **田增禄** 大琢，快来喝口。

**马大琢** 不敢。支部规定，办公的时侯，不许喝酒。 **田增禄** 今是八月十五，破个例。来来!

**马大琢** 支书，水泥拉回来了? **田大娘** 哎!还是五百号的。

**马大琢** 拉车水泥咋费三天工夫?

**田大娘** 唉!我头天到了销售科，说是组长不在家，他们作不 了主，得研究研究。第二天我去问，说研究的结果是 等组长回来定。

**田增禄** 那不等于没研究吗?

**田大娘** 倒是说组长一会儿就回来。我想，那就等一会儿吧。

左等右等，直到晚上快下班他才回来。还别说，这组 长办事倒挺痛快，当时就批了四个字。

**马大琢** 批了就好。

**田大娘** “请科长定”。

振 军 娘，他们这不是耍你玩吗?

**田大娘** 谁说不是啊!第三天，我就直接找他们厂长。人家 愣把我当成他们职工家属闹纠纷，要把我支到调解 委员会。我说我是买水泥的，递上介绍信，他连看都 .不看就说，没有!窗户外头一汽车一汽车地往外拉 能说没有?哼!我说你们今天不卖给我水泥，我就

赖到你家里去不走。 **马大琢** 那厂长怎么说?

**田大娘** 人家连眼皮都不抬，关上抽屉，抬腿就走。我急了，

就喊，你站住!我马上给市长挂了个电话。 田增禄 给市长挂电话?

田大娘 上次到省里开会，我和市长分到一个小组，这回管用 喽!他一接市长的电话，那嘴岔子差点咧到脖子后 头去，跟我是一口一个田支书，批了水泥还不算，还 非请我到龙凤大饭店去吃一顿。我说我兜里还有俩 火烧哩……

振 军 娘，你真死心眼儿，咋不去吃呀?

田大娘 咳，我管它龙啊凤呀，我还急着回家过八月十五哪!

**马大琢** 嘿嘿，幸亏你去了。(递图纸)支书，这是盖振兴中学 的图纸，是照着省城里中学的图纸设计的。

**田大娘** (看图)大琢，这两张图纸咋不一样啊?你看，这个有 圈，咱的图上没有。

**马大琢** 人家这是防震梁。

田大娘 嘿，省里的防震，咱就不防震?城里的孩子比咱乡下

娃金贵?要盖咱就盖好的。 马大琢 那……这钱就不够了。

田大娘 (瞅了一眼田增禄)这钱 …… 以后再说。

〔刘金凤蓬头垢面，手提一个又脏又破的布娃娃上。 刘金凤 谁要我，我会生小子……谁要我，我会生小子…… 田大娘 金凤!

刘金凤 是支书呀。(进院。用手摸坛子的肚子)是小子，嘿

嘿，是小子…… 〔坛子吓得躲开。

刘金凤 支书，我的小三儿不哭也不闹，可乖呢。长得又白又

胖，可俊呢。都说象我…… 田大娘 金凤，吃个月饼吧。

刘金凤 (接过月饼，往布娃娃嘴上塞)小三儿，吃吧，是支书

给的。……吃呀，你咋不张嘴? 马大琢 金凤，回家吧，别在这胡闹。

刘金凤 是公爹呀……公爹，你看小三咋啦? 马大琢 金凤，小三死啦，别鬼迷心窍!

刘金凤 死啦?没关系，我还会生……公爹，你要了我吧。 马大琢 你 !

刘金凤 你看我多俊。(逼近马大琢)你要了我吧 …… 马大琢 (躲闪着)你快走!

刘金凤 (突然敞开衣襟)你看我的奶子，我会养孩子，会给你 生小子……你看呀。

〔马大琢羞得躲进了正房。

刘金凤 (从疯笑变成哭)哈哈……呜!

田大娘 (为刘金凤掩上衣襟)金凤，别出来乱跑了，过两天，

大娘给你找家医院看看病。

**刘金凤** 支书，给我找个主吧，我会生小子 … …

**田大娘** 金凤，等你病好了，啥事都好说。 振 军 娘，她是疯子，说那些有啥用!

**刘金凤** (扭动着身子，不成腔调地唱起歌来)“也许我告别，

再不能回来…… " 振 军 金凤，马蹄子来啦!

**刘金凤** (一惊)啊?他在哪?在哪?马蹄子要杀我! **振** **军** 你还不走?马蹄子真来了!

**刘金凤** 啊?马蹄子杀人啦!马蹄子杀人啦 …… (边喊边跑 下 )

〔马大琢自正房出。

**马大琢** 金凤!唉，我这是作啥孽啦!(追下) **田大娘** 振军，你吓她干啥?还嫌她疯得不够? **振** **军** 她缠上你就没个完!

〔田大娘顺手抄起根木棍，振军跑下。 铁 壶 挺好的个人，也是怪可怜的。

坛 子 那是命苦。大娘，象马蹄子这号的，政府也不管管? 铁 壶 他上边有根子，谁敢惹他呀!大娘，我们回去啦。

田增禄 再喝点儿吧。

坛 子 喝多了让他回去撒酒疯呀? 田大娘 坛子，小心你那身子。

坛 子 放心，该生呀，他自己就出来了。(与铁壶下) 〔唐玉娥拉香香进正房。

〔田大娘欲进屋，田增禄拦住。

田增禄 老婆子，团圆之日喝个团圆酒吧?

〔田大娘不理睬。

田增禄 老婆子，别给我脸子看了。我回来几次，你都绷着。

夫妻没有隔夜仇，你给个台阶，我就下来了…… 田大娘 你不是见了我就心烦吗?

田增禄 (巴结地)老婆子，我是见不着你就心烦，回来给你陪 不 是 。

田大娘 花了你的钱，就象动了你的命!

田增禄 反正我是小驴拉磨，上了套就转悠吧。哎，盖个中学

咱们出了十万块钱还不够? 田大娘 看看，没屈说了你吧?

田增禄 我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婆子，给个笑脸吧。 田大娘 瞧你那个相儿，当年我咋就嫁给了你!

田增禄 当年我是棒小伙，抬担架，搞支前，让你看上了呗! 田大娘 你生得伶俐，我也不憨。

田增禄 那不正好一对? 田大娘 老没正经!

田增禄 谁让咱们是老伴呢?活着在一起儿过，死了在一块 儿 埋 。

田大娘 别想!你死了你埋，我死了我烧。骨灰盒我都准备 好 了 。

田增禄 老婆子，死了你还要当先进?还要把骨灰撒遍祖国 大地哇?

田大娘 (啉哧一笑)老东西!

田增禄 嘿嘿，你这一笑，我就算过关了。

田大娘 别逗了，我还有正经事儿跟你商量呢。(拉着田增禄

进正房)

〔 灯光渐暗 。

〔天幕上现出一轮圆月，在薄云中时隐时现。

〔马蹄子酒醉，脚步踉跄，哼着小调上。

马蹄子 (哼哼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来来来，再 干上一杯……

〔铁碗上，厌恶地瞥了马蹄子一眼，欲进院。

**马蹄子** 铁碗，铁碗……(见铁碗不理，遂故意叫喊)抓贼!抓 贼!

**铁** **碗** (恼怒)放你娘那屁!(奔过去揪住马蹄子)

**马蹄子** 跟你逗着玩，别当真哪!

**铁** **碗** (轻蔑地松开手，欲走)……

**马蹄子** (急拦)都怪哥们儿过去对不住你，我滑过去了，倒让 你下了狱。可话又说回来了，不就是为那点儿破铜 吗?也就是咱哥们儿倒霉，正赶上严打那风口，要是 现在那算个毯!

**铁** **碗** 说完了吧?(又欲走)

**马蹄子** (拉铁碗到一边)铁碗，咱哥们儿一场，我可没忘了 你。这年月要想活得自在，就得想法子赚大钱!咋 样?跟哥们儿往南面跑一趟?

**铁** **碗** **干啥?**

〔马蹄子向铁碗耳语。 **铁** **碗** 亏心钱我再也不要了。

马蹄子 哎——有钱不赚王八蛋!一倒手就是几万块!我出 钱，你出力，钱到手咱俩三七分。

铁 碗 马蹄子，你这不是坑国家吗?

**马蹄子** 别犯迷糊!如今私倒、公倒、官倒、洋倒不都是联合 起来闹国家?闹了女人来儿子，闹了国家来银子。

〔梦女急上，配仙随后追上。

配 仙 梦女，你就跟了我吧!

**梦** **女** 上一边去!(急欲进院)

**马蹄子** (拦住梦女)梦女，越长越俊啦。 配 仙 你干啥?

马蹄子 (把配仙推了个翅趄)你敢管老子的事? 铁 碗 马蹄子，滚开!

**马蹄子** 嗬，铁碗，你也要出头?老子爱吃带花的黄瓜、出水 的藕，就爱尝这个鲜……

铁 碗 你敢动她一手指头!

**马蹄子** 天下没有我马蹄子不敢干的事!(猛地抓住梦女，施 无礼)

梦 女 啊!别碰我 … …

〔铁碗冲上前，扯开了马蹄子。

**马蹄子** 铁碗，你找死!(解下九节鞭，在手中摇晃着)

〔铁碗脱去上衣，冲上前扭打。马蹄子被打翻在地， 挣扎。配仙上前帮助铁碗。

梦 女 (惊叫)快来人啊!快来人啊!

〔田大娘、田增禄、香香自正房急出。 〔马大琢跑上。

**田大娘** (上前劝阻)你们这是干啥呀?别打啦! **马大琢** 打!使劲儿打!

〔马蹄子躺在地上不动了。

配 仙 (傻笑)嘿嘿，死了，打死了……

铁 碗 是我打的，出了人命，我再进去! 梦 女 都是因为我……(哭泣)

香 香 他没死，还喘气哩。 **田大娘** 快把他送卫生所。

马大琢 别，趁这工夫省点事吧，直接送派出所。(接过九节

鞭)铁碗；把他捆起来。 **铁** **碗** ……捆他……?

**马大琢** 叫你捆你就捆。捆!

〔铁碗欲捆，马蹄子诈尸般跳起。 **马蹄子** 谁敢?

**马大琢** 我敢!

**马蹄子** 嗬!你也进步了?(逼向马大琢)把九节鞭给我!

**马大琢** 我给你副手铐子!你跟我老老实实上派出所。我就 豁出这条命，也得为村里除了你这一害。(抡起九节

鞭追打马蹄子，二人下) 梦 女 我 … … (递给铁碗衣服)

铁 碗 (接过梦女手中的衣服，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大 娘，这是我卖力气挣来的一千块钱，不是偷的。要是 不嫌弃就收下盖振兴中学吧。

**田大娘** 铁碗!

**铁** **碗** 钱不多，请收下吧。(把钱塞到田大娘手中，飞快地 跑下)

**田增禄** 有种，是条汉子! 梦 女 大娘……(哭泣)

田大娘 梦女，别哭，有话跟大娘说。

梦女 大娘，我爹要出事。 田增禄 你爹咋啦?

梦 女 大伯，顺心叔……他们太欺负人啦! **田大娘** 还是为那房产?

**梦** **女** 这几天，田婶阴一句、阳一句没断了骂街。骂我爹是 外来的野狗，赖住他们田家的祖业不走。前些日子， 顺心叔家修房，把原来的过道挤成了一条缝儿，我爹

比划着跟我说：要是他死了，连棺材都抬不出去…… 〔赵龙飞手拿锄把子，怒冲冲上。配仙从躲藏处钻出 来。

配 仙 大伯，让我娶了梦女吧!

赵龙飞 (举锄把子欲打)啊……啊……! 〔配仙抱头逃下。

赵龙飞 (进后院拉过梦女，示意下跪)啊……啊…… 梦 女 爹 !

**赵龙飞** (逼迫)啊……啊!

〔梦女向田大娘、田增禄二人下跪。 田增禄 龙飞兄弟，你这是干啥?

**田大娘** 梦女，快起来!

**赵龙飞** 啊……啊……!(不让梦女站起，并急切地向田大娘 夫妇比划着)

**田大娘** 梦女，你爹到底要说啥?

梦 女 我爹说，今后我就是你们的亲女儿……看在过去的 情份上，等他死后，让你们收养我，也让我伺候你们 一辈子。

**田增禄** 啥死不死的，丧气话!

**田大娘** 龙飞，你今个是咋啦?别着哪股筋啦?别吓着孩子! **赵龙飞** 啊 ……啊……(欲跪)

**田大娘** (急扶)好!我就认梦女是我的亲女儿，行了吧?梦 女，起来吧。

赵龙飞 啊……啊 …… (示意梦女磕头) 梦 女 · (磕头)大娘!大伯!

田大娘 梦女，你爹还有话? 梦 女 爹 ?

**赵龙飞** (示意梦女，急于表达)啊 ……

梦 女 (顺从而又为难地)我爹说 … … 说，把我的终身大事

也托付给你们啦。 〔振军上。

**田大娘** 梦女，你心里有啥人不? 梦 女 (看振军) … …

〔振军低头避开。

梦 女 (含泪摇头)我、我听爹的 … …

〔振军冲到梦女跟前，二人对视。 **田大娘** 振军，你咋啦?

**振** **军** 我，我独身!(扭头进屋) **田增禄** 这小子吃错药啦!

**梦** **女**(猛然扑到田大娘怀中痛哭)…… **赵龙飞** 啊……啊……(示意梦女回家)

〔梦女哽咽着向门外走去，赵龙飞抹着泪随下。

**田大娘** 增禄，龙飞不对劲儿啊，抽空你过去看看。

**田增禄** 跟他喝两盅，宽宽心也就行了。(与田大娘欲进屋)

〔亚丽跑上。 **亚** **丽** 大娘!

**田大娘** (止步)亚丽，啥时候走啊?

亚 丽 今晚十一点钟的火车。给振强哥捎啥东西不?

**田大娘** 不捎啥了，你玉娥嫂子刚去部队上探亲回来。就给 我往北京捎箱子梨吧。

**田增禄** 给北京梁伯伯捎的。 亚 丽 梁伯伯是干啥的?

**田增禄** 这阵儿在北京当大官。当年打日本鬼子那时候，他 是 一 二九师的 一个组织干事，就住在这个小西屋



亚 丽 噢，就住这儿啦?

**田增禄** 对。当时，我们都叫他小梁子。有一次部队打仗吃 了点儿亏，小梁子心里不得劲儿，围着后院那棵梨树 转啊、绕啊；那时你大娘是刚过门的新媳妇，看着小 梁子解不开心里扣，就爬到树上摘了两个梨……

**田大娘** 说也怪，小梁子吃了梨，气儿也消了，火儿也平了。

**田增禄** 还给我们唱了首歌。(唱)“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 ……"(跑了调，逗得亚丽笑个不停)

**田大娘** 亚丽，在婆家惯了不?

**亚** **丽** 我公婆对我可好哪，还常给我吃个偏食。

**田大娘** 亚丽，那婆家是家，娘家也是家。

**亚** **丽** 我就不回去!

**田大娘** 事情都过去了，还能呕一辈子气啊?回去说几句软 话，只要进了门，还是一家人。

亚 丽 我爹不让我进家门，不认我这个女儿，我还不喊他爹 呢!

〔田顺心拐着腿，拿着一个锄把子，气势汹汹地上。 亚丽见到田顺心，不理不睬，扭头进了正房。

**田顺心** 支书，你给评评理吧。 **田增禄** 顺心，你火气不小啊。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要出人命啦!

**田大娘** 顺心，你拿着根锄把子干啥?

**田顺心** 这是罪证。是这么着哩，刚才我正在屋里看电视，就 听见房后头咚咚地乱响，我出来一看，赵龙飞正刨我 的房根基。我上去平心静气地问他为个啥?他抡起 锄把子就给了我一下。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打开花

呀……

**田大娘** 顺心，龙飞为啥刨你的房根基，你心里最清楚；你修

房，连棺材道都不给人家留，为人做事不能做绝啊。 **田顺心** 听着你这话，象是你也姓赵!

**田大娘** 姓田姓赵又咋样?我是娲皇峪的党支部书记，不是 专给田户人家办事的。

田顺心 增禄，你听听!你媳妇儿要不嫁到田家来，文化大革 命那阵，我能送那口饭吗?真是华佗给曹操看病 ——找死!

**田增禄** 顺心 … …

**田顺心** 好，在咱娲皇峪，姓田的也是群众吧?群众有困难， 你支书给解决了多少?

**田大娘** 你到底有啥困难?

**田顺心** 自打你上台，我就向你要房基地，你给了吗?

**田大娘** 不给你房基地，是支部的决定。你家的老大、老二自 立了门户，眼下亚丽又嫁出去了，你们三口人占着八 分地的庄户，还嫌少?你让全村的老少爷们儿评评， 要有一个人说你是困难户，连我这块地方都给了你! 你看看你的行事：占着村里的砖窑，不交!拿着村里 的贷款，不还!当初签的合同你也不执行!顺心，为 啥你党员登记几次三番的通不过?我……我劝你， 还是退党吧。

田顺心 让我退党?凭啥让我退党?解放战争，我当过支前 模范；五七年反右派，我斗争坚决入的党。学大寨修 水库的时候，我四十多天没脱过衣服。大家选我当 先进，到省里开会我跟省长握过手、照过像!(掏钱) 这是我这个月的党费。

**田大娘** 党员的作用，光是由交党费体现的吗?

田顺心 是啊，如今我落后了。我没有发财，不象你们财大气 粗，大把大把的票子这个也捐，那个也献，花钱买模 范为自己树碑立传!你的党员作用多好啊?六十多 岁的老娘们儿，东遛西串嚼舌头，保媒拉绎扯皮条， 尽干些黑心缺德事，还以为群众不知道。我看还是 你退党吧。

田增禄 呸!扯你娘的蛋!顺心，咱俩自小是光屁股长大的 哥们，战争年月一块儿抬过担架，从没粗过脖子红过 脸，今个你给我老婆子头上扣屎盆子，我不能依你! 不错，如今我家是致富了，可这钱是咋来的?那是我 老婆子想起来国家开剩下的尾矿，大机器施展不开， 人刨也是财富啊，请来了技术员，她跟着在山里转悠 了整整一个冬天，差点把老命搭上，才把矿点建起 来。挣的这些钱不都是为村里、为群众、为集体办好 事花了?非要把我老婆子来个大开膛，把她的心掏 出来给大伙儿看看?

田顺心 开膛不开膛那是你的事儿，可那好就兴自己吹呼? 你觉着当模范、登个报，锦旗挂满了屋就得的不行? 别扯臊啦!我给你提个醒，别让群众戳烂了你老婆 子的脊梁骨!

田增禄 (气得浑身抖颤)老婆子，你听听，你听听!……(进 屋疯狂地把奖状、锦旗扯下，抱在怀里)老婆子，连雷 锋叔叔都死了，你还当这个模范干啥?(将奖状、锦

旗猛掷于地) 〔众人一怔。

〔田大娘直愣愣地望着地上的奖状、锦旗，身体不由

得摇晃起来。

振 军

(急忙趋前搀扶)娘!娘! … … 唐玉娥

〔田顺心坐在桌旁自斟自饮，幸灾乐祸地冷笑着。

〔田增禄狠狠瞪了田顺心一眼，转身望着老伴田大娘 不禁落泪。而后，悲悲切切地向门外走去。

田大娘 (强忍着内心的酸楚，挣扎着挺起身)增禄!你 ……

〔传来河北郴子《大登殿》那激越高亢的曲调。 〔 灯 暗 。

**第** **四** **幕**

〔秋末。某日午后。

〔幕启。树叶飘落，瓜藤枯黄，田大娘家的小院秋风 肃杀。

〔小煤火炉子上坐着药锅。香香手拿破扇子坐在炉 旁瞌睡。

〔振军拿药碗自正房出。

**振** **军** 香香!香香!

香 香 (朦怔地)啊，奶奶好了吗? 振 军 好点了。吃完药刚睡下。 香 香 小叔，爷爷咋还不回来呀?

〔传来梦女凄楚的哭声。

**振** **军** 你龙飞爷爷死了三天了，今个出殡，我托人捎信去 了，兴许他能回来。

〔炉子倒烟，呛得振军直咳嗽。 香 香 小叔，我娘啥时候回来呢?

振 军 唉!说是到保定你舅爷家住几天，可一走一个多月



〔正房内传出田大娘无力地呼唤：“振军 …… ” 振 军 哎——香香，看着点药锅。(急入正房)

香 香 (边扇炉子边摆弄泥人，自语)娲皇娘娘说：“哎呀，我 一天才能捏几个泥人呀?还是你们男的女的在一块 过，我给你们送娃娃吧。”后来女的就生啊，生啊!生 啊，生啊!生了好多好多的娃娃，男娃娃有小鸡鸡。 娃娃长大了，又生小娃娃，后来……后来天又漏了， 娲皇娘娘又去捡五彩石。到了清漳河里一看，“哎? 五彩石咋没啦?”

〔田增禄在香香自言自语时，悄悄上。欲进正房又止

步，挪到窗前，向房内窥视。 **香** **香** (发现田增禄)爷爷!

**田增禄** 嘘!别出声!香香，想爷爷了吗? **香** **香** 想了。

**田增禄** 香香，你奶奶的病咋样啦? **香** **香** 可重啦，每天吃药。

**田增禄** 听你奶奶说爷爷啥没有? **香** **香** 嗯……她说，要跟你离婚。

**振** **军** (出屋，惊喜)爹!……娘，我爹回来了。 **田增禄** (急忙摆手制止)振军你别嚷。

〔田大娘在屋内：“是谁回来了?”

**田增禄** 我……是我 …… (慌手慌脚向门外走去)

〔振军搀扶田大娘出正房。田大娘手拄拐棍。

**田大娘** 回来连面都不见就走!

**田增禄** (止步，尴尬)我……我……

**田大娘** 是不是要跟我离婚啊?那今个咱们就去乡派出所办

了 吧 。

**田增禄** 不不……看你扯哪儿去了?事情过去就算完了。

**田大娘** 完了?当着那么多的人，你撕我的脸，眼前又装草

鸡，跟我耍两面派呀?

田增禄 老婆子，说心里话，我就是不愿看你当模范。劳神费 力，累垮了身子骨也讨不着好，让人家说三道四的， 败兴败家!

田大娘 当模范要操模范的心，我就那么愿当?那是在干针 柴上架着，说不准哪天掉下来，你又铺了一地的蒺 藜，想要扎死我呀?(伤心落泪)

**田增禄** 老婆子，要死我先死，这不是说好了的吗?你不在 了，这还象个家呀?

**田大娘** 那不正好，你有那么多钱，再续一个年轻的呗! 〔众人啼笑皆非。

香 香 奶奶，别哭了，爷爷不是认错了吗?

〔铁壶着新装，坛子怀抱一对双生婴孩，神采飞扬地 上。

铁 壶 大娘，大伯。

坛 子 大娘，你的病…… **田大娘** 好多了。

田增禄 你们两口子穿得板板整整的，不逢年又不过节，有啥 喜事吗?

铁 壶 嘿嘿，人逢喜事精神爽，就连我这条伤腿，也象是伸

直了。(在院内一跛一拐地走) 坛 子 大娘，大伯，我们就是来报喜的。 **田大娘** 快说说。

铁 壶 我有了拖拉机，除了摆弄地里的活，抽空还跑跑运 输，不到一年就赚回了本。(掏出一个纸包)这是还 你贷款的四千块钱。

**田大娘** (接钱)我收下，急用了再来拿。

田增禄 好!这叫一喜招财进宝!

坛 子 大双子的骨结核治好了，都能下地走路了。 田增禄 这叫二喜吉星高照。

铁 壶 坛子生了一对双生，又是俩妮子…… 田增禄 这叫啥喜呀?

坛 子 大娘，我结扎了!

田大娘 想开啦? 坛 子 嗯。

田增禄 好!这叫三喜、三喜— 振 军 早“側”了早好!

田大娘 振军，说话不能文明点儿? 坛 子 没啥，都听惯了。

铁 壶 大娘，我们还有一喜。 田大娘 噢?

田增禄 嗬?那是四喜临门哪! **坛** **子** 大娘，我有了—-

**田大娘** 有了啥?

**坛** **子** 我有儿子啦。

〔众人忍俊不禁。

**田大娘** 傻坛子!结扎了还能有? **坛** **子** (向院门外)进来吧。

〔小双子拉着扭扭捏捏的刘二八上。 **田大娘** 我咋看着他眼熟?

**振** **军** 是金凤她兄弟。

**坛** **子** 眼下是我儿子啦。

〔众人惊愕。

**小双子** (指坛子)叫娘。

刘二八 娘。 坛 子 哎 。

小双子 (指铁壶)叫爹。 刘二八爹 。

铁 壶 哎 。

小双子 (指田大娘)这叫—— 刘二八 (向田大娘)大娘。

**坛** **子** 傻儿子，该叫奶奶。(指田增禄)这该叫爷。(指振 军)这叫——

**振** **军** (揶揄地)就叫我干爹吧。

**坛** **子** (向刘二八)快过来给爷爷、奶奶磕头。 〔刘二八欲跪。

**田大娘** 慢着!铁壶，看你们闹的啥? **坛** **子** 我家缺小子，就要了个顶门儿。

**田大娘** 坛子，他才比你小几岁，快成你的小女婿了，就不怕 人家笑话?铁壶，还是让他回去吧。

铁 壶 大娘，他回不去了，立了宇据!(掏出一块红绸布，上 有墨迹)“顶门契约：立给子刘吴氏，丈夫去世，家中 生活困难，无力给孩子成家立业。因此，经商议一致 确定，将九子刘二八(现改名为铁勺)给予娲皇峪村 铁壶名下为亲生儿子。事成后，铁壶必须担负铁勺 的一切费用，包括成婚花费。铁勺必须遵从铁壶，以 承担养老送终的责任，若铁壶、铁勺闹不团结，有一 方反悔，如怨子不当儿，铁勺出走，不准带铁壶家一 针一线；如怨父不要儿，经调节无效，铁勺离家，可带 铁壶家百杂而去…… "

**田大娘** 别念了，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铁壶，要是你们还

听我的，就把他送回去。 坛 子 咋办?

铁 壶 大娘是咱的恩人，要不就把他送回去。

刘二八 爹!娘!奶奶!(给田大娘跪下)别送我回去，求求 你了!

**田大娘** 孩子，你愿意过来?

**刘二八** 愿意。我娘生了我们兄妹十六个，我是最小的，才叫 二八。我们那个地界儿苦，家里又穷，死了八个，还 有八个张嘴的。就是因为没法，我二姐才嫁给了马 蹄子那号的，我们兄弟六个都要成家立业，可家里 ……奶奶，我不想打一辈子光棍，爹、娘，你们要是不 要我了，我就再找别的人家，反正是谁家给我娶媳 妇，我就给谁家当儿子。

**田大娘** 唉，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铁 壶 (扶起刘二八)大娘，铁勺过来了，家里住的地方就挤

了。再说，她娘俩在一块住着，也不大方便。

**坛** **子** 我倒没啥。

铁 壶 大娘，就请费心给我批一处房基地吧。

**田大娘** 啊?(变色)铁壶，你可是超生孩子刚挨过罚，别再蹬 着鼻子上脸。

〔 铁壶哑然 。

〔亚丽身怀有孕，提着网兜，挺着大肚子上。 亚 丽 大娘。

振 军 哎?亚丽，几个月不见，咋成大肚肚蝈蝈儿啦?

亚 丽 真羞人。大娘，我刚结婚就怀上了，到部队探亲这些 日子，眼看着肚子 一天比一天大，真不好意思!

**田大娘**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你不是想进修学习医生啊，看

你有了孩子咋办!

亚 丽 大娘，我也为这事着急哪；我说把孩子“做”了，我婆 婆就要上吊。还非让四清转业回来。她还有个事求

你 。

田大娘 啥事?

亚 丽 她说四清要转业回来，家里房子不够住，想托你跟他 们村里的唐支书说说，给要块房基地。

田大娘 亚丽，别的事好说，这个事……你大娘的手还没伸那

么长。

〔唐玉娥用尼龙纱巾把头围得严严的，肚子凸起，明 显有孕，进院内见有人，欲退出。

**振** **军** (惊讶)嫂子!

**田大娘** 是玉娥吗?

**唐玉娥** (解下纱巾)娘。

**田大娘** (惊疑)你的肚子 …… **唐玉娥** 娘，我，我怀上了。

**田大娘** 啥?玉娥，你不是结扎了吗?

**唐玉娥** 我……我没结扎。 **田大娘** 你 !

**唐玉娥** 村里谁家不是两三个，就该我少生?我想要个小子， 就瞒着振强说做了结扎，又在娲皇宫拴了娃娃。怀 上孩子以后，生怕你知道，每天紧捂着肚子。后来，

后来再也瞒不住了，就跑到保定我叔家躲几天。 **田增禄**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唐玉娥** 我叔也这样说。加上大城市对计划生育抓得更紧，

又宣传又查的，实在躲不过去了，我就回来了。爹， 这次我怀的是小子。

**田增禄** 那谁敢保准儿啊?

**唐玉娥** 我请瞎子算过。他说我命中有二子，头胎玉女，二胎 是金童!爹，有了小子姓田，咱家就有接香火的了。

**田大娘** 咱们家门就是绝了后，你也不能生!你给我打了去、 你给我打了去!

**唐玉娥** 娘，打不下来了，都七个月了。

**田大娘** 就是把你开膛破肚，也要把孩子给我拿出来!你可 给我丢死了人了!振强都领了计划生育的模范奖

状，你让他咋当那个营长? **唐玉娥** 娘啊!

**田大娘** 你去不去?去不去?要是不去，你就别想再进家门! **唐玉娥** 我 …… (哭着跑下)

**田大娘** 振军，去追你嫂子回来!

**振** **军** 生!生!把地球生崩了，谁他娘的也别活!(跑下) **田大娘** (深沉地呼喊)娲皇娘娘啊!我 一 辈子不信鬼不信

神，今天也拜你三拜，求求你，别再送子啊，留着力气 补天吧!(乱拜)

〔刘金凤举着一杆大树枝，上面绑满了大大小小的红 布条，疯疯颠颠地喊着上。

**刘金凤** 谁要我，我会生小子……(过场，下)

〔见此情景，田大娘突然身体不支，摇摇欲倒。众人 急呼搀扶。

**田增禄** 老婆子，把药喝了，进屋歇着吧。

**田大娘** 我没事，今个龙飞出殡，你先过去照应着。

铁 壶 大娘，我们过去照应吧，让大伯陪您待会儿吧。 **田增禄** 也好。铁壶，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

〔铁壶、坛子等默默下。

**田大娘** 女人十月怀胎，活七不活八。玉娥肚子里的孩子，快

有头有脸、有眉有眼、有胳膊有腿了。 **田增禄** 说这个干啥!

**田大娘** 那也是个小性命啊!增禄，要不让玉娥把孩子留着?

**田增禄** 你是支书，让自己的儿媳妇超生，往后在村里你还咋 张嘴呀?

**田大娘** 唉，还真是……让玉娥破了肚啊?你说文革那阵儿毛 主席三天两头一个最新指示，说一句能顶一万句!眼 下怎么倒过来了，党的话一万句也顶不了一句呢!你 越宣传计划着生孩子，他偏有他自己的生孩子计划!

〔马大琢急上。 **马大琢** 支书!支书!

**田大娘** 大琢，村里有啥事吗?是不是盖中学又缺料了? **马大琢** 主要是砖供不上。

**田大娘** 你不是说收回了顺心的砖窑，村里就起火吗?

**马大琢** 实话跟你说了吧。顺心的砖窑，村里根本没收回来。 **田大娘** 啥?大琢，这么大事，你都瞒着我!

**马大琢** 一来你病着呢，二来村里正忙着筹办给龙飞开追悼 会的事儿……

**田大娘** 让顺心交砖窑，村委会不是研究决定了吗?

**马大琢** 我是坚决性地让他交，找他说了几次他都不干，后来 就顶上火了。这两天，顺心在窑场上又划线又挖坑 的，填了地基石头又起砖——振兴中学就盖在砖窑

旁边，他把学校的地基弄了个乱七八糟! **田大娘** 他要在窑场上盖房?

**马大琢** 那还用说，村里有好几家子都盯着呢，只要顺心的房 一上顶，他们也都来占地盖房。有出头的，就有跟着

干的，村里非乱套不可。今个早晨，我又去了趟窑 场，想着勒令顺心拆房交窑，可倒好!他在窑上摆了 口棺材，说是谁敢动他一块砖，就跟谁玩儿命!

田大娘 这还了得!(果断地)大琢! 马大琢 哎 。

田大娘 让村里的全体干部和民兵，都到窑场上集合。 马大琢 你这是……

田大娘 把村里只要能开动的拖拉机，也都开到窑场上去。 马大琢 你是想……

田大娘 咱们先礼后兵!顺心要是敢不拆房，咱们就坚决执 行政府的通令，用拖拉机推他娘的!

马大琢 哎。(欲下) 田大娘 大琢!

马大琢 (返回，疑惑地)你……

田大娘 (谨慎地)一定等我去了再说。 马大琢 哎。(跑下)

田大娘 (思绪紊乱，坐立不安)增禄，给我倒盅酒喝。 田增禄 (担心地)你这是……还给你熬着药呢。

田大娘 给我倒一盅酒。

田增禄 (给田大娘倒了一盅酒)老伴儿，你……

田大娘 (猛饮一口，苦不堪言)你说我这么干对吗? 田增禄 我看行!是得采取强硬手段。

田大娘 可这是对顺心啊!他对咱有过救命之恩，你说该报

不? 田增禄 该报。

田大娘 是啊，该报……可自打我当了村里支书，顺心他们两 口子来找我办几件事，我都原则了。只有老天爷才

知道，我得罪他们一回，我这心里就得折过子好些个 天，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老看见顺心端着饭、拿着药 ……可真要把窑场那块地给了他，别人再要，给不 给?给，哪还有地?不给，人们就得骂街。要是因为 这事人们骂党……那可是不好啊!

田增禄 老伴儿哎，我也是琢磨不透啊!如今有的人骂共产 党就象解闷儿似的，要在前些年他敢吗?共产党咋 的了，啊?要不是共产党领导着打跑了日本鬼子，他 早当亡国奴了。还有马蹄子这号的，不是党的政策 好，饿也把狗日的饿死了。如今他发了财，吃饱了喝 足了倒骂骂咧咧跟共产党别上劲了。唉!你说说， 一二九师在咱这儿那阵子，啊?那叫啥阵势!日子 过得是苦点，吃窝头睡凉炕，可一说共产党有个号 召，呼啦全都上啊!做军鞋你三天三宿不睡觉，锥子 扎得手指头肚子直窜血 ……

**田大娘** 修漳河大渠抬大筐，你的肩膀子不是肿得连褂子都 脱不下来呀!

田增禄 那时干工作流血流汗咱心里痛快!你看看现在，把 心操碎了，咱不图落什么好，咋着也不能费了半天力 倒受窝囊气呀!老婆子，咱都这岁数了，娲皇峪这辆 车你拉着太费劲，要我说这个党支书——你算了。

田大娘 唉!我不是没这么想过啊，论年纪六十挂零了；论文 化，也就扫盲那阵子把我扫了一下；可又一想，我这 支书是怎么当上的?是支部大会全体党员一致通过 的。大伙赞成我，还不是看重我办事公道!群众信 得过我，那就是党信得过我。党愿意让我干，我自己 倒打出溜，那党能高兴吗?

田增禄 唉!我这 一 辈子也拧不过你呀!既要干，你心里就 别这么折腾了，把人情撂一边，凭着党性原则办，天

塌下来，我和你顶着。

**田大娘** 哎!这还象我的老伴儿。

**田增禄** 我不光是你老伴儿，谁让我还跟你是一个党小组的

同志呢!

〔振军跑上。

振 军 娘，我嫂子上医院去了。 **田大娘** 快跟我去看看吧。

〔梦女穿孝服上。 振 军 梦女!

**梦** **女** (扑在田大娘怀里失声痛哭)大娘 ……

**田大娘** (安慰地)孩子，想开点……等给你爹出了殡就搬过 来住吧。

梦 女 大娘，我爹的殡，出不成了! 田大娘 又咋啦?

梦 女 顺心叔不让我打幡。 田大娘 他让谁打?

梦 女 让配仙!我不同意，他就不让出殡! 田增禄 梦女，铁壶不是在那边吗?

梦 女 铁壶也不让配仙打幡，就和顺心叔吵起来了。

〔铁壶、坛子，田顺心、配仙、田婶、铁碗等与一群闹闹 嚷嚷的村民，抬着棺材上。人群中有带花的，有穿孝 的，有的哭喊，有的打闹，有的举着纸人纸马，也有人 背着货箱来回叫卖的。棺材放定后，几个年轻人吆 五喝六地猜拳行令，还有的干脆坐在棺材上打扑克。

田 婶 (大喊大叫)配仙就该打幡!你们铁家管不着我们田

家的事!

铁 壶 (拿着纸幡和瓦盆)我是治丧委员会的委员 田顺心 你那个委员顶个屁!

田增禄 (从铁壶手里接过瓦盆)把盆给我。

田 婶 给你也没用。说出大天来也得由我们配仙打幡! 田增禄 没那个便宜事!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增禄，是你家死了人，还是我家死了 人?

田增禄 别管谁家，是龙飞死了。

田顺心 龙飞死了，关你啥事呀?

田增禄 龙飞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就是要管!

田顺心 龙飞是你哪门子兄弟?村里人都知道，我大哥死后， 龙飞上了我田家的门，就是我大哥，我给大哥办丧 事，碍你哪疼了?

田增禄 我 … …

田顺心 是这么个理吧?反过来说，要是你死了，我田顺心也 管不着啊。对吧?

田大娘 顺心，龙飞死了有梦女，梦女该管她爹的事了吧? 田顺心 这个自然。

田大娘 好!梦女，你打幡!

田顺心 慢着。照咱们这个地界儿的风俗，女的不能打幡。 你想当改革家，也想把家乡的风俗改革掉了?

田大娘 顺心，你说该谁打幡?

田 婶 那还用说，该我们配仙呗。 梦 女 凭啥让配仙打幡?

田顺心 梦女，是这么着哩，有些事你不清楚。(向众人)我大 哥没留下后代。我大哥在世的时候，就想过继配仙，

当时我没同意。我大哥临终前又跟我提起这事，我 才动心。可是那时配仙还小，过去了又当不了火。 直到我大嫂又不在了，配仙长大成人，我才让他搬过 去。(向田大娘)一个亲侄子又是过继儿子，给他大 伯打幡，还说得过去吧?

**田大娘** 拿来! **田顺心** 什 么 ?

**田大娘** 字据!空口无凭，字据为证。

**田顺心** 我们亲哥们说话，还不作数吗?

**田大娘** 你大哥临死前，我和增禄都在场，只听说你大哥托咐 我们两家照顾你大嫂，想法给你大嫂招个上门的，没 听他说别的。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你这话又何以为证呢?

**田大娘** 顺心，按照咱乡里的风俗，谁打幡谁继承财产，这就

是你的算计。好，咱俩都是凭嘴一说，都不作数，就 让梦女做决定吧。

**田顺心** 梦女能定什么?梦女不能打幡，配仙又不行，总不能 让你家的振军打幡吧?

**振** **军** 我给你爷打幡! **田大娘** (喝住)振军!

**田顺心** 这个殡你看怎么个出法?

田大娘 俗话说：一个女婿半个儿。上门的女婿为他爹打幡， 你没二话吧?

田顺心 这……好啊，就让梦女当着大伙的面，挑一个吧。 田大娘 梦女，就看你啦。

〔梦女从田增禄手里接过纸幡和瓦盆，首先看振军， 振军避到一旁。梦女环视众人。

配 仙 梦女，把盆给了我吧! 田 婶 梦女，婶没亏待过你呀。

梦 女 (绕过配仙、田婶，走向铁碗)铁碗。 铁 碗 我 … … (犹豫)

梦 女 这是我爹生前的意思。(递过纸幡、瓦盆) 铁 碗 那……(伸手)

田 婶 梦女，别糊涂!他是啥人啊! 田顺心 也就是个刑满释放犯吧。

梦 女 ( 深情凝望，信赖地)铁碗……

铁 碗 梦女，要是你信得过我，我会让你比谁过得都强!(接 过瓦盆)龙飞大伯……爹!你还没过门的女婿，为你

老送终啦!(摔碎瓦盆，与梦女跪在棺木前痛哭) 田增禄 起杠!

〔众人欲抬棺。 田顺心 慢着!

〔众人停住。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这是要往哪里埋呀? 田增禄 顺心，往哪里埋你不知道?

田顺心 哎，赵龙飞既然不算我们田家的人，就不能埋进我们

田家的坟地，是这个理吧?

田增禄 龙飞兄弟不是娶了你大嫂吗?

田顺心 我大嫂已经和我大哥合了坟，总不能让一个女人陪 两个男人吧?要是到了阴间，我大哥和龙飞打起来，

我大嫂还不得让判官小鬼锯成两半啊! 田增禄你……

田大娘 顺心，你还是过去的田顺心吗?咋变得这么狠!龙飞 生前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他是啥人你应该清楚!

(拿过一个布包，取出一件旧八路军军上衣，上面挂满 了军功章)看看吧，这就是龙飞的历史!一个八路军 老战士，为国为民，建立功勋，打日本打老蒋，在战场 上是流过血的!解放后，他是惦记着八路军一二九师 的老根，才来到咱村。你们知道他是咋哑的吧?

田增禄 文化大革命中，串联的红卫兵跑到咱们县，要砸修正 主义的老窝，龙飞兄弟为了保护一二九师的老师部，

被造反派又打又灌辣椒水，给折腾哑了。 梦 女 爹 …… ! ( 哭 )

田大娘 就是这么一个八路军的老兵，一辈子没享过福，临死 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陪着他的是什么?这件军 上衣，这些奖章，还有他那满肚子的委屈。

梦 · 女 爹 …… (大哭)

**田大娘** 顺心，我也是田家人，田家坟总得有我块地方吧!增 禄，就把龙飞兄弟埋在我那块地方吧。

**田增禄** 老婆子，那你……?

**田大娘** 我不是还没死吗?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看着一个 为打天下立了功勋的老八路，临终连个躺着的地方 都没有!

**田顺心** (咬着牙)好!全中国就你一个真共产党! 〔马大琢风风火火地跑上。

**马大琢** 支书，村里的干部、民兵、拖拉机，都在窑场到齐了。 **田大娘** 顺心，村里的窑你还不还?

**田顺心** 是这么着哩，我要的房基地你批不批? **田大娘** 窑场上的房你拆不拆?

**田顺心** 就看你们把窑场上的那口棺材怎么抬!

**田大娘** 田顺心，有人骂街说：“比共产党员还坏”,指的就是

你这号的。把这些事办完以后，我马上召开村里全 体党员大会，开除你的党籍!

**田顺心** (掏钱)这是我的党费。 ……刘少奇不也被开除出党 了?

**田大娘** 顺心，我知道你恨我。作为党支书，群众都看着我 呢，我必得这样做。作为个人，你和田婶对我有恩， 就算我丧良心了!哪怕是我死了以后，你扬了我的 坟，到了阴曹地府，我决不说你半个不字!

**田顺心** 那好啊，我的棺材就在那摆着呢。 **田大娘** 振军，把我的骨灰盒拿来。

〔振军进正房，拿骨灰盒出，缓步趋前，田大娘欲接。 **田顺心** (哂笑)老嫂子，先把药喝了吧。

**田大娘** (用拐棍戳翻药罐，接过骨灰盒)大琢，把龙飞的棺材

也抬到窑场上去。 **马大琢** 哎 。

〔香香手捧一块大石子，高兴地跑上。

**香** **香** 奶奶，奶奶!五彩石!我找到五彩石啦—— **田大娘** (接过香香手中的石头，对着阳光看) ……

〔那块石头放射出神秘的光彩。

**田大娘** 噢，五彩石!哈哈哈……呵呵呵…… !

**香** **香** 有了五彩石就可以补天啦!奶奶，天还会漏吗? **田大娘** (把香香搂在怀里，仰望苍天)香香，天塌不下来!

〔娲皇宫深沉幽远的钟声传来：“茶 ”这钟声，撞 在阳光亲吻的崖壁上，也撞击着人们的心灵。

〔大幕徐落。

**——全剧终**

**棋** **人**

过士行



**场** **景**

这个戏的景应当是虚实结合得很好的。何家的门、 窗、床、桌、椅、棋盘、棋子、火炉等等要实，而墙壁可 以不要，以便能把这间孤伶伶的房子和无边的夜色、 黄昏、清展等组织在一起。

这个戏的用光应该是非常讲究的。连一个重要的角 色——游魂都要由光来完成，光是这里的一个角色。 司家要做得实一点，书的比例可以放大，要突出书挤 走了人的空间。在书堆中，司慧才更显得孤寂和冷 落 。

第一幕的情境应该突出风。

第二幕第二场要突出雪，最后要下得很大很大。 第三幕要突出月色。月光如水。

第四幕第一场的天要透亮，要蓝；第二场要突出夜 色，漫漫的长夜，无边无际。

关于角色

何云清应该是一位瘦高的老头儿，白皙而文雅，风度 翩翩，特别是他的一双手，修长而灵巧，几乎会说话。 司慧永远自怜，永远需要别人。她的风度端庄而哀 怨 。

司炎实际上是一个疯子，但是属于那种“文疯子”,表 面看不出来，只是稍微有些神经质。

媛媛是青春的化身，她是生命力的体现。她的性感

体现在她的全身，尤其是那双腿，修长而美好。 聋子有时是真听不见，有时是故意打岔。

游魂——司炎的生父是由一束光来表演，这是一个 关乎成败的角色。

人 物

何云清——六十岁，围棋大师。

司 慧——五十一岁，司炎之母。 司 炎——二十岁，无业青年。

黄媛媛——十九岁，导游。

聋 子 — 六 十 二 岁 ， 大 夫 。 胡铁头——五十九岁，作家。

鬼头刀——五十九岁，高级工程师。 双飞燕——六十岁，生物学家。

一子不舍——五十六岁，企业家。

游 魂——司炎的生父，由一束光表演。

**第** **一** **幕**

〔 幕 启 。 〔 初 冬 。

〔云清的小屋内。

〔光渐显。西北风吹打着窗棂，破烂的窗户纸在寒风 中瑟瑟抖动。

〔云清在墙角一张单人板床上拥被而坐。

〔屋子中最明显的是一个已熄灭的火炉和一张八仙 桌，两把椅子。桌子很旧，黑糊糊的分不清是油漆还 是油泥。桌子上是一块木制的围棋盘，棋盘两侧摆 放着装着云南棋子的藤篓。

〔聋子兴冲冲地上，来到门外，敲了敲门，然后熟悉地 闯了进来。

**聋** **子** 好冷!你怎么还不起? **何云清** 谁请你进来的?

**聋** **子** 把火生上好不好?有没有斧子?我劈点柴。 **何云清** 我不再下棋了，你听见了吗?

**聋** **子** 我耳背，你大点儿声!

**何云清** 我不再下棋了，(喊)不再下棋了!

**聋** **子** 我又不下棋，从来都是在一旁看棋，要喊，待会儿他

们来了，你冲他们喊去!

何云清 待会儿?他们还要来?真是死也不得安宁。 聋 子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何云清 什么日子?

聋 子 你的生日，六十大寿。

何云清 (缓缓地)是呀，六十啦，整整五十年…… 聋 子 什么?

何云清 (大声地)整整五十年! 聋 子 五十年怎么啦?

何云清 五十年没离开过棋盘! 聋 子 多福气!

何云清 多没意思呀，从棋盘上猛一抬头，才看见你们这些人

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耳朵也聋了。 聋 子 我这是打小儿聋的。

何云清 你说，一辈子没离开过棋盘，是福气?

聋 子 多干净呀!你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脏。

何云清 我怎么会不知道。我多想、多想出污泥而不染一回 啊。你也让我、让我闻闻污泥——

聋 子 老而弥坚，才对。人老了是不能后悔的，一后悔就会 天塌地陷。

何云清 我用我的生命，我的青春焙暖了这些石头做的棋子， 而我肉做的身体却在一天天冷下去，真的冷呀。

聋 子 把火生起来，你会舒服的。我多美慕你，你知道吗? 我曾经不止千百次地怨恨自己没有下棋的才能。

何云清 人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

聋 子 想想吧，当你举起棋子的时候，全国下棋的人都会在 你的智慧之光下晕眩。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聋 子 何云清

那是过去的事啦。

你是没有敌手的大国手! 这倒更让我苦闷。

云清，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多愁善感的，那时候你在棋 盘旁一坐就是一天，那么挥洒自如，那么胸有成竹， 倾倒了整整一代人呀!

下棋的人。 什么?

(大声)倾倒了下棋的人! 废话，跳舞的人碍不着你。

可是他们知道那倾倒了他们的下棋人是在多么孤寂 地活着吗?聋子，咱们几十年的交情，你知道吗?

你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 我一个人吃饭常常没有胃口。

你没有儿女的牵挂，你没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黯然神伤)

对不起，可我多愿意身边有年轻人……我愿意听见 他们说笑，愿意看见他们奔跑……

(苦笑)可这一切都得硬性搭配。 一群能奔跑的儿 女，要搭配一个不能奔跑，骨质疏松，绝经以后凶恶 无比的老太太。是她给了这些能奔跑者以生命。

你干嘛这么刻薄?你不能让人存 一 点美好的幻想 吗?

看来，你……

我怎么啦?说呀。 你真的是老啦。

哦……我软弱了?……你们不懂呀 … …

**聋** **子** 我怎么不懂?我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我是怕你在围 棋之外去寻找幸福，到头来又是一场空。

**何云清** 我哪敢奢望什么幸福，我不过是想寻找个活生生的、 活生生的……不再是冰冷的石头。

**聋** **子** 其实我也矛盾得很，我正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不知道 这消息到底算不算个好消息。

**何云清** 那就快说吧。

**聋** **子** 不过，对我们来说，可能又有一半坏的可能 ……

〔“胡铁头”、“双飞燕”、“鬼头刀”、“一子不舍”四位棋

迷说笑着上，推门而入。

**何云清** 聋子，今天谁也不许谈棋字。 **胡铁头** 何兄，大伙儿给你祝寿来啦。

**众** **人** 何老，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何云清** 我不管饭。

**众** **人** 带着呢。

**聋** **子** 连火都没生。

一子不舍斧子呢?劈点儿柴。 **何云清** 门后呢。

〔聋子找出斧头。

**聋** **子** 劈什么呢?

**何云清** 你把我劈了吧。

**胡** **铁** **头** (生气地)我说老何，今天大喜的日子，大伙儿一来给 你祝寿，二来凑在一块儿下盘棋，你干嘛这么阴阳怪 气的 。

**何云清** 我不想过生日，也不想再下棋。

胡铁头 那我们自个先战着，来来，坐，我先跟一子不舍战一 局 。

〔胡铁头与一子不舍分坐八仙桌两旁。 〔何云清生气。

**一子不舍** 猜先吧?

**胡铁头** 别废话，先摆上仁。

〔胡铁头、一子不舍二人落子如飞。

〔何云清无奈地从床上下来，默默地拿起聋子手中的 斧头到屋外去劈柴。

〔落子声与劈柴声并起。

**鬼头刀** 今天气氛不大对。何老怎么啦?

**胡铁头** (向鬼头刀)下棋就下棋，不能老外骛。我说你(向一 子不舍)这几个子还要呀?真是一子不舍，看我怎么

擒你大龙。你们都好好儿学习学习。 **鬼头刀** 这儿一伸腿儿就回家了。(指指棋盘)

**胡铁头** (大怒)是他下是你下?时间有得是，待会儿你再把 脑袋搁在我刀底下不迟。

**聋** **子** 何云清这回发了狠，看来是真不打算下了。 **胡铁头** 子 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 **聋** **子** 什么?

**胡铁头** 下棋、赌博都一样，上了贼船就下不来。

**聋** **子** 我是苏东坡的拥护者，不下光看，这样胜亦欣然，败 亦可喜。

**双飞燕** 我脚都冻木了。

〔何云清抱着一抱劈柴进了屋，把柴扔在炉旁，生气 地把斧子放回了门后。

〔聋子帮何云清生起火来， 一阵浓烟四起。 **双飞燕** 呛死了。(咳嗽)

〔众人都咳嗽起来。

**胡铁头** 要适应各种作战环境和敌情。就是原子弹爆炸，我

们也要岿然不动地下棋。(落子) **何云清** 先生们，你们都用过早饭了吗?

众 人 吃过啦，谢谢。

何云清 是啊，你们都是有妻室的人，昨晚夫妻恩爱，今早围 棋赌局，日子过得多么惬意。(抓住棋盘，缓缓地掀 起，棋子纷纷坠地)

〔胡铁头、一子不舍抢救不及，胡铁头大怒。

**胡铁头** 我承认你是高手，可高手应该品格更高，你敢这样对 待多年老友!

**何云清** 我这儿不是围棋俱乐部!五十年啦，你们占用了我 多少时光?

**双飞燕** 云清兄，话不能这么说，你也得到了乐趣，排遣了寂

寞。

何云清 双飞燕，你根本没有下棋的天赋，跟谁都是双飞燕，

双飞燕下面有个夹过，你一辈子也没记住，与你这样 下棋不动脑子的人对局，谈何乐趣。

〔双飞燕惭愧地低下了头。

**鬼头刀** 何兄，双飞燕好歹也是大学教授，你跟他下棋并不失 身份 。

**何云清** 鬼头刀，你在棋盘上鬼鬼崇崇了一辈子，有什么出

息?凡是你赢我的，都是我 …… **鬼头刀** (气愤已极)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何云清** 至于你，一子不舍，哪回不是丢条大龙?像你们这些

人，我可以让你们一大把，随便码，我竟然哄着你们 玩儿了五十年。

**胡铁头** 还有我呢，足下还没有论及。

**何云清** 你以为我会给你留面子吗?

**聋** **子** 我倒很想知道知道你对这位常胜将军的评价。

**胡铁头** 说呀。(向聋子)你甭幸灾乐祸。

**何云清** 你的霸道，你的残忍溢于盘上。哪有什么境界可言? 妙棋没有，全是哈密手。业余杀手的粗俗、好杀，恃 强凌弱在你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胡铁头的手气 得不停地发抖)可到了高手的刀下，脑袋搬了家你都 不知道。

**胡铁头** 你、你，那你说什么是最高境界?

**何云清** 这里不再是你们这些臭棋散发气味的战场，最高境 界与你们无缘，别再问了，回去吧，都该料理料理后 事，回首一下往事，看看自己是否因虚度年华而悔 恨，或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胡铁头** 这些个屁话应该留给你自己。

**鬼头刀** 我们并不是光会下棋，我们各自在各自的领域里都 有建树。

何云清 是啊，你们都事业有成。(指鬼头刀)你是高级工程 师，建过亚洲最大的桥，可你却无法在棋盘上越雷池 一步。(指双飞燕)你是生物教授，你却无法让自己 的棋活着。(指一子不舍)你能通过各种关系，使用 种种手段，把你们的劣质产品推销出去，可你却无法 推销你的棋艺，因为它不言自明，臭，就是臭!(指聋 子)你们当中最起码的也是个大夫……

**聋** **子** 什么?

**何云清** 我说最差也是个大夫。

**聋** **子** 怎么是最差呢?我比他们强多了。

**何云清** 说是大夫，可没法给自己看耳朵；说是棋迷可不敢亲

自下棋，你呀，永远是个局外人。 **胡铁头** 你还是没有谈我。

**何云清** 大头儿永远在后边。你是个作家，过去靠贩卖自编 的英雄史诗度日，现在你的那些个英雄和你一样，都 老了，不招人待见了，成了堂 · 吉诃德啦，新的你又编 不出来，你就在些个下流小报上以骂人为生，余勇可 佳，你就在棋盘上撒野，拿这些个臭棋取乐……可你 的英雄帮不了你的棋，你永远是个只知滥杀的刽子 手……你不是问什么是下棋的最高境界吗?现在告 诉你，听完了就离开这里，永远别再来!

**胡铁头** (大吼)混蛋!说! **何云清** 不战屈人!

**胡铁头** 兵不血刃?我最痛恨的是不能杀你个落花流水。我

就想杀你! **何云清** 永远不能。

**胡铁头** 我最高兴的也是你只能杀我。 **何云清** 什么意思?

**胡铁头** 你自认为是高手，可你有多少年没下过对手棋?你

还是至高无上，不可战胜的吗?

**何云清** (懊丧地低下了头)是啊，多少年啦。

**胡铁头** 这对一个以下棋为生的人来说，难道不是一个绝妙 讽刺吗?

**何云清** 我的时间，我的生命，不就是让你们消耗掉了吗?

**胡铁头** 你现在谈起我们，你们，分得那么清楚，难道我们没 有……帮助过你吗?

**何云清** 如果我不下棋，又何必要你们的施舍?

**胡铁头** 那没办法，你的悲剧就是你有下棋的天赋，而别的你 ·79 ·



永远不行!再见吧，棋人!(下)

**一子不舍** 等等!咱们上哪儿下去呀?(追下) **聋** **子** 多年的棋友啦，别伤了和气。

**鬼头刀** 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下)

**双飞燕** (冲何云清)感谢你终于说出了实话，我不会再下棋

了，我要把全部精力用在我的事业上。(下)

聋 子 你看看，一个挺好的下棋场所，一个维持了半个世纪 的世外桃源就这样灰飞烟灭了。这老哥儿几个没了 这个下棋的场所可怎么活呀?这么大岁数了再流落 街头，听任那些个棋痞羞辱?在家里下?招致几代

人的抗议?算了吧，混吃等死吧。

**何云清** (出神地自语)她就那样跟他走了 ……

**聋** **子** 你伤害他们太重了。都是老人啦，承受不住。 **何云清** (出神地)他就那样把她带走了 ……

**聋** **子** 不下棋怎么行呢?生态平衡会遭到破坏的，你一定 要下棋，我会让你下棋的……不组织棋赛，活着有什 么劲?

〔青年时代的司慧出现在舞台上，她不与其他角色交 流，是何云清的幻觉。

〔青年时代的司慧穿着旗袍，端庄、文雅，但内心充满 炽热的情感，是一个感情丰富，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的 爱的姑娘。可由司炎的未婚妻媛媛来串演青年司 慧。

**司** **慧** 我和你在说话呢，你倒是听见没有?难道我真的还

不如这些黑白石头吸引你吗? **何云清** 快完啦，快完啦。

**司** **慧** 你的心永远在棋盘上。你从来没有认真听我说过一

句话。我要走了，我要到一个没有下棋的人的国度 里去。你，你还是没听我说什么!(下)

**何云清** 女人天生痛恨智慧。每当男人思考，女人就会落泪。 **聋** **子** 你在跟谁说话?

**何云清** 你还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走?

**聋** **子** 你刚才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仁慈，那么温顺， 你不是在思念什么心上人吧?

**何云清** 我能有什么心上人?刚才胡铁头叫我什么?棋—— 人?

**聋** **子** 是，棋人。火要灭，该添柴了。

**何云清** 已经没什么可烧的了，灭，就灭了吧。

**聋** **子** 以后万一你和什么人下棋，看在我们几十年的交情 上，告诉我一声，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奢望，就想 看人下棋。

**何云清** (略带歉疚地)聋子，让我怎么说呢，恐怕不会了。你 没见这火吗?有的烧它才旺。下棋也要燃烧，它的 柴，是下棋人的生命。

**聋** **子** 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清，再见吧，老哥哥。从此我会老 死在床榻上，听任老婆孩子摆布。

**何云清** 你不是故意刺激我吧?你拥有的，我不一定感兴趣。 **聋** **子** 我想起来了，司慧还健在。

**何云清** 哦 … …

**聋** **子** 对不起，我一直就犹豫该不该告诉你……你不爱听， 可我还是憋不住……不说啦，再见。

**何云清** 你要没别的事，我们可以聊会儿天儿。 **聋** **子** 没有棋下，光废话有什么意思。

**何云清** 这么多年，我陪你们下了多少棋，(有点愠怒)你们就

不能回报我几句话吗?

聋 子 (故意苛刻地)必须和棋有关。 何云清 (乞求地)尽量吧。

聋 子 (挑剔地)太冷了。 **何云清** 我添火。

〔何云清拿出斧子，显得有些激动。他的手在微微颤 抖 。

聋 子 你哆嗦什么?不是劈我吧?

何云清 (寻视)真的没的可烧了。就把这块棋盘劈了吧，以 后也没用了。

聋 子 (护住棋盘)别，别!冷，认了，棋盘不能劈。你还会 下棋的。

**何云清** 你要这么说，今天咱们就非把它劈了不可。

**聋** **子** (缓缓地抬起身)劈，劈就劈，你吓唬谁?你的东西， 你有权这么做!我还怕你下不去手呢。

〔何云清一斧子劈在了棋盘上。 〔聋子惨叫一声，跌坐在椅子上。

〔何云清拿起已成两半的棋盘，来到炉子前， 一斧一 斧把它们劈成碎片，又一片一片把它们扔进炉子里， 火顿时旺了起来。

〔聋子伤心地望着火苗，泣不成声。

**何云清** (故作轻松地笑了两声，慢慢转回身，提着斧子向聋

子走来)行啦，谈谈她吧。 聋 子 你把那凶器放下!

〔何云清的斧子脱手落地。突然一股失落和茫然的 情绪笼罩了他。

何云清 算啦，别提她啦。(无力地坐下)

〔 停 顿 。

〔只有木柴燃烧时发出的声音。

聋 子 司慧陪着她的儿子来看病，我认出了她。 何云清 她也老了。

聋 子 当然。但风韵犹存，比年轻时更多了一种味道。

何云清 别胡扯了。他的儿子姓什么? 聋 子 ：姓她的姓，叫司炎。

何云清 她就是这么不讲理，什么都得成为她的。孩子长得 像谁?

**聋** **子** 不像他爸爸。像司慧。

**何云清** 这孩子也有二十多岁了吧?

**聋** **子** 是。非常聪明，可以说充满智慧。只是作为男孩子， 稍显柔弱了一些。

**何云清** 所以得了病?

**聋** **子** 不，他是因智力过于旺盛而得病的。

**何云清** 这倒是头一次听说。你看看，聊聊天多有意思，光下 棋有什么用?

**聋** **子** 他的智力使他对一切复杂的事物都充满兴趣。如果

没有可以来满足他的，他的精神就会出问题。 **何云清** 这你倒要好好给他看看。

**聋** **子** 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以治他的病。 **何云清** 我 ?

**聋** **子** 用围棋。

何云清 我只听说尧帝造围棋是为了教他的儿子丹朱下棋， 这是用智慧来治疗愚莽。而你却要用智慧来治疗智 慧 。

聋 子 他的大脑一刻不停地在运转，非常痛苦，要不断地给



它加油，才能使这部精密的机器不致损坏。

**何云清** 有的是高级的、复杂的油嘛，像微积分、相对论，哲 学、地震预报学。

聋 子 没用，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如同儿戏。所有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的真理都只讲一面官司，而惟独围棋要做

双向的矛盾思维，一面官司是不能下棋的。 **何云清** (兴奋地)这些评价你怎么今天才得出来? **聋** **子** 这是病人说的。

**何云清** 那个孩子? **聋** **子** 司炎。

**何云清** 他母亲可是最讨厌下棋的。 **聋** **子** 他母亲禁止他下棋。

**何云清** 真不像话。可他会下吗?

**聋** **子** 他看过无数的棋谱，经常在自己的大脑里对局。 **何云清** 这不是挺好吗?

**聋** **子** 在医学上，有一种现象叫意淫，你听说过吗? **何云清** 我不大知道。

**聋** **子** 就是用想像来完成性行为。人的性欲如果不能通过 身体释放出去，长期在意念中存在，就会抑郁得病。 而长期在头脑中下棋又没有实践机会，人也会得病 的。为了挽救这个孩子，我请求你和他下一盘棋， 不，只和他谈谈棋，或者聊聊与棋有关的事；再不，就

让他摸摸你的棋子，……这还不成吗? **何云清** 这个 … …

**聋** **子** 要不就让他见你一面，一句话不说就让他走? **何云清** 他母亲要是知道了呢?

聋 子 我是医生，我有权决定病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何云清 我已经下决心不再下棋了。 聋 子 什么?我又听不见了。

何云清 所有聋子都是雄辯家，因为对方的话永远不能影响 他 。

聋 子 我再问你一句，这孩子会不会是你的?

何云清 司慧离开我的时候才二十多岁，又过了十年，她三十 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假如这个孩子现在二十多岁 的话，司慧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离开我三十年 了，我从没见过她。

聋 子 我知道了。那你倒是想不想见见司慧? 何云清 无所谓了……再说谁知她是怎么想的。

聋 子 她凭什么不让你下棋?又凭什么不让她儿子下棋? 我要是你，就偏要在她身边埋下一颗会下围棋的定

时炸弹。 何云清 干什么?

聋 子 (老天真地)好叫她的晚年过得惊天动地。 何云清 就为了一个女人?

聋 子 这世界上有多少事不就为了一个女人! 何云清 可现在都什么岁数啦?

聋 子 主要是让她明白一个道理。

何云清 什么道理?道理已经不重要了。

聋 子 (泄气地)那，我走啦。(像一下子老了许多，欲下) 何云清 等 等 。

〔聋子期待地仰视着何云清。

何云清 你不是说女人老了以后非常不美吗?

聋 子 可司慧不是，她永远……怎么样?见见吗? 何云清 那……请他来吧。

**聋** **子** **司慧?**

**何云清** 笑话。她怎么会肯。当然是她的孩子 … … **聋** **子** 他叫司炎。你说的可当真?我怎么感谢你?

**仙云清** 我只说见他，并没说和他下棋。 〔 幕 落 。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幕启。

〔时间紧接前一幕。

〔司慧家中司炎的房间内。

〔房间里到处都是书，有的在书架上，有的堆放在地 上、床上、桌上。

〔在一堆书上，摆放着一个永动仪。司炎躺在这堆书 后看书，观众看不见他。司慧， 一个五十多岁看上去 却顶多只有四十多岁的女人，忧郁地坐在司炎的床 上，望着司炎的方向。

**司** **慧** 我在跟你说话呢，我已经在这儿两个小时了。 司 炎 知 道 。

**司** **慧** 你不能把书放下，跟妈说会儿话吗?

〔司炎把手中一本厚厚的书放在书堆上，仍然没有起 来 。

司 炎 我的头总有一天会爆炸。您听说过乳腺增生吗? **司** **慧** 知道，怎么啦?

司 炎 我猜想我的脑细胞一 定也是在不停地增生。我只有 不停地思考，来消耗这些细胞。

**司** **慧** 医生也这么讲吗?

**司** **炎** 他说我的智力过剩，必须不停思考，否则我的精神就 会崩溃。

**司** **慧** 男人思考的时候是最令人厌恶的时候。 **司** **炎** 是因为他旁若无人吗?

**司** **慧**你明白就好。这个世界不是靠脑子才有的，有多少 事，多少灾难是由于动脑子造成的啊!

**司** **炎** 那这个世界是靠什么存在着的呢?

**司** **慧** 是靠动心。就那么点真性情。高兴或是不高兴，爱 或是不爱。

司 炎 一点想像力都没有，(坐起，头露出了书堆，注视永动 仪)这个简单的仪器真是精妙，只要给它一个力，它 就会不停地动下去。宇宙大概也是这样……

司 慧(偷偷地抹眼泪)又开始说傻话了。

司 炎 但是究竟是谁最初给了它一个力呢? 司 慧 这谁会知道?

司 炎 我必须不断思考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脑子里才舒服 一些。我爸爸爱思考吗?

**司** **慧** 他不爱。他就会陪着妈说话儿，逗笑，有时还会假装 掉几滴眼泪，赚你更多的泪水……

司 炎 真无聊。

司 慧 我不许你这么说长辈。 司 炎 后来呢?

司 慧 后来他出远门了，这么多年啦……

司 炎 他也不捎个信回来。你为什么不让我姓父亲的姓? 司 慧 是妈把你带大的，儿子永远是母亲的。

司 炎 儿子跟着母亲，是永远也长不大的。

**司** **慧** 我没让你总跟着我，就让你跟妈说两句话，你看你。

**司** **炎**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有我爸在多好，他能老陪 着您……

**司** **慧** (擦眼泪)还提这个干什么?没用。还是说说你吧，

那个姑娘你满意吗? **司** **炎** ……

**司** **慧** 人还漂亮吧?

司 炎 我很少注意女人，更很少去比较她们，我不知道她算 不算漂亮。

司 慧 你不能老心不在焉的，总得考虑考虑终身大事吧?

司 炎 您为什么不让我下棋? 司 慧 ……

司 炎 您对围棋的厌恶有点儿过了，您不觉得吗? 司 慧 围棋会把你吃了，连根骨头都不剩。

司 炎 您又没接触过围棋……一定是听什么人告诉您的。 司 慧 你瞎猜也没用。妈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有

几个下棋的会关心别人?只顾他自己高兴。下到最 后，连点儿人味儿都没了。

司 炎 假使下棋是一种生理需要，是应该允许的。 司 慧 我不懂你的话。

司 炎 如果围棋对某些人来说如同药品，可以治病…… 司 慧 (打断)可那会上癮的，就像长期吃止痛片。

司 炎 一个人总不会对什么都没瘾吧?譬如您 …… 司 慧 我，怎么啦?

司 炎 没什么。 司 慧 你说呀。

〔 门 铃 响 。

**司** **慧** 准是媛媛来啦。你坐好，精神集中一些，别那么爱搭 不理的。我去开门啦?(下)

司 炎 真是烦人，连点儿自由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从书堆 中走出，坐在一把椅子上)

〔司慧陪媛媛上。媛媛上身穿一件毛衣大衣，下身穿 短裙，露出一双修长的玉腿。

司 慧 (假意寒暄)一开门，我就想到这么漂亮的姑娘是谁。 媛 媛 谢 谢 。

**司** **慧** 请坐床上吧，暖和暖和。(有点鄙夷地)穿这么少一

定特别冷吧? **媛** **媛** 还好，习惯了。

**司** **慧**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都是打那个时候过来的……可 到了老了的时候，腰痛腿疼，才知道那个时候多不知 道爱惜自己……

媛 媛 是不是你们在谈事情?我 ……

司 慧 不不，请别介意，当然是你们两个谈，我去给你沏茶。 媛 媛 不用了，您在这儿我们一起聊会儿挺好的，更热闹

些 。

司 慧 真的?那就过会/L再沏。请把大衣脱了吧?

〔媛媛脱掉大衣，薄薄的羊绒衫下胸部丰满惹眼。司

慧接过了她的大衣，放好。 媛 媛 你这儿书真多。

司 慧 司炎，人家和你说话呢。 司 炎 (不冷不热地)我正在听。 媛 媛 这些书真漂亮。

司 慧 我是从小就不主张他这么拼命读书的。他太爱动脑 筋，总有一天会累坏的。

媛 媛 我喜欢有头脑的男人。他们的情感不那么外露。我

最受不了许多男人那种赖皮赖脸的样子。 司 慧 你接触男性的机会很多吗?

媛 媛 是的……不过……都是很一般的接触。

司 慧 那当然，那当然……听说，黄小姐是做导游……一定 去过不少地方吧?

媛 媛 去过的地方多，没去过的地方少。

司 炎 比地球广阔的是宇宙，比宇宙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 媛 媛 说得真好。现在的风景点大多都被开发坏了。

司 慧 这些年我也没去哪，可市里的几处古迹看看，也就明 白了。到处都是卖矿泉水的，也不知中国人怎么那 么渴。

媛 媛 据说有的水还是侏罗纪的呢。 司 炎 很可能就是恐龙撒过的尿。

司 慧 这孩子，什么话都抄起来就说。 媛 媛 他可不是孩子了。

司 慧 他是，起码在我这儿他是。 司 炎 黄小姐喜欢唐诗吗?

媛 媛 读的不多。

司 炎 你知道这一首吗?两个黄鹂鸣翠柳 …… 媛 媛 (接着念)一行白鹭上青天。

司 炎 这两句诗是有因果关系的。 媛 媛 真 的 ?

司 炎 为什么好好的，一行白鹭上了青天?

**媛** **媛**

为什么?

**司** **慧**

司 炎 就因为两个黄鹂鸣翠柳。黄鹂你见过吗?

媛 媛 没有，一定很可爱的。

司 炎 黄鹂很大。差不多有鸡那么大，叫起来非常响亮，而 且是两个在不停地叫，喜欢清静的白鹭忍受不了了， 就飞上了天。

媛 媛 (爽快地笑了)真有意思。

司 慧 (沉着脸站起身)我不喜欢你这种取笑。我去沏茶， 你们说话吧。(下)

媛 媛 好呀，原来你在讽刺我们。

司 炎我的脑细胞在增生，(媛媛笑)要杀死它们只有不停 地做复杂思考。和你们聊闲天，我非常痛若。

媛 媛 读书会让你好受一些吗?

司 炎 有些作用，但越来越不管事了。所有书都有愚蠢的

一面，这对智力活动是一种障碍。 媛 媛 包括你这些书吗?

司 炎 当然。我准备不断处理掉它们，最后一本不剩。 媛 媛 太可惜了。

司 炎 我已经全部看过了，我要腾干净我的大脑来装新的 东西。

媛 媛 (不知所措地)你这么爱动脑筋，真应该去科学院做 研究员。

司 炎 恰恰因为我太爱用脑筋，被科学院拒绝了。

媛 媛 你开玩笑。

司 炎 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用脑更是这 样。

媛 媛 你又找到一种动脑筋的好方法了吗? 司 炎 理论上已经找到了，实践上还没有。 媛 媛 这怎么讲?

司 炎 这属于私事，告诉你没多大意义。 媛 媛 也许我能帮你。

司 炎 其实告诉你也就告诉了。我妈妈反对我下棋。 媛 媛 大概她是怕你太入迷耽误了正事。

司 炎 可今天所有有意义的和没意义的事都有成千上万的 人在抢着干，不要说正事，就是歪事也很难轮上你。 而下棋既说不上是正事，也说不上不是正事，它甚至 比所有复杂的正事和非正事还要复杂不知多少，这 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

媛 媛 下棋好玩儿吗? 司 炎 还没下过。

媛 媛 那你怎么知道好玩儿?

司 炎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媛 媛 听不懂你瞎转。(zhuǎi)

司 炎 你最喜欢什么地方?

媛 媛 热 带 。

司 炎 为什么?

媛 媛 那里一年四季都是绿的，一年到头都可以穿裙子。

司 炎 老了怎么办?当曲张的静脉像蚯蚓一样爬满了你的 双腿，屁股经受不住地心的长期引力，终于下垂的时 候，你的裙子，你的热带将成为你的死敌。

媛 媛 真讨厌，想那么远干什么?能高兴几年是几年吧。

司 炎 你为什么要暴露你的双腿? 媛 媛 好看，我为我的双腿自豪。

司 炎 (无动于哀地注视她的腿)好看?怎么好看? 媛 媛 你真笨，还是装傻充愣?

司 炎 这是人与地球发生联系的惟一两个支点，原来是四

个。另外两个变成了胳膊。胳膊比腿更重要，可人 们认为胳膊不如腿美。

媛 媛 你怎么知道?

司 炎 维纳斯的雕像不就是没有胳膊吗?

媛 媛 (气愤地站起，走了几步，踢踢大腿)腿长就是好看， 就是好看。

司 炎 将来可以利用优生学培育一种人，他们就像圆规 一 样，只有腿，没有别的。

媛 媛 (一脚踢飞了一本书，书中央的纸片飞舞起来)你真

混蛋!

司 炎 这些书反正是要扔的。

〔媛媛一脚踢飞了永动仪。

司 炎 这可不行，它是我的图腾。

〔司炎捡回永动仪，重新安装好。

司 炎(向媛媛)你碰一下这里，它就会不停地走下去。(媛媛 犹豫)碰呀。

〔媛媛碰了一下永动仪，永动仪动了起来。

〔司炎的脸上现出奇异的表情，他注视着永动仪，而媛 媛却注视着他。

司 炎 你做着造物主的工作。地球是哪一天开始围绕太阳 旋转?胎儿的心脏是怎么突然起跳的?

〔司慧用托盘端着两杯茶上。 司 慧 媛媛，花茶还是绿茶?

媛 媛 花茶吧，谢谢您。 司 慧 你看，我猜到了。

〔司慧把茶放在桌上，想加入谈话。

司 慧 (向媛媛)还是你有办法，总算不再让他老用脑子了。

刚才在跳舞?

媛 媛 (不好意思地)伯母。 司 慧 接着跳吧。不碍的。

司 炎你以为我会干那种无聊的事吗?太操心了吧?

司 慧 (欲言又止，擦了擦眼角的泪)你就会气我，我也觉得 挺没意思的，我干什么老围着儿子转呢?我有我的

……我有我的事儿干。 〔 停 顿 。

〔司慧突然抽泣起来。 〔 门 铃 响 。

司 慧 (抹了把眼泪)大概是赵大夫来了，(向媛媛)你们接

着聊吧。(下)

〔聋子的声音：(大声地)病人在哪儿?

〔司慧的声音：请您注意点称呼，这么叫人家，多受刺 激 呀 。

**媛** **媛** 你以后想下棋就说找我去了，没准儿我会跟你一起 去 。

司 炎 一言为定。(笑笑)

〔聋子提药箱与司慧同上。在司炎的房间外止住脚 步 。

司 慧 先等一等。我简单跟您说说。(伤心地)这几天他病

得更厉害了，天天头疼，说是脑细胞又在增生，吵着 要下棋 … …

聋 子 绝对不能让他下棋。

司 慧 可我怎么也说服不了他。

聋 子 你要能说服他，要医生干什么? 司 慧 他还下棋吗?

**聋** **子** (明知故问)谁?

**司** **慧** 还能有谁?也是六十岁的人啦。 **聋** **子** 云清吗?不下了，把棋盘劈了! 司 慧 你小点声，你这耳朵还没治好? **聋** **子** 越来越聋。

**司** **慧** 孩子正在谈女朋友，你可不要向他宣扬独身主义。 **聋** **子** 那自然。病人例外。

司 慧 请吧。(把聋子让进司炎屋里)这是媛媛。这是赵大 夫，给司炎看病的。

**聋** **子** 你好。对不起，请你们回避一下。(掏听诊器) 司 慧 媛媛，我们到外面坐吧。

媛 媛 (冲司炎做了个肯定的手势)待会儿见。 〔司慧和媛媛同下。

〔司炎充满敌意地望着聋子。

聋 子 (从药箱里掏出 一 副围棋)这是药。(小心地张望了 一下司慧的房间，把棋子举起，倒在了司炎的桌上) 〔司炎喘着气，眼睛闪着贪婪的光，双手捧起一把棋 子 。

**聋** **子** 收好。马上跟我去医院! 〔幕急落。

**第** **二** **场**

〔幕启。

〔下午，斜阳入户。天空飘着晴雪。 〔云清家。景同第一幕。

〔何云清正在屋里踱步。

〔房间窗明几净，窗纸已糊好。炉子上坐着一壶开 水，壶嘴里冒着热气。

〔胡铁头、鬼头刀、一子不舍携带棋盘棋子来到门前。

**胡铁头** (叩门)云清，开门哪。

**何云清** (从窗户上往外望了一眼)又是你们，我不是说过咱 们不再下棋了吗?

**胡铁头** 何必当真。你下午不是也没别的事吗? 何云清 我要会客。

胡铁头 (扒窗户往里一望)喝，今天这是怎么啦?窗明几净， 还有火!还有开水!

〔鬼头刀、一子不舍也扒窗往里望。 鬼头刀 今天必有高手对局。

**一子不舍** 我们能站边儿上看看也好。 胡铁头 何兄，别让我们外边冻着啦。

何云清 棋盘都劈了，棋子都送人了，还拿什么下! **胡铁头** 这还不容易，瞧。(拿出棋盘)

〔一子不舍拿出棋子。 **何云清** 实在不能奉陪。

**胡铁头** 你保证今天不谈棋吗?如果真和棋一 点儿关系没

有，我们绝不久留。 **何云清** 这个 … …

**鬼头刀** 你看你看，今天还是有下棋的人吧? **何云清** 即便是谈谈棋，也不欢迎你们听。

**胡铁头** 这你就不对了，我们听听能损失你什么? **何云清** 你们程度太低，听不懂，瞎耽误功夫。

三 人 所以我们才要学习嘛。

〔光转暗，天上下起小雪，风在呼啸。 何云清 (哭笑不得)哎。(开门)

〔胡铁头、鬼头刀、 一子不舍三人要涌入。何云清挡 住他们。

**何云清** 听会儿就走。(三人答应)不许多嘴。(三人答应)把 棋盘棋子放外边。(三人照办)

〔何云清闪开路，三人放声大笑，抢进门来。抖落身 上的雪粒。

**何云清** 双飞燕呢? **胡铁头** 从良啦。

**何云清** 你这张臭嘴呀 ……

**鬼头刀** 他说要把精力放在科研上，还说反正他的棋又不行，

再下也提高不了啦。 〔双飞燕叩门。

〔何云清稍整了一下上衣，去开门。

〔胡铁头、鬼头刀、一子不舍正襟而立。 〔门开了，双飞燕红着脸站在门外。

**何云清** (意外地)嗨! **三** **人** 重操旧业。

**双飞燕** 我想通了，下棋只要有节制，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 不一定和搞事业就对立嘛。

**胡铁头** 这没什么,郑庄公还掘地见母呐，咱们一个百姓说了

不算那有什么。这不，我们不都又来了吗? **何云清** 请进吧。

〔双飞燕庄重地走了进来，何云清关上门。

**双飞燕** 真暖和。怎么不下呢?(小心地抖落身上的雪)

**何云清** 棋盘、棋子都没了。这你知道，棋盘劈了、烧了，棋子

我给了一个小伙子。

**胡铁头** 那副棋子我惦记了不止一年啦，干嘛给他?

**何云清** 这是聋子的一个病人。 **鬼头刀** 什么病人?

**何云清** 一种爱动脑子的病，据说只有围棋可以治他的病。 **四** **人** 那我们也有。

**何云清** 不一样。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汽车刹车声。

〔聋子陪着司炎上。叩门。

〔何云清开了门。让进司炎和聋子。

聋 子 (向云清)这位就是司炎。(向司炎)何云清何老。

〔何云清伸出手去，与司炎握了握，两个人来到桌前， 何云清示意，两人侧对观众落座。聋子坐了下首。

〔胡铁头、双飞燕、鬼头刀、一子不舍面对观众在上首 站成一排。

**何云清** (指胡铁头等)这些都是我的棋友。 **聋** **子** 都是作家、教授。

**胡铁头** 这位年轻人是做什么的? **聋** **子** 看病的。

**胡铁头** 这我知道，他的病也许我就能看。 **聋** **子** (向司炎)那你自己跟他讲。

司 炎 (不屑地)什么也不做。

何云清 (向司炎)对不起，我去沏茶。(起身去炉旁沏茶) **胡铁头** (坐在何云清的位子上)您喜欢文学吗?

司 炎 (一手捂额)对不起，我头疼。 胡铁头 是对文学头疼，还是对我?

司 炎 对文学和搞文学的人。

胡铁头 你认为目前的文学与以前的相比，有什么优势? 司 炎 它是由没有文化的人来从事的。

胡铁头 这算什么优势?你拿老夫开玩笑。

司 炎 没有。文学和文化是两码事。就像人和猿人是两码 事一样。过去总混为一谈，现在终于分开了。现在 的悲剧仅仅是没有文化而已，文学还没有达到。

胡铁头 嗯。(思索)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司 炎 没有文化的作者是由没有文化的读者造就的。过去 哪有那么多文学的消费者?红楼梦要是一开始就要

考虑板儿爷的胃口，还有红楼梦吗? 胡铁头 有道理。

鬼头刀 (推开胡铁头)小弟弟，我来问个问题可以吗? 司 炎 我是来下棋的，不是来回答问题的。

**鬼头刀** 回答了问题才可以进入下一个议程。 司 炎 (无奈地)那好吧。

**鬼头刀** 请问桥梁对现代人意味着什么? 司 炎 请问补钉对衣服意味着什么?

**鬼头刀** 请不要反问，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司 炎 桥梁是一种无奈，现代的大型桥梁是为车辆通行而 设计的。有一天当人们不再使用车辆时，这些桥梁 就成了伤疤。

**鬼头刀** 为了桥梁的存在，证明人有建筑的智慧，我们也会诅 咒你说的未来。

胡铁头 为了反对没有文化的文学和没有桥梁的未来，我们

要先杀你一盘。

司 炎 我要和最棒的人下。

胡铁头 等等。双飞燕再问一个。

**双飞燕** 我没有问题。 **胡铁头** 想一个。

**何云清** (推开鬼头刀，把茶递给司炎，顺势坐下)这是我的客 人。你们太过份了。

**胡铁头** 我们不能下棋，还不能提问吗?双飞燕，你一定要

提 。

**双飞燕** (腼腆地)那好吧。请问人和猿到底是什么关系? 司 炎 我又开始头疼了。

**胡铁头** 那也得回答。

司 炎 没有关系。人可能和猿一样古老，只是数量太少，考 古学家没有挖到而已。

**何云清** (向双飞燕)他说的对吗?

**双飞燕** 这是一种假说，对不对没有关系，他敢于这样去想就 非常了不起。

**胡铁头** 一子不舍，该你问了。

**聋** **子** 作家、教授们都问过了，总经理就算了吧。一子不舍 你们别轻商，我问他一个如何逃税的问题。

**何云清** 你们要喝茶，我这儿碗不够。

**胡铁头** 我们自己带着呢。(与众人快快地去倒茶)

**何云清** (向司炎)下棋要心静，了解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没 有任何好处。听说你母亲不让你下棋?

司 炎 她十分痛恨下棋。 **何云清**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司 炎 不知道，大概她反对一切理性。 **何云清** 我也反对下棋。

司 炎 可是 ……

**何云清** 你看到提问题的这些人了吗?

**司** **炎** ……

**何云清** 下棋成了他们的生理需要。多么可悲。 **聋** **子** 我把他请来，是请你教他下棋的。

**何云清** (向司炎)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下棋了吗?

〔四位棋友各人端着自带的茶杯聚拢过来。 **司** **炎** 难言之隐。

**何云清** 那天胡铁头叫我棋——人…… **胡铁头** 我们都是，你别在意。

**何云清** 当一个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忽然想到除了 棋，他什么也没有经历过，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 情?

司 炎 多幸福!什么都不用再说了。

**何云清** 是啊，什么也没有比老年后悔更令人难过的啦。 **聋** **子** 别老扯闲篇好不好?

**何云清** 听说你从没有和别人实践过? 司 炎 是的，我只是看过不少棋谱。 **何云清** 可怜呐。

司 炎 没办法，家母不让下。

何云清 你今天来，你母亲知道吗?

司 炎 今天说是来看病，以后我还可以说是去会女朋友。

何云清 会女朋友……那可是应该认真去会的呀。我年轻的

时候……算啦，还是谈谈你要做的吧。你头脑中能

够想像一个棋盘吗? 司 炎 当然。

**何云清** 为什么女人会反对男人下棋呢? 司 炎 我只知道家母是因为受不了冷清。 聋 子 你不谈棋，总谈女人做什么?

**何云清** 谁说我今天要谈棋?我今天就谈女人。 司 炎 (向聋子)可你说今天是来学棋的。

**何云清** (向聋子)你是这么跟他讲的吗? 聋 子(喊)什么?

**何云清** 我为什么要听别人摆布?我想下就下，不想下就不 下!

**司** **炎** (向聾子)要是不下棋我们就回去吧。

**何云清** 哼，小小年纪脾气不小。你有什么资格非要和我下 棋?

司 炎 交过手，你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

**何云清** (微露喜色)言之有理。你母亲 …… 司 炎 (打断)你认识家母?

**何云清** 不，不……我是问你母亲如果知道了你违反她的意

愿，去和别人下棋，会怎么样? 司 炎 我不知道。

**何云清** (怒)我要你想一想。 司 炎 这是私事吧?

**何云清** 既然是我们两个人下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下棋纯属个人的事， 可哪那么简单，(激动地)那时候我那么爱下棋，可有 人就是不让我下棋，现在我不想下棋了，这些人又非 逼我下!

〔聋子低下了头。胡铁头、鬼头刀、双飞燕、一子不舍 面面相觑。

司 炎 对不起。那时候有人不让你下棋，你下了吗? **何云清** 当然。下了，当然下了。

**司** **炎** 您不惜失去这个朋友?

**何云清** 你……你知道这件事?

**司** **炎** 我不知道您的事，凡是别人的私事我都不感兴趣。 我只是想说尽管你遭到那么强烈的反对，可您还是 下了。我现在也一样，尽管您反对我下棋，可我还是 要下。

何云清 (长叹一声)我只是反对我和你下棋。并不反对你 下，我有什么权力不让你下棋，我只是怕你伤害了你 的母亲。

**司** **炎**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能清清静静地下棋…… **何云清** 你说什么?

**司** **炎** 没什么。如果您实在不愿下的话，我能不能和其他

先生下一盘? **胡铁头** 我来。

**何云清** 慢。初学者要上路，一定要路子正，不能和这些野棋 下，那会毁了你。

**胡铁头** 别听他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何云清** 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啾，你头脑中能不能想像一 个棋盘……

司 炎 能，我能啊，先生……

**何云清** 回答我，围棋为什么是艺术?

**司** **炎** 因为它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才是艺术。

**何云清** (感动地)说得多好呀，说得多好呀!(向众人)你们 永远不会理解 …… (向司炎)这个棋盘在你的头脑 中?

**司** **炎** 在我的灵魂里。

**何云清** 纵横各十九路，一共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 **司** **炎** 这象征着周天之数。

**何云清** 棋子分成黑白两色。 **司** **炎** 这是阴阳。

**何云清** 四个角像春夏秋冬一样。

**司** **炎** 四季交替，生息不止。这是蕴育生命的地方!

**何云清** 三百六十一这说明什么?

**司** **炎** 这“一”大概就是双方要争夺的吧?

**何云清** 不错。如果双方旗鼓相当，胜负只有这一点之差。 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过于贪婪。围棋是你一手，他 一手下的，所以平衡是最重要的，所有激烈的战斗都 是因失去平衡而引起的。

**胡铁头** 这些高论你为什么平常不讲给我们听?

**何云清** 你们只知胡杀，哪有听棋的心思。

**司** **炎** 保持均势，等待对方下出过分的棋?

**何云清** (微笑)一点不错。你活，也要让人家活，不让人家活 就要鱼死网破。

**司** **炎** 我懂了。

**何云清** 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旦心理失去平衡，就会翻

了 天 。

司 炎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和您实战对局? 何云清 你要破我的戒?

四 人 下一盘吧。 聋 子 下吧。

何云清 ……

司 炎 对了。谢谢您送我的棋子，我也有个小礼物送给您， 赵大夫，您帮我拿出来好吗?

聋 子 我都忘了。(起身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纸盒，放在桌

上 )

**何云清** **太客气了。**

〔司炎打开盒盖，拿出了永动仪放在桌上，用手动了 一下，永动仪动了起来。

司 炎 一旦开始，它就永不停歇。 何云清 (注视良久)棋盘棋子!

〔胡铁头、 一子不舍抢出门去，把早已放在门外的棋 盘、棋子搬了进来放在桌上。

〔棋盘是一块崭新的厚木做成。

〔棋子是簇新云南子，装在素净的藤篓里。

〔永动仪在棋盘边上走动着。 〔众人聚拢过来。

〔何云清打开子棋篓。

〔漫天大雪。 〔幕落。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 幕 启 。

〔残冬。与上一幕相隔数月。 〔 何 云 清 家 。

〔何云清独对孤灯，在棋盘上敲着棋子，不时望望屋 门 。

〔永动仪在不停地走动，何云清有时凝视它。

何云清 (叹息)等谁，谁不来。(站起，踱步)我这是怎么啦? 没下过棋，还是没遇见过高手?什么样的高手我没 见过?什么样的棋我没下过?一个黄口小儿竟然让 我拿不起，放不下，度日如年。我怎么就这么没出 息?不跟他下，对，说出大天来也不跟他下了。我还 给准备了酒，真是多余。你不来，我自己喝。

〔云清开了门，月色皎洁。他从窗外拿进一碟晾着的 油炸花生米，进了屋，关好门，在窗台的盐罐里捏了 一小撮盐，细细地撒在上面，然后抓了一颗花生米， 故作滋味地嚼起来，随后把花生米放在棋盘边上。

〔云清转身去拿酒和酒杯，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突 然呈现出一种老态。他颤巍巍地从床下摸出一瓶五

粮液，拧开盖，嗅了嗅，发出一声醉人的“呵”声。

**何云清** 这么好的酒，你不喝可惜了。我给你个杯子，装装样 子 ?

〔何云清走到窗台前，拿了两个小青花瓷酒盅。回到 桌子前，自己面前放了一个，对面放了一个。给对方 斟了一杯，给自己斟了一杯，放下酒瓶，拿起自己的 杯与对方的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又斟满。

**何云清** ( 吟 诵 )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何云清 (干杯)我这是怎么啦?(微醉)耐不住寂寞啦?(又 斟一杯饮尽)我还背唐诗，我居然还记得李白。(大 醉)当然记得，什么都记得，什么……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谁都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 …… 你也没有什么 ……下棋没什么 ……不下，不下也没 什么…活着，活着没什么……不活着，不活着也没什 么 ……我承认你有下棋的天赋……你有!可我像你 这么大的时候比你强多啦!现在你也不是我的对 手，你别骄傲!(抓起对方的酒杯饮尽)灰心啦?别 别别，要经得住挖苦，很多人棋下得比你好，可他们 不能说懂，有人一辈子不懂，可你一天就懂了……我

可不是奉承你，我生怕你不下了，我恨不得把我…… 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我、我就差跪地下求你了! (摔碎对方的空杯)

〔 停 顿 。

〔 叩 门 声 。

何云清 我说你会来嘛。(开门) 〔月光如洗，寒星闪烁。 〔门外没有人。

何云清 进来吧。别藏了。不进来，好，我关门睡觉。

(关门，人藏门背后。突然又开门)哈，跑不了! 〔由一束光扮演的形象——游魂立在门外。

**何云清** 吓我一跳。你是谁?除了司炎，谁来了我也不下。 〔游魂的声音：是司慧让我来的。

〔游魂是一束幻觉中的光影。他的表演要和何云清 交流。以下只有光和声音。

〔游魂像一阵风进了屋。

〔何云清脚步踉跄地跟着他。 **游** **魂** 人们习惯上叫我丧荡游魂。

**何云清** 喝一杯，赶紧走吧，我还要有朋友来下棋。 **游** **魂** 我也许不应该把她从你身边带走。

**何云清** 你是游魂?不是人?那你哈一 口气，如果有哈气你 就是人不是魂。

**游** **魂** 我也不愿做游魂，可我更不愿意做人。(哈气)你看， 什么也没有，你相信了吧?

**何云清** 来索命吗?等我下完这盘棋跟你走。

**游** **魂**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何云清** 这个孩子真不守信用!

游 魂 司慧。三十年前，我带走了她。 何云清 那时候我只知道下棋。

游 魂 你很幸福，没有比只知道下棋的人更幸福的了。 何云清 不!不能这么说。

游 魂 后悔啦?

何云清 她还是一个人。她需要有人说话……

游 魂 有一天，我终于无话可说了，我就走了，成了游魂。 何云清 她多么不幸!

游 魂 不，她曾经拥有过，这就够了，以后的日子她会用回 忆去填补。

何云清 你不应该离开她。

游 魂 我没有话可以陪她说了，我留下个儿子，让他替我去

说吧。

何云清 你毁了她。

游 魂 我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你还不能原谅我 吗?

何云清 作为鬼魂来说，你太脆弱了。喝一杯吧，坚强些! 游 魂 (哭泣)请你教我下围棋吧!

何云清 围棋是一场生死游戏，你已经尝过真正的生死了，还 学它做什么。

游 魂 我要反复品尝生死的味道，只有它可以让人无比激 动。反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断地周而复始，只 是在棋盘上，而与人世无涉。

何云清 坐吧。(两人对弈)作为鬼魂来说，第一手走在天元 更合你的身份。

游 魂 就是正中央的这颗星吗?

何云清 是的。这是太极，这是元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 。

**游** **魂** 只是它孤伶伶地漂浮在中央，很难让人觉得它实实 在在的。

**何云清** 所以说高者在腹。它不是实实在在的，它是无形的， 也就具备了各种可能，它是无边的。你是鬼魂，你是 无形的，只有你能抓住它。只有超越了生死的人才 能抓住它。

**游** **魂** 我的儿子有没有下棋的才能?

**何云清** 他有的是天赋。他对棋的感觉就像鱼对水的感觉一 样。虽然它是一条出生不久的鱼，游得还不十分好， 但却是无比的和谐。他最终会驾驭大海的。

**游** **魂** 假如让你放弃他，你愿意吗? **何云清** 不，不能。他是为围棋而生的。

**游** **魂** 他是为他母亲而出生的，我希望你考虑 一下他母亲 的愿望。

**何云清** 司慧可曾考虑过别人的意愿?

**游** **魂** 把围棋留给真正寂寞的鬼魂吧，人活着就应该实实 在在的去享受活着。

**何云清** 它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

**游** **魂** 它会夺走你的魂魄，让你与死无异。司慧是个永远

需要生机的人，听我的话吧 …… (飘然而下)

〔何云清醉了，伏在桌上昏睡。 〔叩门声。

〔何云清摇摇晃晃地去开门。 〔是媛媛。

媛 媛 请问您是何老先生吗? 何云清 我这里不接待女鬼。

**媛** **媛** 好大的酒气，您喝醉了吧? **何云清** 你是谁?狐仙小翠?

**媛** **媛** 我叫黄媛媛，是司炎的女朋友，能让我进去吗?我穿 得少，外面太冷。

〔何云清闪开身，媛媛进。

**何云清** (打量着媛媛光着的腿)怎么?阴间也不发你条裤 子?

**媛** **媛** 伯父……

**何云清** (打断)没有伯母，伯父从何谈起。 **媛** **媛** 老伯，我是替司炎来报信的。

**何云清** 他为什么不来?他不知道我们有约吗?

**媛** **媛** 他妈妈和他大吵大闹，寻死觅活的，她知道了司炎下 棋的事。

**何云清** 司慧?(注视媛媛)真像啊。 **媛** **媛** 您认识?

**何云清** 啊……认识。对不起，你稍坐片刻，我就回来。 **媛** **媛** 哎，您去哪儿?这房子里就我一人，我怕。

**何云清** (摇晃)我喝多了一点，去一下，马上回来。 **媛** **媛** 我扶您吧。

〔媛媛搀扶着何云清出了屋门，何云清的呕吐声。

〔媛媛搀扶着何云清上。

媛 媛 (倒了一杯水)您漱漱口吧。

〔何云清漱口。

**何云清** 头晕得厉害。你真像司慧。 **媛** **媛** 您躺下吧。我可不愿像她。

〔媛媛扶何云清躺下，为他盖好被子。

**媛** **媛** 您……您是不是司炎的生父?

何云清 (神秘地)过来，过来我告诉你。 〔媛媛凑过来。

何云清 (拉住媛媛的手)不是。 媛 媛 (坐在床沿上)那谁是? 何云清 刚走。一个游魂。

媛 媛 这屋里好冷，我要走了。再见。(站起身，拉开屋门，

一阵寒颤)外面更冷，月亮也没了，好黑。 何云清 那就回来吧。

〔媛媛关上门，坐在桌旁。

媛 媛 这酒我可以喝点儿吗?(自斟自饮) 何云清 喝吧，喝吧，本来是给司炎留的。

媛 媛 司炎的母亲说要来找你。 何云清 找我干什么?

媛 媛 找你要儿子。她先发现司炎把屋子里所有的书都扔 了，再也顾不得和她说一句话，每天都独自闭目打 坐。后来她听见每到半夜司炎的房子里总有唏哩哗 啦的声音。有一天，她闯了进去，看见司炎一个人在 摆弄棋子。

何云清 她就闹了个翻天覆地?

媛 媛 比这个还可怕。她从此一句话不说，光是流泪，整整

三天三夜，泪水不停地流，眼睛都快哭瞎了。

何云清 天哪!司炎怎么办呢? 媛 媛 他依旧是摆弄他的棋。

何云清 那 … … 司慧怎么知道他是跟我下棋呢?

媛 媛 她说他落子的姿态都像你。她说你做什么动作都不 好看，只有拈来一枚棋子，(用食指和中指从棋篓里 夹出一枚白子，啪地打在了棋盘上)悠悠地落在棋盘

上时，那才好看。

**何云清** 可是她终于不看了，烦了。

媛 媛是的，她说她痛恨你用这么漂亮的，修长、白皙的手 指去夹棋子。在这一瞬间……

**何云清** 说呀。

**媛** **媛** 我不敢说。

**何云清** 没关系，说吧，恕——你——无罪。

**媛** **媛** 她说……这可是她的原话……她说在这落子的一刹 那，你他妈好像自己是什么神仙似的。

**何云清** 这关她什么事?

**媛** **媛** 她说她一定要让你明白，你是人，不是神仙。 **何云清** 哦……给我倒杯酒。

**媛** **媛** 您别喝了吧，刚刚吐过，再喝会喝坏的。 **何云清** 倒上。

**媛** **媛** 只有一个杯子。(倒酒，起身递酒给何云清) **何云清** (饮尽)她肯定会问聋子的。

**媛** **媛** 是，她一问，聋子就全说了。 **何云清** 这些个叛徒。

媛 媛 聋子说，要在她身边埋一颗围棋炸弹。 **何云清** (笑)这是他，不是我。

媛媛把她气坏了，你当心吧，她会来找你算账的。 何云清 司炎对你怎么样?

媛 媛 他好像没有我似的。其实，我尽帮他打掩护。

何云清 火气未退的人是下不了棋的。所有高手，对棋以外 的事物都能做到古井无波。这种生活不是常人所能 忍受的。

媛 媛 这酒好香。(嘴对瓶口饮酒)

**何云清** 痛快!

**媛** **媛** 我脸红了吧?(用手搓脸，有些醉意)

何云清 女子最动人的时候就是喝酒和下棋。似醉非醉，桃 花上脸；蛾眉微锁，举棋不定。

媛 媛 (又饮一大口)男人最讨厌的时候也是做这两种事。

烂醉如泥，舌头发软；横眉立目，悔棋斗殴。

何云清 (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

媛 媛 (站起，摇晃)我……我醉了……不，我没醉。 〔何云清忙起身，脚步不稳地扶住媛媛。

**媛** **媛** 你觉得我很轻浮吗? **何云清** 不 。

**媛** **媛** 说谎，一个导游怎么会不轻浮?你准会这么想。(饮 酒)

**何云清** 别喝了吧。我不知道什么导游不导游的。

**媛** **媛** 你没到风景区去过?黄山、庐山， 一个姑娘打个旗

子，后面跟着一队游客。

**何云清** 我已经几十年没出过这个屋子了。 **媛** **媛** 我不信，达摩老祖才面壁十年。

**何云清** 真的。三十年了，从我的女人离开我以后，我一直没

离开过这块棋盘。 **媛** **媛** 好可怜。

**何云清** 所有下棋的人都美慕我这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今 天我才头一次听说我可怜。

媛 媛 难道你自己没觉得吗? 何云清 提这些个干什么?

媛 媛 没有和女人下过棋吗? **何云清** 没有哪个女人愿下棋。

**媛** **媛** 我和你下一盘五子棋吧? **何云清** 那哪能算是棋!

**媛** **媛** 干嘛那么偏见!我就要和你下!

**何** **云** **清** 好好好。(收拾棋子)这是我刚刚和 一个鬼魂下的。 **媛** **媛** 我不听，你吓唬我。

〔何云清、媛媛二人对坐，下棋。

**媛** **媛** 导游大多数都是干净姑娘你信吗? **何云清** 我信。

**媛** **媛** 我……(抽泣起来)我不是。(痛苦失声) **何** **云** **清** 喝 酒 !

〔何云清、媛媛二人对视，光渐收。 〔永动仪走动着。

〔暗转。

**第** **二** **场**

〔敲门声。

〔光骤亮，日上三竿。 〔时间：翌日早上。

〔何云清家。

〔何云清与媛媛连忙起床，衣冠不整。

**何云清** 我去看看。(走到门后)谁呀?

〔何云清把门开了 一 条缝，外面人用力 一 推就进了 屋，是司慧。

〔司慧打量了 一 下屋子，马上发现了媛媛，媛媛扭过 脸去不看她。司慧愤怒而又尴尬。

司 慧 我真没想到……媛媛，我不是故意的，但你也总要解 释解释吧。

媛 媛 不必了吧。我会向司炎说的。我和他没什么可能 了。再见。(下)

司 慧 (向何云清)老了老了还浪漫一下子。 何云清 不听声音，我快认不出你了。

司 慧 (哽咽)我这么多年没来，头一次就碰上这么扫兴的

事。

何云清 有什么办法，我也是人嘛。

司 慧 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你知道吗? 何云清 知道。

司 慧 你一边教他下棋，一边抢夺他的女朋友…… 何云清 (恼怒地)这是两回事!

司 慧 你在欺骗他!你在利用他!

何云清 (激动地)老天作证，他的才华多么让我惊喜，为了教

他下棋我寝食不安。 司 慧 他不是你儿子。

何云清 这又有什么关系。

司 慧 他是我的儿子，他应该听我的。

何云清 他不是孩子了，他有权选择。他喜欢围棋，没有围棋 他活不了……

司 慧 (抽泣)没有他，我也活不了。 伺云清 ……你要他怎么样?

司 慧 我只要他心里有我，别把心放在棋上。 何云清 坐下说吧。

〔司慧坐在了桌子旁，何云清也坐在了桌旁。

何云清 (端详棋盘)奇怪，昨天我除了和媛媛连五子还和谁

**下了棋?**

**司** **慧** (烦燥地)你看，又是棋，又是棋，我三十年没来，来了 你还是棋。

**何云清** 等一等，让我想想。这是一个丧荡游魂，一个真正的

鬼魂。我让他第一手就下在天元上。 **司** **慧** 你真是疯了，竟然梦见和鬼下棋。

**何云清** 可昨天这个鬼自称是司炎的父亲。

**司** **慧** (焦急地)他还活着? **何云清** 他是一个游魂。

**司** **慧** 他为什么不来找我?

**何云清** 司慧，你清醒点。他毕竟是个鬼魂。

**司** **慧** 我就想有个说话的伴儿，哪怕是个鬼也比和你们这 些下棋的木头人在一起强。

**何云清** 他说他是一个话已说尽的鬼，是一个无话可说的鬼， 他甚至要学围棋来排遣寂寞。

**司** **慧** 何云清，你连鬼都勾引，你把我身边的、心上的人都 夺走了，我恨你，恨你的棋。

何云清 你不了解我，这几年我已经不想下棋了。我甚至把 棋盘都劈了，烧了。多年的棋友被我赶出了门，他们 都是我小时候就在一起下棋的朋友，多少年，我们在 一起下棋，而他们又给了我生活上多大的照顾，你知 道，我除了下棋什么也不会。

**司** **慧** 当年就是因为看你放不下他们，我才走了。 **何云清** 只要你幸福，走了我也不怨你。

**司** **慧** (垂泪)走之前，我跟你说过，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可你连看我一眼都不看，还是在那儿下你的棋。

**何云清** ……跟你说，你也不信，你说的这句话在下棋人中间

是不会引起什么惊醒的。你要换句话说，或许我会 注意到的。我们下棋的人常常要说该你走了。该我 走吗?我走啦。

**司** **慧** (不知所措地)是这么回事吗?那天，哪怕你和我说 句话，也许我就不走了。

**何云清** 走了就走了，别再想过去的事了。只要他真心待你， 走了，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多好呀。

司 慧 (留恋地)是呀，他多会体贴人呀，不像你，那么木头。 (何云清叹息)他能一直陪你说话到黑灯，等你睡了， 他才敢睡。(何云清摇头)早晨，麻雀在树上叫个不 停，他开始在你的耳边小声叫你， 一点不会惊了你， 直到你在梦中听见他的召唤 ……

**何云清** 这些我怎么可能做到 …… (怒)你别说了!

**何** **慧** (失望地)可是他突然走了，一下子没了，没有人在你 耳边絮语，没有人逗你发笑，只有婴儿的啼哭。我就 和这个婴儿整天的说呀说呀，终于有一天他长大了， 竟然不把你的话放在心上，他居然哼哈的应付你，到 现在他常常连哼一声都懒得了 …… (哭泣)

**何云清** 司慧，上了岁数，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感。

**司** **慧** 我不会，我控制不了。我求求你。把他放了吧。

**何云清** 你是那么自私，你夺走了我过去的快乐，又来夺我现 在的寄托。

**司** **慧** (气憤地)这也是我要说的，你才是这样的人。

**何云清** 我为什么非得依着你不可?你既然从这个门里走出 去了，我们就情分已尽，还弄这些个鼻涕眼泪的干什 么?我不想再见到你!

**司** **慧** ……

**何云清** 请你走吧!走!

**司** **慧** 他是我的儿子 ……

**何云清** 他是围棋的儿子，几个世纪，千百万人中，他是惟一 一个懂得棋道的天才!他也是我生命的延续。

**司** **慧** (祈祷)我那可怜的在阴间的丈夫，你和我一起给这

个人跪下，求他放了我们的儿子吧，你听到了吗? 〔游魂的声音：他是为他的母亲而生的 ……

何云清 (迷惘地)上苍在回答你……当一个下了五十年棋的 人决心不下棋的时候，他的内心经历了多少痛苦? 繁茂的大树从此枯萎了，生命快到了尽头。这个时 候司炎来了，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是火，年轻的智 慧之火，他点燃了这棵枯树，非要把他烧光不可……

**司** **慧** 你不要夸大他的作用。

**何云清** 难道你看不出我是在用我的心和你说吗?我愿意熄 灭这火，听从你的话，我可以不跟他下棋，我可以不 跟他下棋。

**司** **慧** ……(感动地)谢谢你，云清。

何云清 但是谁又能阻挡得了他?他仍然会不停地思考，他 仍然会去想像他心目中的棋……他是那么的年轻 ……热烈。

司 慧 这样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烧光的。我希望他像一个 常人那样活着。现在，你看到了，连他的女朋友都离 开了他，我不怪媛媛，我太理解女人了，帮帮我吧。

**何云清** 他是为你出生的 ……

**司** **慧** (眼睛里闪烁着光)你终于这样看了。

**何云清**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一个已不属于这个世界的鬼魂 穿过冥冥的黑暗，跋涉过迢迢的黄泉路，来请求我



**司** **慧** 我那可怜的人! **何云清** (柔声地)司慧。

**司** **慧** (抬起泪眼)云清。我对不起你。

**何云清** 别说了，我已经下决心。我要用一盘棋来摧垮他。 **司** **慧** 怎么,你还是要找借口和他下棋?

**何云清** 这可不是什么借口，这是一盘绝命的棋，下完这一盘 之后，你会看到的，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永远永远不 会再下棋了。这是最后一盘棋呀!

**司** **慧** 说得那么庄严，好像是什么祭天的仪式。

**何云清** 是祭天，就是祭天，那被宰杀的生命用来作为牺牲 的，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把它重新奉还给上天 …… 永不触摸!

**司** **慧** 我一辈子不看下棋，这盘棋我一定要在场。

**何云清** 那将是异常悲壮的，不看也罢。 **司** **慧** 我要为你们祈祷，从头到尾。

何云清 (正色，高傲地)去吧，告诉你的宝贝儿子，他根本就 不配下棋，他应该躲在你的怀里吃奶。不信的话，我 只用一盘棋就可以让他记不起太阳是从什么地方升 起的。

**司** **慧** (缓缓地站起)云清 …… (捂住脸，哭泣)

〔何云清端坐不动。 〔 幕 落 。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 幕 启 。

〔初春的早上。

〔时间：与前场相隔数日。 〔何云清的家。

〔胡铁头、鬼头刀、双飞燕、一子不舍肃然而立。聋子 正在帮何云清更衣。

**何云清** 我穿这件白纺绸的长衫怎么样? **胡铁头** 好看，就是冷了点吧?

**何云清** 火生了吗? **鬼头刀** 炉火正旺。

**何云清** 不会冷的，说不定要出汗的。我喜欢白色，何况今天 我要执白。

**胡铁头** 你何必这么认真。

**何云清** 你不是说连你都不是他对手了吗? **一子不舍** 他和您怎么比。

**何云清** 我今天要让他俩子。,

**鬼头刀** 恐怕不好让吧，按他的棋力，顶多一先。 **何云清** 没二话可说，必须让俩。

双飞燕 那你会很吃力的，说不定……

何云清 我今天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杀棋，我一辈子讨厌杀 招，今天要开开杀戒。

胡铁头 今天有好戏看了。

聋 子 这是我这一辈子亲自组织过的最棒的棋战了。 何云清 也是最后之战了。棋子洗过了吗?

聋 子 三百六十枚棋子，全部用西山的泉水洗过。 何云清 不能有一枚残子。

聋 子 全部挑捡过，万无一失。 何云清 黑子要墨玉透明。

聋 子 阳光一照就像翡翠一样剔透。下在盘上像乌金一样

华 贵 。

何云清 白子要洁白无暇。

聋 子 就像天上的云朵一样高责得让人不敢触摸。落在盘 上，像羊脂一样雪白滑润。

何云清 (抚摸棋盘)棋盘可要一尘不染!

聋 子 请最好的漆匠重新划线，油漆一新。这是不反光的 上等漆，灯光照在上面不会刺伤你的眼睛，手上的汗

气沾在上面瞬刻即会消散。 何云清 谢谢。洗手。

〔聋子用一干净的水钵为何云清冲手。又用一条雪

白的毛巾为其擦干。 何云清 把扇子给我。

胡铁头 什么天气你要用扇子。

聋 子 预备了。(递过一把折扇)

何云清 (缓缓地打开折扇，白色扇面上用草书写着一个大大 的无字)他们该来了。(唰地并拢起折扇)

〔叩门声。 **何云清** 请 !

〔门开了，早晨的阳光先把司炎、司慧长长的身影投 进了屋子。

〔母子搀扶着庄重地走了进来。

〔司慧穿一件黑色丝绒的旗袍，外罩一件白色开斯米 的开襟毛衣。

〔司炎穿一身黑色毛哔叽学生装。

〔司炎向何云清鞠躬一礼，何云清回礼。 〔何云清与司炎落座。

〔司慧坐在上首中间。聋子站在她身旁。

〔胡铁头、鬼头刀、双飞燕、一子不舍分列两旁。 聋 子 (打开棋篓看了看，把黑棋递给司炎)让俩子。 司 炎 (面有难色)不是应该让先了吗?

**何云清** 令堂大人把话带到了吗?

**司** **炎** 当然。我认为您是要故意激怒我。其实您完全不必 如此，这和您一向的为人也大相径庭。何云清虽说 让你俩子，你也要小心应对，这盘棋你要输了，大家 作证，你要答应你母亲的请求，永不下棋。

司 炎 没问题。我可以下了吗? **何云清** 你要起个誓。

司 炎 有这个必要吗?我不会食言的。 **司** **慧** 云清，要不就免了吧。

**何云清** 妇人之仁!一 定要起。 **司** **炎** 我……说什么?

**何云清** 我若输给何云清，永不下棋，尽心奉养母亲。说吧。 **司** **炎** 我若输给何云清，永不——下棋，尽心(悲忿地)奉养

母亲。

〔何云清点点头。 何云清 开始吧。

司 炎 是让俩子? 聋 子 是的。

〔司炎庄重地从棋篓里拿出 一枚黑子放在自己的右 上方，又拿出一枚放在左卞方。〔何云清注视片刻， 夹起一枚白子以无比飘逸的动作，把子打在天元上。

胡铁头 啊?走天元?疯了。

〔司炎抬头望了何云清一眼，他对何云清这样一反常 态的狂放感到奇怪。

〔司炎沉着地夹起一枚黑子，下在自己的右下角星 位 。

〔何云清下在自己右下角的小目上。

〔司炎低挂白的小目，白二间高夹。司炎走大斜定 式 。

胡铁头 大斜千变!神鬼皆愁。这里的复杂奥妙让多少高手 法步!我就爱看这么下棋。这是长坂坡大战的趋 势 。

〔双方落子如飞。子声叮咚，错落有致。 司 慧 (向聋子)您带着药呢吗?

聋 子 啊 ? 带 着 呐 。

〔聋子从衣袋里掏出 一个药盒，倒了一粒在司慧手 上，司慧吞下。

〔聋子自己又服了 一粒。

聋 子 我也得吃一片儿，太紧张了。你们几位。(让药)

〔众人没有分心，没有人看幸子，依旧全神贯注于棋

盘 上 。

**胡铁头** 白棋似乎差一个次序，黑棋厚呀。 **鬼头刀** 不，这是故意卖个破绽。

**聋** **子** 二位，观棋不语。

对，对。

**一子不舍** 不好，白棋这几个子危险。

**鬼头刀** 这叫弃子，白棋肯定不会恋子，只要轻巧地转身，白 棋就会定鼎中原。

**一子不舍** 不能给呀，这是棋筋!

**胡铁头** 像你这么财迷永远是占小便宜，吃大亏。

**一子不舍** 你看你看，白棋还是在突围吧，这几个子太重要 了 。

〔司慧紧张地注视着棋盘，时不时困惑地看看对局双 方的眼神，时不时看看观战者的表情，猜测着战斗对 哪一方有利。

**胡铁头** 黑棋这手厉害，白棋已成瓮中之鳖。

**鬼头刀** 哪里，白棋气吞山河，这是空前绝后的弃子大转换， 白棋弃子之前故意多送几子给黑棋，它是生怕黑棋 不理呀。这个黑棋不能不吃，吃了吐不出，黑棋要撑 破了胃呀!

**司** **慧** (向聋子)谁要赢? **聋** **子** 早着呢。别说话。

**司** **慧** 现在谁好一点，快告诉我。

**胡铁头** 这一转换，局面太复杂了，看不清。

**双飞燕** 刽子手都搞不清往哪里下刀了，那肯定是不好说。 **鬼头刀** 天元这一子大放光彩，妙!

〔司炎陷人思考。面部表情有些神经质。

〔何云清看了司炎一眼，慢悠悠地打开了折扇，轻轻 地扇了扇，闭目养神。

〔司炎懊悔、痛苦的面容，他下意识地咬着指甲。 司 慧 (心软了)司炎，我们不下了吧?

〔司炎凶恶地瞪了司慧一眼。

司 慧 你别这样凶狠，你别这么看我。我怎么能想到一个 游戏会这么残酷。

司 炎 这下你满意了?输了棋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将永远 丧失对局的机会!

**何云清** (脸上掠过一丝怜悯)你看好了，要仔细看呀。现在 仍然是均势。

司 炎 用不着你的怜悯，你还是看好你自己的子吧。(向聋 子)我要杯水。

**聋** **子** 你们谁，去倒杯茶。

**胡铁头** (向鬼头刀)快，你去。 鬼头刀 一子不舍，你去。

**一子不舍** 双飞燕，你离得近，你去吧。 **双飞燕** 我怕刚一走，双方又开战了。

聋 子 哎呀!水来了再走，我看着呢。

〔双飞燕恋恋不舍地看着棋盘，脚在一寸一寸地挪 动 。

司 慧 (站起)还是我来吧。

〔司慧倒了茶来，手在颤抖。她把茶放在司炎跟前。 司炎端起茶杯就是一大口。

司 慧 慢点儿，烫。

〔司炎继续思考。

〔一阵雁叫声从旷远的天上传来。

何云清 是大雁在叫吧?

一子不舍 好像是隔壁烤鸭店在宰鸭子。

何云清 (停顿)是雁叫。七九河开，八九雁来。 胡铁头 下棋老走心还成。

〔媛媛砰的一声把门撞开。

〔她上身穿薄薄的羊绒套头衫，下身穿着短裙，浑身 洋溢着青春气息。

媛 媛 快来看呀，天上过雁哪! 聋 子 安静。

媛 媛 你们这些死人!晚了可就看不见啦!

何云清 在哪儿，在哪儿?(站起，急步走向媛媛)

〔媛媛扶着何云清抢出门外，两个久久地凝视着天 空。

〔屋里的人仍在紧盯着棋盘。

何云清 多少年啦，光低头下棋，没抬头看天呀! 媛 媛 雁真多呀!

〔响成一片的雁叫声

。何云清 这是去北方生儿育女的。

媛 媛 何先生，我是来和你告别的，我要去热带了，马上就 走。那盘棋我就不看了。

何云清 那个一年四季都能穿裙子的地方? 媛 媛 你会来看我吗?

何云清 我的棋——不知能不能下完 …… 媛 媛 明年春天我一定回来看你。

何云清 明年?明年!

媛 媛 再见啦!(倒退，挥手，下) 何云清 飞得好远呀。

〔胡铁头急步出屋，拉回何云清。 **胡铁头** 走吧，该你啦!

**何云清** (缓缓落座)对不起。媛媛是来告别的，她到最热的

地方去了。

**司** **炎** (冷冷地)知道。 **何云清** 她告诉你了?

**司** **炎** 除了下棋，我不再关心别的。

〔何云清低头看棋，不再言语。他发现了自己的一处 破绽，难以察觉地皱了皱眉。打开了扇子，轻摇几 下，又停住了。下意识地把扇子慢慢地一股股撕开。 〔只有司慧注意到了何云清的动作。

〔司炎的表情舒展了，从容地落下一子，颇有大将风 度 。

**一子不舍** 白棋!(昏倒)

**胡铁头** (指挥若定地)抬下去。

**聋** **子** (跑过来)别动。(翻 一 子不舍的眼皮，号脉)紧张过 度。铁头，帮我把他抬到床上，过一会儿就会好的。 (与胡铁头把一子不舍抬上床)

**聋** **子** 各位，谁神经受不了，心里有点准备。

双飞燕 不行，我到外面换换空气。(推门到了屋外，隔着窗 子可以看见他的背影。做深呼吸)

**聋** **子** (向司慧)要不，你 ……

〔司慧摇摇头。

〔双飞燕扒窗往里看。 一副既恐惧又好奇的表情。 司 慧 血!云清，你流鼻血了。

〔鲜血滴在云清的衣襟上。

〔云清用手摸了一下鼻子，看了看手上的血。

何云清 (镇静地)上火了。毛巾，凉的。

〔聋子拿一条毛巾，交给屋外的双飞燕，双飞燕跑向 院内的自来水龙头。传来哗哗的放自来水冲毛巾的 声音。

**司** **慧** 云清，还下吗?

**何云清** 杀人的剑已然出鞘，它在铮铮作响，已经无法收回 了 。

〔司炎一副胜利在握的表情。

〔双飞燕跑入递上毛巾，扫了一眼棋盘，恐惧地扭头 又跑出了屋门。

〔聋子小心地为何云清揩血。 **司** **慧** 我来吧。(接替聋子，擦血)

〔司慧把沾了血的毛巾向双飞燕晃了晃，双飞燕又跑 入接过毛巾跑出。再次传来自来水的流淌声。

**司** **炎** 该您走了。 **何云清** 知道。

〔双飞燕复上，送来新洗过的毛巾。 〔司慧把毛巾镇在何云清的额上。 〔双飞燕喘息着，远远地望着棋盘。

**双飞燕** (小声地向聋子)该谁了? 〔鸦雀无声。

〔司炎的茶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司 炎 对不起。

**何云清** (夹起一子，在空中划了个圈，停住了)司慧，现在就

此罢手还来得及。 **司** **慧** (默默祈祷)下吧。

**何云清** (自语)这可是致人死命的一招!这一子下去，鬼都

会在棋盘上哭泣!(凝视司炎) 司 慧 天大的罪过，我来承担。

〔司炎不解地望望司慧又望望何云清。

何云清 (自语)我怎么忍心去屠杀这个青年?他犯了什么 罪?他有思考的权力，他有喜爱智慧的权力，他需要 扶植，他需要帮助，他哪里禁得起我手中这么沉重的

屠刀?! **司** **炎** 该您了。

**何云清** (自语)原谅我吧，但愿你能输得起。 〔何云清“啪”的一声清脆地落子。

〔司炎目光粘在棋盘上，突然他捂住双眼。

〔胡铁头、鬼头刀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司 炎 (惨叫)不!

〔胡铁头、鬼头刀充满恐惧。 〔司慧痛苦万分。

司 炎 不!这不公平!我还要下! 何云清 在这世界上不会了。

司 炎 (猛地欣翻棋盘)我到阴间也要和你再下! 〔司慧抱住司炎，司炎甩开她，跑下。

〔司炎的声音：不，不—— 〔 静 场 。

〔 幕 急 落 。

**第** **二** **场**

〔 幕 启 。 〔 深 夜 。

〔时间紧接前场。 〔何云清的家。

〔何云清坐在桌旁，呆呆地注视着永动仪。

〔精巧的永动仪闪着光，无声无息地走动着。

何云清 司慧——你要我们放弃的是什么?是什么?

〔门被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司炎像一阵风飘然而入， 立在了何云清的背后，喘息着。

〔何云清感到了背后的气息，慢慢地转回身，惊呆了。 何云清 是的，你是要来的。我应该想到。

司 炎 死活问题。 **何云清** 当然。

司 炎 真的死了吗?

**何云清** ……你说什么?

司 炎 我的棋。除了我的棋还有什么? **何云清** 棋?我没想过，已经下完了。

**司** **炎** 不，我又想过了，我没死。 **何云清** 你的棋。

司 炎 是的，我的棋。 **何云清** 不会吧?

**司** **炎** 我们复一下盘好吗?

**何云清** 我们已立过誓，永不再下了。 **司** **炎** 这不是下，只是复盘。

**何云清** 我恐怕拿子的力量都没有了。

**司** **炎** 这不公平，死活问题不能不认真。那盘棋的结果我 不想更改，我只想和你研究一下我们下过的。这盘 棋使我永远丧失了下棋的权力……

何云清 你还记得吗? 司 炎 一清二楚。

何云清 好吧，你摆摆看。

〔司炎复现刚才的棋。

司 炎 最后你走了这一着，对吗? 何云清 不错。

司 炎 (落下一子)我走这里，你怎么办? 何云清 ……奇怪……妙手!

司 炎 我还死得了吗?

何云清 不，你是活的，你是活的，你是活棋，刚才……天呀!

我怎么可以冤枉你! 司 炎 不，我死了。

何云清 没有，你活着，你还可以再下棋。我和你母亲都输给 你了。

司 炎 不重要了，只要你承认就可以了。我真的已经死了。 是我死了，不是我的棋。

何云清 不不，你瞎说，你瞎说。你那么年轻。

司 炎 我终于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我可以下我的棋了。

何云清 (痛苦地)不，你母亲怎么受得了!为了她，你也 …… 司 炎 我要我的生活，这不过分吧?

何云清 孩子!

司 炎 我什么都不能做，她不让我思考，死，她肯定也不让 的，但是我终于死了。

何云清 可怜的孩子。

司 炎 我走了，别替我担心，那里并不是你想像的那么坏。 再见吧。

〔司炎风一樣地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

〔何云清痛苦地低下头。

〔门砰的一声。披头散发的司慧闯了进来。 **司** **慧** ( 凄惨地嚎叫)云清——

〔何云清缓缓地站起身，迎向司慧。 **何云清** (沉重地)他来过了。

**司** **慧** (激动地)他没事吧?他还活着? **何云清** 来的是他的魂魄。

**司** **慧** (悲痛地)我的儿子!

〔何云清抱住了司慧，她瘫软在云清的怀中。 〔无边的夜色。

〔永动仪在渐暗的光中依然走动着。 〔 幕 徐 落 。

〔 剧 终 。

**鱼** **人**

**过士行**



**人** **物** **表**

老于头：60岁，养鱼把式。 钓 神：70岁，钓鱼能手。 万司令：65岁，离休将军。 三儿：36岁，钓神之子。

刘小燕：35岁，知青，老于头义女。

侯 子：36岁，钓鱼协会秘书长，渔具商。 教授：56岁，钓鱼爱好者。

大夫：48岁，牙医，钓鱼爱好者。

鲫瓜子：48岁，养鱼工。 胖头：47岁，养鱼工。

钓鱼者若干，养鱼工若干，围观者若干。

〔 秋 天 。

〔北方的一个湖畔。 〔天刚蒙蒙亮。

〔麻雀在枝头喧闹，青蛙叫声响成一片。

〔 一 队扛着渔具的人影从渐渐消散的晨雾中显现出

来 。

〔万司令和侯子走在队伍的前面。万司令灰白头发 向后梳得很整齐，穿一身褪色的旧军装，肩背鱼竿 套、军用水壶、背囊。

万司令 天气对我们是否有利?

侯 子 雨后初晴，东南风二到三级，等着上鱼吧。 〔劈啪一声鱼跃。

**万司令** **有鱼!**

侯 子 拐子，有二斤。

三 儿 (从肩上摘下鱼竿套)我就这儿啦!

〔其他人纷纷摘下渔具，准备垂钓。 **万司令** 三娃子，听命令!统一进行。

侯 子 大家别着急!海竿在我左侧，手竿在我右侧，比赛规 则大家都知道，就不重复了。下面，请太公钓鱼协会 会长万司令员宣布比赛开始。

万司令 各位选手!刚才秘书长提醒我们要遵守比赛规则， 这很重要。为了能够长期有鱼钓，大家还要注意保

护渔业资源。半斤以下的小鱼，请放回去! 〔响起一片不满的“噢噢”声。

**万司令** 那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不为子孙后代着想的做

法，我是坚决反对的! **众钓者** 快开始吧!

**万司令** 好!不啰嗦啦，现在，我宣布：“龙年杯”钓鱼友谊赛， 现在开始!祝大家丰收!

〔众人散开，做钓鱼前的准备工作。

〔平静的湖面忽然传来“扑通”一声响。

**侯** **子** **草鱼!**

三 儿 瞧着!(举起海竿儿，对准鱼跃的地方把线甩出去)

侯子 对，照准鱼脑袋砸，把鱼砸死省得钓了。你爸爸怎么 教的?

三 儿 我爸爸就是不教，他说好人不钓鱼! 万司令 哎!这是怎么讲话?

三 儿 我爸爸说钓鱼是个贼船，上去就下不来。他现在做 梦都在遛鱼。他说钓不着鱼不寒磷，遛跑了鱼寒确。

侯 子 真没跑过一条鱼?

三 儿 鱼是一条没跑，可我妈跑啦。

**万司令** 啷个搞的嘛?

三 儿 我上边儿还有一哥哥一姐姐。我爸带我哥钓鱼，我 哥掉水里淹死啦。噢，就是在这大青湖……我妈差 点儿疯了，我爸爸一闭眼，把竿儿全摄啦。

**侯** **子** 这下永远也甭钓了。

三 儿 等一发工资，他又把家伙置齐啦，比原来的还贵。我 妈说，这个家有鱼没我，有我没鱼!我爸说，二妞儿 和家归你，三儿和鱼竿归我。我妈说，你得答应不带 三儿钓鱼，要不然三儿不能给你。

**万司令** 你爸爸倒是说话算话。

三 儿 我爸说早晚有一天，他再也不钓鱼了。

侯 子 那得猴年马月呀?

三 儿 我爸说等他把这湖里那条最大的青鱼钓上来，他就 再也不钓鱼啦。

**万司令** 啥子大青鱼?

三 儿 30年前，这湖里有条大青鱼，大了去了，就是为了钓 它，我爸没看住我哥……我爸说他这一辈子欠鱼的

太多，鱼也欠他的，等他不钓鱼了，再让我学养鱼，他 和鱼的这债就算 一 笔勾销。

**万司令** 你爸爸就是那个钓神吗?可惜没见过。 侯 子 都知道钓神，就是没见过。

〔成群水鸟突然鸣叫起来。 三 儿 看!远处怎么那么多水鸟?

侯 子 把太阳都遮住了!那儿准有一条大鱼。 **万司令** 你怎么知道?

**侯** **子** 这大鱼一动，小鱼就吓得乱蹦，水鸟儿就跟着追， 一

个猛子下去，百发百中。 三 儿 这么多水鸟!

**万司令** 万一要是这条大鱼吞了我的钩子可咋办? **侯** **子** 想得倒美!除了钓神，谁也甭打算碰它。

**钓者甲** 嗯，不小!

〔手竿组钓者甲的鱼竿弯成一个弓形，鱼在水下拉得 鱼线嗡嗡作响。

侯 子 鲤鱼!把竿儿立起来，绷住!鲤鱼就是三撞，绷住了 就跑不了。

〔钓者甲吃力地握着竿，眼看竿子就要被鱼拉直。 **钓者甲** 不行了!

**侯** **子** 快把竿儿横过来。

**钓者甲** 嘿，还真灵。

**侯** **子** 别往上拉，现在一露脑袋准跑。哎，慢慢遛“8”字。

对，把嘴拉出来，灌它两口水，好，翻肚了，抄吧。 **万司令** 我来抄。

〔万司令拿起一个抄子，跑到钓者甲身旁。

侯 子 抄子别追鱼，放水里等着他往里领。别抄尾!抄头! 好，起!松线!

〔一条五斤左右的鲤鱼被抄入网中。万司令欣喜地 端着抄网。

侯子别端着，提拉着，毁了抄子怎么办?

〔老于头、鲫瓜子、胖头上。

〔老于头光头、黑黑的脸膛，白粗布坎肩，青布裤子，

穿一双轮胎底尖口布鞋。说话河北口音。 **老于头** (断喝)把鱼放回去!我的鱼不让钓!

**万司令** 老师傅，比赛是定好的，没来得及提前跟你打招呼， 对不起。钓上的鱼按市价付钱。不会让你们受损失 的 。

**老于头** 把鱼给我。

**钓者甲** 今天还要决出名次呐。

**老于头** (端详着那条鱼)这不是黄儿吗?黄儿啊，黄儿，你十 天半月不来这儿一趟，今天你为嘛凑这个热闹?看 看，嘴流血了不是?

〔老于头一步抢上去，抓过抄网，放在草丛上，打开， 双手捧起鱼。

**钓者甲** 嘿!瞧着点儿线，别踩坏了，这是西德彩线 ……

**老于头** 疼吧?我给你把钩子摘了，你别怕，张张嘴，好孩子 张嘴。

〔鱼咕咕地叫了两声。

老于头 乖乖，吃的这么深，钩着上膛了。摘不下来 侯 子 这是日本钩子，俩倒刺儿。

老于头 这日本什么时候干过好事?你把钩子摘下来。

侯 子 这难不倒咱们，我们协会里尽是人才，有大夫。大

夫 !

〔一钓者放下海竿走过来。

侯 子 这是口腔医院的大夫，别说给鱼摘钩，给鱼银牙都 会。

〔大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止血钳，伸进鱼嘴，摘下鱼 钩。

〔鱼打了个挺。 胖 头 这是什么?

大 夫 止血钳。

老于头 (捧起鱼，往水边走)黄儿，回去吧，你找不着他了，回 去吧。

〔鱼入水，发出劈啪的溅水声。

〔太阳爬上了树梢，响起了一片蝉鸣声。

老于头 (猛地转回身)鲫瓜子!查他们的鱼护!把鱼都放回 去。胖头!把竿子都给我收了!

〔养鱼工若干与钓者若干撕扯纠缠起来。 三 儿 谁敢动我的竿子。

〔三儿从鱼竿护套中抽出一个一头带尖的手竿支架。 老于头 后生!你吃了豹子胆啦?有种的你往这儿扎!

〔胖头把戴眼镜的教授的手竿抢过来，放在腿上就 撅 。

胖 头 嗨!娘的，挺结实的。

侯 子 这是美国的碳素钢竿子， 一根就八百多块。 教 授 同志!你怎么能这样做?谁给你的权力?

鲫瓜子 美国竿，日本钓，西德线，你们这是个祸害鱼的国际 组织。

**钓者丙** 我的漂儿!全踩了。

**鱼工甲** **谁让你祸害鱼?**

〔水边大乱，人们打作一团。

万司令 住手!我看哪个敢动手!钓鱼协会的不准动手，要 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护好自己的竿子。

侯 子 各位师傅，今天来钓鱼的有不少老干部、高级知识分 子，都是有功于国家的，钓几条鱼还不应该吗?你们 要注意影响!

**老于头** 有功找国家去，别祸害我的鱼!

**万司令** 老师傅，我们不钓了，咱们交个朋友，坐下来谈谈。 **老于头** 把竿子先还给他们。(蹲在地上，卷烟)

〔养鱼工把竿子还给众钓者。 **万司令** 老师傅，您属啥子的?

**老于头** 属龙的，60啦。

**万司令** 本命年，多保重。我比你大几岁。 **老于头** 你卷一袋?

〔万司令接过烟纸，不熟练地卷起来，然后点上，抽了 一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老于头** 这烟是我闺女小燕儿自己种的。(冲养鱼工)你们去

吧，没事啦。 〔养鱼工下。

万司令 家里还有什么人?

老于头 就一闺女。

**万司令** 老伴儿没啦?

**老于头** 一辈子光棍儿。闺女是人家的。 **万司令** 养了一辈子鱼?

**老于头** 那不是积德吗?可惜没有。打了半辈子鱼，养鱼不 过30年。

侯 子 我说司令，咱们是开路?还是耗着? 三 儿 倒霉!

万司令 钓鱼人的心情你要体谅。 一听说钓鱼，觉都睡不着。 到了水边儿，把竿子下好，两眼盯着水面， 一眨都不 眨。要是鱼一送漂儿， 一拉竿尖，你的心都往外蹦。 真想永远坐在水边，再也不走了。见着鱼，就像见了 祖宗。

老于头 祖宗?祖宗得供着，有拿祖宗玩儿的吗?我还告诉 你，鱼就是祖宗，小燕儿说过，没有人的时候就有鱼。 人是从鱼一点儿一点儿变来的。要不人怎么离不开 水呢?

侯 子 水也能把人淹死。

老于头 我听你说话就讨厌，我给你们找个玩儿的地方，你们 上南湾子，上那儿钓去，别出这个湾子。你们爱怎么 钓就怎么钓。

〔众人一片欢呼，收拾家伙下。

**万司令** 别坏了你的规矩。

**老于头** 不瞒你，那个地方谁也钓不上鱼来。那个地方有个 足球场大，水才半尺深，鱼不愿过来，藏不住呀。

〔万司令大笑。

**老于头** 哎!你是做嘛的?

**万司令** 带兵的。

**老于头** 刚才那伙子人都是你的兵?

**万司令** 不是，不是，我过去带兵，现在离休了。现在就想钓

鱼 。

**老于头** 现在想钓鱼的人比鱼还多，其实不是人钓鱼，鱼也钓 你啊，本事小的鱼，你钓它，本事大的鱼，它的你。 一

根线，一头是你，一头是它；你在岸上，它在水里，就 比试开了。 .

**万司令** 那到底是人本事大，还是鱼本事大?

**老于头** 那看怎么说了。虽说是一根线拴着你们俩，可线是 你的，是你扔进去的，你本事大!鱼呢?它没有线， 可它能勾引你把线扔进去，它拽着你玩儿，这就是说 它本事大。

**万司令** 总的来说还是人本事大。

**老于头** 是。人能开汽车，人能抽烟，鱼不会。

**万司令** 人能登上月球，能把月球上的土造水泥。

**老于头** 你就饶了月亮呗，这地球还不够你祸害的?哪天八 月十五，就看看月亮吧，一仰脖儿，呀，怎么这月亮跟 他妈狗啃的似的?这回好了，月亮成了月饼啦，你一 口，他一口，没几天，吃完了!

**万司令** 人是万物之灵，是会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

**老于头** 万物都没了，哪还有什么万物之灵。咱们还说这鱼 吧，人把鱼全打光了，你猜怎么着?水也没了。那水 是为鱼才有的，是鱼招来的。鱼都没了，水一想，我

在这儿干嘛?我走吧! 〔万司令大笑。

**老于头** 你说了，这水怎么不想想，它一走，人怎么办?嗨!

水可不考虑那个，水火无情嘛! **万司令** 有意思!

**老于头** 有什么意思?我们荷花淀方圆三百里都是水，鱼多 的往船上蹦。祖祖辈辈我们就吃这荷花淀，打鱼为 生。拦呀，围呀，堵呀，摸呀，叉呀，网呀，鱼打完了， 水也干了。荷花淀的人不会别的，就会打鱼，走吧，

背井离乡， ……哪儿有鱼，哪儿就有我们；哪儿有我 们，哪儿的鱼也就快没了。我一看这么着不行，这才 带着几十个人来到这大青湖养鱼。

**万司令** 老兄弟，如果我们有节制地钓鱼，一边钓，一边养，钓 养结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老于头** 我把话搁这儿，人是没节制的，只要钓着鱼，你看吧， 那人就变了。

〔风吹动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蝉不叫了，油葫芦叫 起来。

〔刘小燕摇船唱上。她30出头年纪，看上去却像二 十五六岁的。梳马尾发，戴草帽圈儿，上身穿黑底儿 白点儿无袖衫，下身穿白色齐膝紧身打鱼裤。人生 得格外水灵，但水灵的外表后却又有几许难以察觉 的忧伤。

刘小燕 (唱)天上娑罗什么人栽?地下黄河什么人开?什么 人填海不罢休?什么人奔月 一 去没回来(呀么依呀 嗨)。

众养鱼工 (接唱)天上娑罗王母娘娘栽，地下黄河老龙王开，

精卫鸟填海不罢休， 〔三儿唱上—一

“挑战者”奔月一去没回来 (呀依么呀嗨)。

〔众养鱼工在歌声中从左侧上。他们每人拖着一棵 小树杈子。

万司令 拉这些树丫丫做啥子? 老于头 防备有人打鱼。

〔刘小燕欲靠岸，众养鱼工跟她耍闹，不让她靠岸。

**万司令** 你闺女叫什么?

**老于头** 刘小燕。留下的小燕儿，可怜呐。下乡的知青都走 了，连她爷们儿都走了。

〔刘小燕船靠岸，手挎盖着手巾的竹篮跳上岸，众养 鱼工抢着帮她拴船。

三 儿 我就跟她学养鱼吧! 刘小燕 爹 。

三 儿 万司令，我找您要蚯蚓来了。 刘小燕 (小声地)他们是干什么的? **老于头** 钓鱼的，今天吃什么?

**刘小燕** 绿豆稀饭、香油拌水疙瘩丝儿、馒头、酱牛肉。

〔刘小燕把饭莱拿出，摆好两副筷子，看来她原是为

老于头和自己准备的。 **刘小燕** 我吃过了。

**老于头** 老哥，一起吃点儿。后生，你也来。

**万司令** 我那儿有。

**三** **儿** 我正减肥呢。

〔三儿本来很瘦，刘小燕听后想乐。

**万司令** 我去南湾子看一下，老兄弟，后会有期。 〔万司令、老于头相对一揖。

**万司令** 三娃子，我们走。 三 儿 哎哟，我头晕。

老于头 晒的，在这儿歇歇，喝口水。 万司令 那好，要守纪律。(下)

〔刘小燕倒一碗水给三儿。 三 儿 大姐，你歌儿唱得真好!

刘小燕 (责怪地)闲的!

**三** **儿** **甜的。**

**老于头** 水里放糖了? 刘小燕 ……啊。

〔刘小燕与三儿对视了一下，老于头看了他俩一眼。 **老于头** 别购死!

三 儿 就我这碗有，您的没有。

**老于头** 歇够了钓鱼去吧，别老这儿糗着。 三 儿 钓鱼没劲!

**老于头** 咦!刚才你不还要动手扎我吗?

三 儿 大爷!您别记仇儿呀!我这是第一次钓鱼，就让您 给教育一顿，钓鱼太残酷了，您想想，要是掉个个儿， 您是鱼……

**老于头** 嗯，接着说。(咬一口馒头)

三 儿 您饿了，发现河底下有好吃的……

**老于头** 什么好吃的?我可不吃甜的。 三 儿 蚯蚓。

**老于头** 什么?我有病?吃蚯蚓? 三 儿 您不是鱼吗?

**老于头** 你才是鱼呐!

〔刘小燕强忍着不乐。

三 儿 这不打个比方嘛。您一口就吃了。 老于头 我怎么那么馋呀?

三 儿 坏啦!蚯蚓里有鱼钩，快着呐，一下子钩您上膛啦。

老于头 甭说，准又是日本的钩子，俩倒刺儿。那我好受不了 哇?

三 儿 是啊，您打滚儿，扑腾，挣蹦。 **老于头** 我得跑呀!

三 儿 那您哪儿跑得了?钓您的是我爸爸，他从来没跑过 鱼 。

**老于头** 怎么出来个爸爸?

三 儿 什么叫又出来个爸爸?我就一个爸爸。我爸爸钓鱼 钓得好。

老于头 那我倒了大霉啦!

三 儿 是啊!这么预的线，这么大的钩子，您住那儿跑?拉 着您遛“8”字儿，再灌您两口水，没一会儿，您翻个儿 了 。

**老于头** 抄上来了吗? **三** **儿** 别着急啊。

**老于头** 你们就麻利着点儿吧，别让我受罪了。 三 儿 您太大了，没那么大抄子。

**老于头** 那怎么办?你们得把我弄上去，我还有事儿找你们。 三 儿 您找我们什么事儿?

老于头 我嘴里的鉤子摘不下来呀，你们那儿不是有口腔医 院的大夫吗?他有止血钳子…… 2

〔刘小燕大笑。

三 儿 没抄子不要紧，用搭钩。 刘小燕 什么搭钩?

三 儿 这么长，这么粗的铁条，前边弯个弯儿，磨尖了，往身 上这么一抡，就扎进去了， 一拽就上来啦。

**老于头** 就没别的办法儿?用网不行吗?

三 儿 没带。一把搭钩还不行，得好几把，劈哧啪嚓这么一 搭，把您拽上来了。哎哟，您这血，嘴里也流，身上也 流 。

老 于 头 (闭眼)别说了。

三 儿 您说，我还能钓鱼吗?我呀，改养鱼啦。 刘小燕 真的?

三 儿 向毛主席保证!我跟着人做了几次买卖，赔到家啦!

我就跟着你们养鱼啦。 **老于头** 你爸爸答应吗?

三 儿 都什么年代啦?还听爸爸的。

〔小燕看了老于头一眼，两人对视了 一眼。 **老于头** 真孝顺!

三 儿 再说我爸说了，他一钓上那条大青鱼，他就算了了这

笔鱼债，他再也不钓鱼了，让我养鱼…… **老于头** 什么?你再说一遍!

三 儿 等他钓上那条大青鱼，他就再也不钓鱼了。

**老于头** (一下子站来)那可不行。它是这大青湖的水神，它 没了，水就干了。青儿青儿，你可得多加小心。

刘小燕 爹，您别那么急赤白脸的，您自己都找不着它，别人 更摸不着它了，我在大青湖这么多年，一回也没看见 过，谁知道有没有这么条鱼。您就放心吧。

老于头 干嘛没有?大青湖的水天涝不见多，天旱不见少，没 有大鱼护着行吗?这条鱼少说活了也有几百年。

三 儿 反正我爸知道有这么条鱼。

老于头 又是你爸，不行，我得去看着。(下) 刘小燕 你怎么那么多话，尽招老头儿。

三 儿 (捡起刘小燕身旁的草帽圈，不好意思地摆弄起来) 我哪知道那条鱼是你爸爸的命。(把草帽圈顶在头 上 )

**刘小燕** 没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三儿把草帽圈折成一个带尖的形状顶在头上。

刘小燕 你是不是见了女的就走不动道儿?

〔三儿把草帽圈折成个特角顶在头上。 刘小燕傻不傻?

〔三儿把两个犄角掏下来，变成两个耳朵，刘小燕一 边收拾碗筷，一边偷笑。

刘小燕 叫什么? 三 儿 三儿。

刘小燕 我问你大名儿。 三 儿 李三。

刘小燕 贼 。

三 儿 不就贼上你啦?

刘小燕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三 儿 有人惦记还不好?

刘小燕 你惦记过多少人?

三 儿 70多个。嗨，我怎么一问就秃噜啦。

刘小燕 你是人吗?

三 儿 反正我每回都是真的。

刘小燕 哎，一回真的就能要了人命。

三 儿 有人一辈子就一回，还是他妈假的。

刘小燕 ……(触动了心事)你把那玩意儿摘了成不成，闹心。 〔三儿摘下草帽圈儿，扔在刘小燕身旁。

刘小燕 你插过队吗?

三 儿 插队时我刚14。 刘小燕 几年?

三 儿 户口插了8年，人插了4年。 刘小燕 怎么走的?

三 儿 我是独生子，我爸老了，需要人照顾，其实都是扯淡，

我爸钓鱼时候比我利落多了，你插了多少年? 刘小燕 15年。

三 儿 怎么不回去? 刘小燕 我喜欢这儿。

三 儿 别逗了，不离开这儿就不会喜欢这儿。你知道燕子 为什么春天飞来，秋天飞走?就是因为它在北边儿 想南边儿，在南边儿想北边儿。

**刘小燕** 不想家那是假的。可那是父母的家总不能一辈子跟 着父母呀。

三 儿 在这儿成过家? 刘小燕 成子一半儿。

三 儿 就为这个，一辈子留在大青湖?

刘小燕 不知道，我觉得外边好像与我无关。

三 儿 这儿与你有关? 刘小燕 我在这儿生活过。

三 儿 可以前你不在这儿生活。 刘小燕 那是以前。

三 儿 既然变过一次，干嘛不能再变?

刘小燕 你要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变着玩儿?

三 儿 我喜欢这儿，人应该到他喜欢的地方去住。 刘小燕 我也喜欢这儿。

三 儿 你不是真喜欢。你在这儿就为了找过去的感觉。 刘小燕 ……(玩儿草帽圈)你多大了?

三 儿 3 0 啦 。

刘小燕 比我小5岁。

三 儿 我还长呐。知道我多说几岁呀!

刘小燕 没用。(把带两个耳朵的草帽圈顶头上)

三 儿 那小子怎么走的?

刘小燕 考上大学啦。 三 儿 你怎么没考?

刘小燕 得有一个人挣钱呀。

三 儿 你觉得有一个出来，就都有救了? 刘小燕 那时候真傻。

三 儿 你现在也够傻的。(取下小燕的草帽圈) 刘小燕 现在不了。

〔 暗 转 。

〔菜园子附近的一口井，远处依稀可见养鱼人住的茅 舍。

〔钓神头戴斗笠，手摇辘轭打水。 〔老于头上。

老于头 (自语)想钓大青鱼?那大青鱼是你钓的?它本事大 啦!活了好几百年，什么世面它没见过?几百年都 没人能怎么着它，就凭你!昨晚上是谁说话呢?和 谁说话呢?噢!是和大青鱼!我怎么就没往这上头 想呢?这个人本事可也够大的，跟那条鱼一样，你根 本摸不着他。(发现钓神)那个戴草帽的，你是干什 么的?

钓 神 过路的。(趴在桶上喝水) 老于头 喝水不把草帽摘了?

钓 神 ……

老于头 怕见人?

钓 神 这水真凉。

老于头 走的太急了。 钓 神 30年啦。

**老于头** 这地方你熟? 钓 神 随便遛遛。

老于头 恐怕是来找什么吧? 钓 神 … …

老于头 鱼 !

钓 神 什么?

老于头 湖里的鱼。

钓 神 那些个鱼，多是挺多，太小了。

老于头 (试探地)有个大的。

钓 神 (明知故问)就一个吗?

老于头((卷烟)一个不够吗?(点火，火柴棍掉在井旁的草丛 里)哎，就这么一根洋火，你身上有火吗?(看地上)

钓 神 (看了一眼草丛，随即把火柴拾起)这儿呐。 老于头 好眼力。你是个钓鱼的!

钓 神 从哪儿看出来的。

老于头 从草堆里捡火柴棍儿，除了钓鱼的谁有这个眼力。

钓 神 我可是两手空空，没带家伙。

老于头 你要是带着家伙，咱们就不会这么客气啦。

钓 神 你是干什么的?

老于头 也是过路的。

钓 神 巧。(试探地)是看鱼的吧?

老 于 头 ……(打岔)你看这湖里有大鱼吗? 钓 神 你说呢?

老于头 有人说这湖里有条大青鱼，已经活了好几百年啦。 钓 神 有人见过吗?

老于头 那得有缘分。

钓 神 (点头)是啊。这是个缘分。

**老于头** 你找着它了吗? **钓** **神** 你找到它了吗?

**老于头** 要我说，根本就没这么条鱼! **钓** **神** 是没这个缘分吧?

**老于头** (怒)谁有这个缘分?这大青鱼是这湖的水神，谁也 不准碰它。

**钓** **神** 那不能听你的，得听它的。

**老于头** 你到底要干什么? 钓 神 来找一位朋友。

老于头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不会随了你的愿。 钓 神 ……我得赶路了。(下)

老于头 我好像见过他，30年前?要真是他，可就坏啦! 〔三儿、刘小燕上。

〔刘小燕手里拿着一个装着油葫芦的纸筒，里面传来

响亮的油葫芦的叫声。 刘小燕 你喜欢我什么?

三 儿 谁告诉你我喜欢你? **刘小燕** 你 …… (摘下草帽圈) 三 儿 我看不起你。

刘小燕 …… (草帽圈掉落)为什么? 三 儿 你不敢试试，换一个活法儿。 刘小燕 . 我非得当个歌星你才 ……

三 儿 干吗老为了别人?就不会为自己当个歌星，为了自 己喜欢。

小 燕 大家都在这儿养鱼，我走了，大家怎么想?

三 儿 你能不能当成歌星还不一定呐，还得好好儿练练。 (捡起草帽圈儿)

**刘小燕** 你讨厌。

三 儿 讨厌就讨厌要干什么,大家都干什么,这儿养鱼的人 够多的啦，不缺你这一个。再说我不是可以顶你那 份儿吗?

**刘小燕** 我走了，我爹会孤单的。

三 儿 你爹要没了呢?你还不活了? 〔刘小燕、三儿下。

老于头 他是想拐着小燕儿跑呀，燕儿呀，你跟大青鱼一样， 老不本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 暗 转 。

〔 下 午 。

〔南湾子，波光粼粼。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通向大青 湖。平时水浅而清，除了极小的鱼苗外，没有成鱼游 进。裸露的山脚下到处是从山下滚落的石头。水边 停放着几只小船。钓鱼的人把湾子团团围住，各种

各样的鱼竿伸向湖水，有不少人围观。 **万司令** 他妈的再不上鱼，老子换手竿儿。

**侯** **子** 他们那小鱼儿白给都不要，您等大的吧。 **万司令** 可不要大的没钓着，小的也耽误了。

**侯** **子** 海竿儿就得照准一个地方打，食化得多了，形成窝 子，鱼就来了。

**万司令** 你说轻巧，要是打枪，老子百步之内说打哪儿打哪 儿。他妈的这鱼竿又没法瞄准儿。

侯 子 50米之内，我说扔到哪儿绝错不了。 万司令 你龟儿别吹，你露一手让大家看看。 侯 子 我还就用您的竿儿。

万司令 你就用这副。

**侯** **子** 哪位借草帽用用。

〔有人递过一个草帽。侯子一下把草帽抛向远处水

面 。

〔草帽里儿朝上漂在水面。

〔侯子抄起海竿儿，把线收起。一手握竿儿，轻轻一 抬手，鱼线准确地飞向草帽儿，鱼钩落进帽子里。

〔侯子摇绕线轮。

侯 子 这不是吹的吧?(把草帽从钩子上摘下) 万司令 这是蒙的，碰巧了。

侯 子 再来!(又扔出草帽，抛线，钩住草帽)还来不来? 万司令 这一手，你龟儿练了多久?

侯 子 不钓几千斤鱼练不出来。

**万司令** 你他妈一点儿正事儿不干，专练这一套。有了!(抄 起身旁的一副竿子)妈的，不小!(竿子弯成弓形)

侯 子 挂底，没鱼。 万司令 不对，是鱼。

**侯** **子** 那么大的鱼，连点儿津儿都不起?抖抖竿子，要是走 线就是鱼，不走线就是挂底。

**万司令** 太大的鱼抖线也不走! **侯** **子** 那起码得20斤以上。

**万司令** 老子这条就是那条最大的青鱼!妈的!(停顿片刻， 遗憾地)线断了，昨天新买的线。

**侯** **子** 您那国产线一百米才几毛钱，我那8个依势尼钩子 让您玩儿没了您不说，起码3块钱。

**万司令** 有钱也不买进口货，外汇全让外国人赚去了。 侯 子 司令!您发现什么问题了吗?

**万司令** 你发现什么啦? 侯 子 这水要跑!

万司令 真的，怪了!水越来越浅。

侯 子 再过半个钟头，水一落，什么鱼也没有了。 **万司令** 你问问教授，看他有什么好办法。

侯 子 (走向教授)教授，发现了吗? 教 授 早看出来了，怪事儿。

侯 子 想个办法，让水涨点儿。

教 授 有个寓言，说的是一只聪明的乌鸦喝水的故事。 侯 子 我不明白。

教 授 从 前 … …

侯 子 您快点儿吧!

教 授 从前有一只聪明的乌鸦，有一天它渴极了，好不容易

发现一只盛着水的瓶子。 侯 子 里面有鱼?

教 授 什么鱼?你上过学吗?这篇寓言小学课本里都有

的 。

侯 子您快说!

教 授 瓶子里的水很少，它的嘴根本够不到。 侯 子 弄倒喽。

教 授 浪费!水多宝贵呀!乌鸦比你聪明。它把一粒又一 粒石子放进瓶里，水位抬高了，一直到瓶口附近，乌 鸦终于喝到水了。

侯 子 这乌鸦是科学院的吧?真聪明。

教 授 你不要管它是哪个单位的，这篇离言恰恰回答了你 的问题。

侯 子 噢!我明白了，您是说往水里 …… (跑回万司令身边

报告)

万司令 有两个问题还要落实一下。第一，南湾子的口子要 先堵上，不然，水会被挤出去。第二，要和老于头商

量一下，不然往湖里扔石头人家会有意见。 侯 子 这湖又不是他们家的，他管得着吗?

**万司令**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如果他同意，我们就干；他

不同意，我们坚决不干。 侯 子 我见他就发怵。

万司令 好，你不去，我亲自去。在没有明确答复之前，千万

不要乱来。(下) 〔三儿、刘小燕上。

刘小燕 真好玩儿，这么大人啦逮油葫芦。

三 儿 大人更该玩儿。可惜大人能玩儿的东西太少了。我 老想小时候，逮老流利，粘季鸟儿，最好吃的是季鸟

儿猴儿，拿火一烧，真香。 刘小燕 怎么小时候不认识你?

三 儿 那你还不老欺负我?比我大那么多。 刘小燕 我那么不讲理?

三 儿 反正你老认死理儿。

侯 子 油葫芦呢?上哪儿去啦?这么半天。 三 儿 这儿呐。催命鬼。

〔三儿把油葫芦交给侯子，在一副海竿边儿上坐下， 小燕挨着他。

侯 子 谁呀?

三 儿 老于头的闺女。 侯 子 行，有你的。

三 儿 钓你的鱼吧。

刘小燕 他什么意思? 三 儿 你管他呢。

刘小燕 今天挺有意思的。

三 儿 待会儿一上鱼，你爸爸一骂就没意思了。

刘小燕 你到底多大了? 三 儿 3 0 呀 。

**刘小燕** 你再查查底子，是不是写错了。 三 儿 肯定写小了。

**刘小燕** 我走了 ……你……你在这儿养鱼就踏实了。

三 儿 我踏实不踏实那是我的事儿，你愿意我成天愁眉苦 脸的?

**刘小燕** 我管得着吗?你爱踏实不踏实。 三 儿 一这不结啦!

〔把独角草帽圈儿给小燕戴上。 **刘小燕** 我要是想……想我的鱼呢?

**三** **儿** 到菜市场看两眼不完啦。

**刘小燕** 我要想回来养鱼呢? 三 儿 欢迎。

刘小燕 那时候你都成家了。 三 儿 没准儿都有儿子了。 刘小燕你!

三 儿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呀?你走了，我在这儿守着? 刘小燕 你让我走的!

三 儿 我没说我老在这儿。养几年鱼，我可能又想干别的

啦，人要干什么,就老得干什么? 刘小燕 你就不想考个什么?上个大学?

三 儿 考个屁!我现在就想养鱼，养多了，我再钓它。

刘小燕 要是钓上瘾呢?

三 儿 那我就待一辈子!

刘小燕 ……那……(扔下草帽圈儿) 三 儿 你老想那么多干什么?

**刘小燕** 也不能跟你似的什么都不想，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 饿 。

三 儿 干嘛非成家?一个人儿有什么不好?

刘小燕 别人有的，自己也应该有。 三 儿 别人有病，你也有?

,刘小燕 那也不能总飞着呀?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三 儿 你不就一直飞着吗?活得挺自在。

刘小燕 (哇的一声哭起来，抓起草帽圈捂住脸)你走!你走!

三 儿 ……对不起。 〔 蝈 蝈 儿 叫 。

**侯** **子** 坏啦，水又落了，等老于头让扔石头了，鱼也没了。

**众钓者** 退钱!把活动费退给我们!什么比赛!尽他妈骗

*人!*

**教** **授** 当断则断!

侯 子 各位选手!现在南湾子水位已降到不适合垂钓的深 度，刚才我请教了专家，找到一个办法，大家要是同

意，咱们就继续比赛，如果不同意，比赛就此结束! **众钓者** 快说!快说!

侯 子 把南湾子的口子堵上，这样水退不回去，鱼也退不回 去，然后，我们往水里扔石头，水位就会提高。等水

位达到垂钓深度，我们就停止扔石头。 **钓者甲** 扔石头鱼还不惊了?

**教** **授** 要顺着水边轻轻放下去，这样鱼就会集中到中间地

带。反而便于垂钓。 **众钓者** 招呼吧!

**侯** **子** 那好!大家看!(指山坡)到处都是石头，排好队，搬

石头，顺序扔到湾子口上。 **众钓者** 走啊!

〔蛙鸣声、蝉声四起。

〔众人有扛石头的，抱石头的，背石头的，还有找来 子、扁担抬石头的。

侯 子 (抱起一块石头)嘿!谁起个歌儿，给咱们提提神。

钓者甲 咱五音不全，喊个号子吧。一二三四五!(扛起一块 石头)

众钓者 一二三四五!

**钓者甲** 上山打老虎!

**众钓者** 打老虎呀!

**众钓者** 老虎不吃人呀! **众钓者** 不吃人呀!

**钓者甲** 专吃杜鲁门呀!

**众钓者** 杜鲁门呀!(把石头投入水中，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巨 响 )

**钓者丙** 咱唱几句。(唱)苏武小时卖豆腐。 **众钓者** (唱)卖豆腐呀!

**钓者丙** (唱)卖的不够本儿呀。 **众钓者** (唱)不够本呀!

**钓者丙** (唱)回家打媳妇儿! **众钓者** (唱)打媳妇儿!

**侯** **子** 别扯淡啦!我媳妇儿是练柔道的! 〔众人扔石头。

〔围观者甲从山坡上推动一块巨石。 围观者甲 三匹白马往街走。

侯 子 哪儿的人?

老钓者 湖北。他说三匹白马往街走。 围观者甲 两个和尚在喝酒。

侯 子 听不懂。

老钓者 两个和尚在喝酒。

围观者甲 三个小孩儿在打架。 老钓者 三个小孩儿在打架。

围观者甲 王妈妈出去骂一骂。 侯 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老钓者 王妈妈出去骂一骂。

围观者甲 小媳妇在家偷锅巴。 侯 子 小媳妇在家偷姑爸! 老钓者 混帐。偷锅巴。

侯 子 猴儿吃麻花——满拧。 〔众人扔石头。

老钓者 高高山上一头牛。

围观者甲 两个犄角一个头。 老钓者 四个蹄子分八瓣儿。

围观者 (用手比划)两只眼睛这么大个儿呀! 侯 子 起什么哄?跑这儿划拳来啦?

〔众人在歌谣声中热火朝天地扔着石头，围观者受到 感染，兴奋异常。

教授(激动地)哎啃!这不就是精卫填海吗?太阳神炎帝 有个小女儿叫做精卫。她很想知道太阳是怎么升起 来的，于是就跳进大海，向着没有尽头的东方游去。

大海说，快回去吧!你会被淹死的。从古到今，我淹 死的人数也数不清。小精卫说，阿拉不怕，侬要是淹 死阿拉，阿拉就把侬填平!她游啊，游啊，到后来一 点力气也没有了，她被大淹死啦。可她唰地变成一 只漂亮的小鸟，她飞呀，飞呀，飞到遥远的西方的山 上，叼了一粒小小的石子投入大海。大海问：搞什么 搞?我怎么你啦?小精卫说，阿拉就是被侬淹死的 小精卫，我要把侬填平，看侬还怎么淹死人!

侯 子 噢，精卫上海人。不会是汪精卫吧? 教 授 大 海 笑 啦 。

侯 子 没法儿不笑，整个儿一港督(注：上海话，傻的意思)。 教 授 多少年过去了，小精卫还在不停地飞着，填着。这是

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呀! 侯 子 鱼你们就不管了?

教授(捡起两粒小小的石子。唱沪剧)精卫乌啊日夜忙， 不停填海为哪桩?大海深千丈，(轻扔石子)填好盖 弄堂，(轻扔石子)为的是人多好住房。为的是人多 好住房。

〔教授的唱念与前面的歌谣重叠进行。

〔众养鱼工从山坡上冲下。 **众养鱼工** 不许祸害鱼!

**侯** **子** **开钓!**

〔众人各就各位重又垂钓。 钓者甲 又一条大拐子!(抄鱼) 众养鱼工 上鱼啦。

鲫瓜子 肥水不流外人田!这鱼全是咱们的! 胖 头 我们自己打，不能落到别人手里。

〔鲫瓜子带领一部分养鱼工携带旋网、蜀网罩乘船捕 鱼 。

〔胖头带领另一部分养鱼工由陆地进入水中用扒网、 探网、曾网捕鱼，还有人叉鱼、摸鱼。

鲫瓜子 一网不捞鱼呀!(站在船头撒网) 众养鱼工 不捞鱼!

鲫瓜子.二网不捞鱼! 众养鱼工 不捞鱼!

鲫瓜子 三网捞一个呀， 众养鱼工 什么?

鲫瓜子 小尾巴尾巴尾巴鱼!

〔鲫瓜子起网，网中有条小鱼。

胖 头 (使扒网倒退着走)有个老头儿七十七，

众养鱼工 (使探网往前走，与胖头相对而行)七十七!

胖 头 娶个媳妇八十一， 众养鱼工 八十 一 !

拌 头 生个儿子九十九， 众养鱼工 九十九!

胖 头 养个孙子一百一， 众养鱼工 一百一 !

胖 头 他孙子南京做买卖， 众养鱼工 做买卖!

胖 头 回来生了他奶奶! 众养鱼工 他奶奶!

〔众养工起网，网中有鱼。 侯 子 你大爷!都倒了个儿啦!

〔刘小燕依偎在三儿的身上，俩人注视着面前发生的

*一切。*

**刘小燕** 这世界真是倒了个个儿啦。我不明白，怎么会是这 样儿?

三 儿 不明白，你就自己也倒个个儿，八成儿好一点儿。 **养鱼工甲** 摸大鱼呀!

〔养鱼工甲和另一养鱼工穿短裤钻入水中摸鱼。俩 养鱼工一声呐喊，拉起曾网，把刚刚入水的摸鱼者拉 起。一片哄笑声。

**鲫瓜子** 七星叉，照准了扎! 胖 头 搬曾网，玩命地拉! **众养鱼工** 扎!拉!打!抓!

**侯** **子** 日本人的船——满丸(完)。 **围观者** 人人有份儿，去晚了就没啦!

〔围观者涌向水边抢鱼。

〔鱼跃声、人声、器具击水声大作。

〔万司令、老于头出现在山坡上。 **万司令**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老于头** 世界上还有比人更贪的吗? 〔众钓者向打鱼者投石头。

〔众养鱼工用围网围堵钓鱼的和围观者。 **万司令** 人呐!人呐!

**老于头** 天啊!天啊!

**万司令** 钓鱼协会的人马上上岸! **老于头** 打鱼的都回来!

〔静场。

〔万司令、老于头缓缓走下山坡。

〔万司令扫视在场的人。老于头低头看着狼藉满地

的鱼。

**老于头** 我的鱼呀!

〔打鱼的逐渐向老于头靠拢。 **万司令** 侯子!侯子!

〔钓鱼的人逐渐向万司令靠拢。

**万司令** 钓鱼比赛结束!

**钓者甲** 还没决出名次呐!

〔鲫瓜子、胖头走向老于头。

〔日已西斜，晚风吹动树叶儿沙沙作响。油葫 芦在叫。

〔钓鱼者三三两两收拾行装下。 **鲫瓜子** 不打鱼养它做吗?

**胖** **头** 你一个光棍儿，我们一家子人等着吃呐!

**老于头** 你一家子，那鱼也一家子，你就忍心让它家破人亡? **胖** **头** 那就让我们家破人亡?

**老于头** 这湖里有的是苇子，不会卖苇子?有的是藕、菱角，

办法儿多了。

**鲫瓜子** 我们是打鱼的。 胖 头 别的不会干!

**养鱼工丙** 这湖里的鱼也有我们一份儿。

**众养鱼工** 打我们那一份儿! **老于头** 敢!(吐血)

**万司令** 老于兄弟!(把老于头抱住) 刘小燕 爹!

三 儿 爹!

**侯** **子** (向三儿)别他妈瞎叫!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万司令** 你怎么还不走?

侯 子 我跟教授得蹭您的车啊! 万司令 老子不走啦!

老于头 只要我活着，你们就休想在这儿打鱼! 胖 头 你太霸道啦!

鲫瓜子 看在乡亲一场，就依了你，你在这儿，我们走!

**老于头** (又吐 一 口血)走!远远地走!你们到了哪儿，哪儿 就没了鱼，没了鱼，也就没了水，没了水……看你们 怎么活!

**养鱼工甲** 这儿水多是吧?让水淹死你!

〔众养鱼工下。

**万司令** 你怎么这么讲话?

三 儿 (冲养鱼工)我叉你丫的! 侯 子 有你什么事儿?

教 授 老于同志的话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自然界靠一条 生物链来维持生态平衡，鱼多了不打，对鱼群本身的 发展也不利。

三 儿 一边儿稍会儿。

**万司令** 老于兄弟!我很难过，我们给你惹了这么大麻烦，我 保证今后再也不在此地钓鱼。

**老于头** 没用!你不钓，他钓，不在这儿钓，到别处钓，哪儿的 鱼都是鱼呀!

**刘小燕** 您就别管那么多了。

〔传来水花声、鱼群的叫声。

三 儿 快看!这鱼群足有方圆好几里。

侯 子 鲂鱼!足有几米厚!哎哟，这噘嘴鲢，海啦! 教 授 已经到了湾子口。

万司令 开始冲锋喽，跳跃障碍!

**〔鱼声如海潮一般。**

〔打鱼的、钓鱼的、围观者驻足山坡观看。 **万司令** 真是千军万马!好气派!

教 授 真是鱼山鱼海!

刘小燕 爹，他们看你来啦!

老于头 我的孩儿们!我死不了!

〔鱼群咕咕叫着，老于头冲鱼群挥手。

侯 子 妈呀，吓死我了。 教 授 你怕什么?

侯 子 我怕它们把我拽进去吃喽!(后退) 教 授 真的?(后退)

〔山坡上的人也后退一步。

〔钓神上。他约70上下，长发，紫面虬髯，花白的络 腮胡子修剪得格外整齐。上身穿T 恤衫，下身穿短 裤，胳膊、腿紫红发亮。头戴斗笠，足蹬草鞋，身脊背 囊、护竿套。

钓 神 (唱)不入深山访僧道，偏向绿水寻逍遥。 万司令 什么人?

老于头 不是人。你看他走路，草上飞一样，碰不着一粒石子 儿，也踢不着一根儿草，脚底下不蹦一个蛐蛐儿，不 跑一个蛤蟆，多轻啊!这是个大钓鱼的!

**侯** **子** **钓神**!

**万司令** 果然不 一般。

三 儿 我得躲躲。(藏起来)

**老于头** 债主子都来啦!大青湖非完不可! 〔钓神走近水边看鱼。

钓 神 都来干什么?一条足矣，我找的不是你们!

**老于头** 到底是你!这回你带了家伙!

〔钓神摘下斗笠，半长头发迎风飘摆，两目闪闪放光。 钓 神 (一揖)咱们也是个缘分。

**老于头** 看见了吗?这些人都让我哄走了! 钓 神 嘿，嘿。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老于头 怎么不一样? **钓** **神** 那是祸害鱼!

**老于头** 你呢? **钓** **神** 玩玩儿。

**老于头** 我要是不让呢?

**钓** **神** 大青湖方圆八百里，你一口吞得下吗?

**老于头** 大青湖看不见边儿，你为什么非到这南湾子来? **钓** **神** 有个约会儿。

**老于头** 什么时候订规的? 钓 神 3 0年前。

老于头 什么人? 钓 神 一 条鱼? 老于头 哪一条?

钓 神 那条最大的青鱼! 老于头 它不在这儿。

钓 神 现在30里外喇叭沟。 老于头 为什么你不去那儿?

钓 神 就在这儿等它。 老于头 你有谱儿吗?

钓 神 它30年才来一回。 老于头 知道我是谁?

钓 神 荷花淀打鱼的头儿。

**老于头** 你认识?

**钓** **神** 别人哪敢这么跟我说话? 老于头 我为嘛来养鱼?

钓 神 你打光了淀里的鱼，发了善心。 老于头 到这儿我养了多少鱼?

钓 神 数也数不清。

老于头 眼前是什么鱼?

钓 神 鲂鱼、吸嘴鲢，鲤鱼在下边。 老于头 有多少?

钓 神 (放下背包，竿套)鲤鱼三千九，鲂鱼九万五，啜嘴八 万三 。

老于头 不够你玩儿的吗? 钓 神 别人养的鱼不钓。 老于头 什么鱼你钓?

钓 神 喝的天上水，吃的山中餐，不吞俗子钩，水里和我打 秋 千 。

老于头 怎么打秋千。

钓 神 一条尼龙线，扔到水中间。 一头绑钩子， 一头系钓 竿。

老于头 钩子干吗用? 钓 神 鱼儿用嘴衔。

老于头 那头拴在哪儿? 钓 神 系在我心尖。 老于头 鱼儿扯住线， 钓 神 和我心相连。

老于头 鱼儿动一动， 钓 神 心尖颤三颤。

老于头 鱼儿往远跑， 钓 神 绷竿慢松线。 老于头 鱼儿往近来， 钓 神 抬竿快紧线。 老于头 鱼儿转个圈， 钓 神 领住不乱线。 老于头 鱼儿扎泥底， 钓 神 抖竿轻弹线。 老于头 鱼儿打个挺， 钓 神 头上塌了天。

老于头 春天夏天怎么钓? 钓 神 春钓草，夏钓潭。 老于头 怎么讲?

钓 神 钓鱼不钓草，等于瞎胡跑。钓鱼不钓潭，打水用竹 篮 。

老于头 深水、浅水怎么钓?

钓 神 浅中来找深，深中专钓浅。 老于头 不吃食怎么办?

钓 神 太公空钩钓，稳坐渭水边。 老于头 刮风怎么办?

钓 神 顺风来撒网，顶风不钓竿。 老于头 打雷住哪躲?

钓 神 不做亏心事，雷公电母不找咱。 老于头 钓了多少年?

钓 神 两万一千九百天。 老于头 钓了多少鱼?

钓 神 足有万万千。

老于头 为什么不罢休? 钓 神 不钓心不安。

老于头 鱼愿意吗?

钓 神 鱼儿喜心间。

老于头 它怎么那么贱?

钓 神 人思水里事，鱼想岸上边。我陪它耍，它陪我玩。 老于头 鱼小?

钓 神 我钓它。 老于头 鱼大? 钓 神 它钓咱。 老于头 一般大?

钓 神 双双去西天。

老于头 西天能钓鱼吗?

钓 神 西天有灵山，垂钓云海间。 老于头 佛祖答应吗?

钓 神 如来拈花笑，金刚眼睁圆。妙法听鱼跃，参禅凭钓 竿。

**老于头** 家里怎么办?

钓 神 一子早溺死，一子在身边。 老于头 扔下他不管?

钓 神 能生是有缘，会死谓涅槃。 老于头 你倒省心!

钓 神 生死都由天!

**老于头** 非钓大青鱼不可? 钓 神 难逢棋手两敌间!

**老于头** 你怎么知道它准吃你的钩? 钓 神 我的食跟别人的不一样。

**老于头** 什么食? **钓** **神** 一个儿子。

**老于头** ……我……你……这回用什么食? **钓** **神** 空钩。(亮出一个大鱼钩)

**老于头** 你要钓不着呢?

**钓** **神** 再也不来大青湖。

**老于头** 我要是不让你钓呢? **钓** **神** 还我30年。

**老于头**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钓** **神** (深深一躬)大恩不言报。

**万司令** 好，今天多了一次学习机会。 三 儿 爸。

钓 神 我早看见你了。

三 儿 爸，我怕惹您生气。

钓 神 爸老了，这是最后一次的钓鱼。想看，就看看吧。你

说的话还记得吗?

三 儿 您不钓鱼了，我养鱼。

钓 神 找好地儿了吗? 三 儿 就在大青湖。

〔钓神解开护竿套，拿出一支粗大的海竿又从背囊里 取出一个特大的绕线轮装在海竿上，拉出线头穿进 瓷眼，拴好钩子。

钓 神 跟人家说了吗? 三 儿 跟老于头说了。 钓 神 他答应啦?

三 儿 没有。他女儿答应啦。

钓 神 ……你大了，有点儿准谱儿吧。

三 ·儿 这回有准儿。小燕儿，过来，这是爸。 刘小燕 (小声)大伯。

侯 子 行，他们爷儿俩这回钓鱼方便啦，都一家子，没外人。 教 授 我们也可以找他们嘛，都是一个钓鱼协会的。

钓 神 这线得使船放出去。 刘小燕 我来。(拿起钩子) 钓 神 当心，勾上就下不来。 老于头 往哪儿下?

钓 神 二百米外有个锅底。

老于头 我知道，你真会找地儿。上船吧小燕儿，我给你看 着。

〔小燕上船，把钩子勾在盘起的缆绳上，摇橹，船行。 钓 神 行啦!

老于头 行啦!

〔小燕下钩，把船驶回。 〔 暗 转 。

〔满天星斗，油葫芦叫，蛙鸣，起风了，树叶作响，起浪

了，浪声越来越大。 〔围观者往前拥。

侯 子 请大家不要围观!上鱼早着呐。

〔少量围观者下，更多的人留下来。 〔成群的水鸟儿叫。

刘小燕 这儿的水鸟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多，也从来没有夜里

这么叫起来没完的。 钓 神 它离我们不太远啦。

老于头 你就放它过去，它老了，禁不住你折腾了。 钓 神 我们都老了。这是最后一次啦。

老于头 30年前，这儿来过一个钓鱼的，要钓它，把儿子的命

都搭上了，连片儿鱼鳞也没钩上来。 约 神 那是他手软了，没本事。

老于头 那可是个大钓鱼的!你看他不管是抡竿甩线，还是 提竿遛鱼，加上锣鼓，那就是唱戏呀，真是好看。

钓 神 中看不中用。

老于头 谁说的?我亲眼所见，不管是多大的鱼，到了他手里 服服帖帖的!人家往哪儿一坐，那年他有40来岁， 一把胡子像你这一样……真跟关老爷一样，他往那 儿一坐，风不敢刮，浪不敢起，那份儿神气……哪儿 像现在这伙子钓鱼的，一个个松头日脑，胡说八道， 还老调戏妇女。

钓 神 他本事不小。可有个过路的，比他本事还大，他一声

吆喝，那条鱼就远走高飞了。 **老于头** 你……你就是那个钓鱼的?!

钓 神 你……可你不像那个过路的。那个嗓门儿，我一辈 子也忘不了。

**老于头** 是我。(咳嗽)我老了，都30年啦。

**钓** **神** 你来了就再也没走? **老于头** 你走了就再也没来!

〔 水 鸟 儿 叫 。 钓 神 久违啦。

老于头 我就怕你来!30年啦，我天天守在这湖边儿。 钓 神 谢谢你，替我照看它。

老于头 你就不能把它忘了?

钓 神 咱们一样。它可不是一般的鱼。 老于头 你胡子都白了，你还行吗?

钓 神 30年前我兴许还行，可你帮了它一把。那天我是顾 得上鱼，顾不上儿子，顾上儿子顾不上你。你那一嗓 子，让我等白了胡子。

老于头 30年，我也耗得没了元气了。老啦。

钓 神 可我儿子长大啦，你那嗓门儿怕是也不行啦，这回别 说不怕儿子掉进湖里，就是他真掉进去，我这拿着鱼 竿的手也不会发软。不过，咱们说好了，你可再不许 帮它。

**老于头** 也许它已经早死了。

**万司令** 也许根本就没这么条鱼。. **教** **授** 没准是恐龙。

**钓** **神** 有没有这条鱼，只有我和老于头清楚。 **老于头** 是啊，你们不知道。

〔水鸟儿叫。

三 儿 这么多鸟儿，跟炸了窝一样，还不如改成打鸟儿呐。 刘小燕 三儿，你爸爸能钓上它来吗?

三 儿 悬。你别看他名声不小，可就是钓的鱼不多。我真 希望钓上来，他年纪大了，禁不住老在水边儿泡着。

他不是发过誓吗?钓上大青鱼，就再也不钓鱼了吗? 刘小燕 我也希望他早点儿钓上来。

三 儿 那你爸爸受得了吗?你就不替他想想?

刘小燕 只有钓上那条大青鱼，才能结束这一切。你不知道 我爹过的是什么日子。30年，整整30年，没白天没 黑夜，就担心这条大鱼。他，他就不想想他自己。鱼

真的比人还重要吗? 〔水鸟儿叫。

老于头 小燕儿，你这边儿坐着来。这回该是，我顾得上鱼，

顾不你，顾得上你顾不上他啦!

教 授 我爱上了钓鱼，才知道我不会生活。

侯 子 反正我活得比你好，你教授怎么样?一年二百多块 到头了吧?我一个月烟钱就三百多块。您学了多少 东西?我们做买卖用不上。瞧你用那破竿子，跟咱 们这怎么比呀?

教 授 物质倒是其次，主要是精神。

侯 子 没有物质您哪儿来的精神?您喝20块一两的茶叶 就是比喝两块一两的有精神。

教 授 还有200块一两的。 侯 子 咱买呀，能挣能花。

教 授 还有更贵的呢。你把最贵的都喝了，怎么办? 侯 子 ……不知道。

教 授 我觉得你像大马哈鱼…… 侯 子 我觉得你像咸带鱼。

教 授 你在追求一个享乐的极限，真正到了这个极限，你的

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 侯 子 我不明白。

教 授 大马哈鱼在大海里发育成熟后，便开始长途跋涉，游 向内陆江河的源头，拦也拦不住。它们要到江河里 恋爱、成亲、生子。

侯 子 然后呢? 教 授 死去。

侯 子 为什么?

教 授 精疲力尽。你想想，游几千里路，不吃不喝，匆匆赶

到产卵地，交配，产完了卵，就再也动不了了。

侯 子 怎么不知道悠着点儿?

教 授 它们不能错过孵化季节。 侯 子 大马哈鱼这不是找死吗?

教 授 它高兴这样。这是它一生的目标，一想到要到江河 里结婚、生子，它就兴奋得再也控制不住。

**侯** **子** 它们跟您说过? **大** **夫** 别打岔。

**教** **授** 你说你像不像大马哈鱼?

**侯** **子** 我要知道这是找死我就不去了。 **教** **授** 那你还不如大马哈鱼。

**侯** **子** 那您说那200块一两的茶叶喝够了怎么办? **教** **授** 再从两毛一两的喝起。

〔油葫芦叫。

**老于头** 小燕儿，你还不走? 刘小燕 你不走，我能走吗?

〔水鸟儿叫。

**老于头** 又叫了，这是那条大鱼闹的。我能走吗?

**三** **儿** 你爹不走，你就走不了。是啊，只有钓上那条大鱼，

我爸你爹就都踏实了。他们也就该想想自己啦。 刘小燕 什么时候我爹能想想自己，我也就该走了。

三 几 你该走了，这儿是你爹的地方，不是你待的地方。 刘小燕 那你为什么偏要来这儿养鱼。

三 儿 我是真喜欢这儿。这儿的水比别的地方清。 刘小燕 我跟外边儿的姑娘有什么不同?

三 儿 你更干净。像这湖水一样，一眼见底。 **刘小燕** 你比我小5岁。

三 儿 科学家统计了，男的平均寿命比女的少5年，正好， 咱俩一年死。

**刘小燕** 别，别瞎说，咱们永远活着。 三 儿 那多累呀!

**刘小燕** 你这个人什么都图轻省。你说，你来了，然后又让我 走，为仟么。

三 儿 要是为了我，你留下感情好。我正是为了你才让你

走。你不属于这儿。 刘小燕 一辈子的事呀!

三 儿 干嘛非得一辈子?小时候我妈给我买鞋，为了省钱， 老说，买大点儿，上小学还能穿；等上了小学又说，买 大点儿，上中学还能穿；等上了中学又说，买大点儿， 上大学还能穿!我他妈要上不了大学呢?

刘小燕 上不了大学，你脚就不长了? 三 儿 嘿，我都让你给弄晕了。

刘小燕 你那屁话就是一会儿有道理，一会儿没道理。

三 儿 反正我打小就没穿过一双合适的鞋，老他妈为以后 穿鞋。想得倒好，上中学还能穿，其实没两月鞋开绽 了。要真合适，哪怕穿几天也值了。

刘小燕 下辈子我得当男人。 三 儿 下辈子我当女人。

刘小燕干嘛?

三 儿 在一块儿呀。

刘小燕 说了半天，就这句我爱听。

三 儿 你这人怎么老靠别人许愿活着?我对你怎么着，这 是我的事儿，你对我怎么着，那是你的事儿，你怎么

想就怎么做。许愿管用吗?

刘小燕 (轻声抽泣)我要是个姑娘 ……

三 儿 我嫌费事。我们一哥们儿，新婚之夜，他媳妇儿要给

丫的送派出所，说丫的流氓……

刘小燕 真恶心!(一把推开三儿)你到我这儿图省事来啦? 三 儿 没……没有……没有比你更费事的啦。

〔刘小燕哭中带笑，一头扑进三儿的怀中，捶打着他。 〔三儿轻声抽泣。

刘小燕 三儿，三儿。

〔刘小燕抬起头，注视着三儿，欲吻。 **老于头** 小燕儿，怎么啦?

**万司令** 你这个人怎么什么都管?娃娃的事情你用不着那么 操心!

**老于头** 我这一辈子就剩下一条鱼， 一个閨女了。这俩人怕 是都保不住了。

钓 神 今天这大青鱼要是不来，我……我还干什么? 老于头 今天大青鱼要是来了，我还干什么?

〔水鸟儿叫。

万司令 又叫了。叫得好紧张。

钓 神 我不会把它怎么着，就跟它玩玩儿。

**老于头** 到时候儿就由不得你了，那可不是闹玩儿的。它岁 数那么大了，万一有个闪失，你对得起这一方的生灵 吗?

钓 神 那你干什么让我下钩，干什么?你们那么多看鱼的， 怎么不动手把我 ……

老于头 我哪知道怎么就答应你了?为了和它玩玩儿，你搭 上了儿子的命，一等30年，胡子都白了，我能不让你

玩儿吗?

钓 神 你可怜我?

老于头 我对不住你，30年前我要是不从这儿过 ……

钓 神 30年后你偏偏又在这儿!我又有了个儿子，可我没 有30年了，再也没了。

**老于头** 我也没了。

**钓** **神** 你今天要是再帮了它……我……

**老于头** 我今天拿我的命担保，保证你玩儿个痛快!

**万司令** 哎，一个钓鱼，你们干什么搞得这么严肃悲壮!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

小 燕 三儿，我冷。 ……抱抱我。 三 儿 这儿这么多人，都瞧着呐。

刘小燕 管他们呐，10年啦，我冷。三儿，快抱抱我。

〔三儿紧紧抱住小燕。 三 儿 燕儿，回去吧，看冻的。 刘小燕 我困嘛 … …

三 儿 回去睡去，这儿睡着了非病了不行! 刘小燕 黑灯瞎火的怎么回去?

三 儿 这儿有电棒，照着点儿，没几步就到了。(从背包里 取出电棒)

刘小燕 我不，挨着你挺暖和的。

老于头 小燕儿，这怎么睡呢?回去!

刘小燕 三儿，帮帮你爸，钓上它来，一切都重新安排! 三 儿 借你的吉言。这叫上阵父子兵!

刘小燕 早上等着我，我给你做好吃的。你要是睡着了，我胳 肢你。

〔刘小燕接过电棒，蹒跚地下。

三 儿(吹口哨《小放牛》,从刚才拿电棒的背包里翻出一盘 钓线)待着也是待着。嘿!线上还有个大钩子。大 夫，把你那法国蜗牛儿给我一个。

大 夫 于吗?这玩艺儿贵着呐，是给鱼吃的。 三 儿 我实在饿了!

大 夫 自己过来拿来!

〔三儿拿蜗牛回来，将壳敲碎，把肉挂在钩上，把线在 空中抡了几圈，甩出。

三 儿(小声)还不能让他们看见。爸，你老了，儿子这回帮 你一把。钓着了，您来遛鱼，您过瘾。那鱼嫌你老 了，不跟你玩儿。您看咱们这鱼食，法国蜗牛，连他 们美国人都爱吃，就甭说这条鱼啦。(把钓线绕在一 条大腿上)这就可以睡觉啦，待会儿鱼一动，我就醒 了，两不耽误。(躺下)

**万司令** 钓神老哥!嫂夫人走了，你就不想?

钓 神 哎，一钓上鱼谁都不想。 老于头 怎么跑的?

钓 神 钓鱼把儿子淹死啦!

老于头 你就造孽吧!怎么就改不了呢? 万司令你就从此破罐破摔?

钓 神 哎 !

万司令 还是要找个伴儿嘛，以后三娃一走，你一个人好孤单 哟。

钓 神 鱼是我的伴儿。

老于头 他害跑了一个了，你就别让他再害一个了。钓鱼的 也好，打鱼的也好，都不配找老婆，他把心放在鱼上，

老婆受得了吗? **万司令** 所以你就不找? 老于头 我不能找!

**万司令** 为什么不能找?

老于头 嗨，你就别问了。

万司令 有问题组织上解决。 钓 神 他哪儿有组织。

老于头 有组织也解决不了。我小时候得过病，那玩意儿不 中用了 。

**万司令** 我们部队医院有个大夫专治这个病，他治好了不少 人，有好几个后来还犯了生活错误。

**老于头** 我就讨厌听这些个，我不是你说的那回事，我这个根 本就没熟，还生着呢。

万司令 (四顾)没有女娃儿。你让我看一下，还有救没有。

老于头 你别寒磷我了，它早死了。 万司令 哎，死马也要当活马医嘛。

钓 神 老万你别折腾他了，那马要是活了，上那儿遛去?

万司令 这个问题我早想好了。我家里那个老阿姨今年57 岁，做一手好菜 … …

老于头 你就饶了我吧。

万司令 我可不是要钓你的鱼，才拉拢你。

老于头 你这份儿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么多年，谁问过 我。一个臭养鱼的，谁不嫌腥气。

万司令 就这样说好啦，明天我回去就给你联系大夫，就是治 不好也没关系，找个伴儿陪你说说话也好啊!

老于头 你真是个大好人呀。下辈子，我变一条鱼，让你钓 ……那个57的，你还留着她做菜吧。

万司令 你真顽固!

钓 神 人能顽固一辈子也是一种福分。鱼就是于头最好的 伴 儿 。

老于头 嘿，这话算你说对了。大青湖的鱼没有不认得我的。

哎，一过了秋后，几场秋雨一下，天凉了，鱼群就往深 处去了，我就跟丢了魂儿似的。等到西北风一刮，水 面上结起一尺多厚的冰，我这心都快冻上了，我在冰 上走啊!走啊!我想他们啊。我隔着冰跟他们说 话，他们也急，在底下直叫唤……

钓 神 鱼也愿意找个让他们玩着痛快的人。就是玩儿死，

它心甘情愿。 〔蛐蛐儿叫。

〔有人打哈欠。

**围观者** 真困，明儿早上再来。 〔部分围观者下。

〔传来鼾声。

〔侯子、大夫、教授闭目养神。

**万司令** 你们说的那条大青鱼是怎么回事?

**老于头** 它跟这些个鱼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鱼大了去了，我有 几次觉着离它很近了，一下子它又没了。

钓 神 老于，我从小就在大青湖钓鱼，我听我爷爷说，他小

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么条鱼。 万司令 他从哪儿来的?

钓 神 这大青湖附近有十几条河。黑河、白河、翡翠河，最 大的一条就是青江。这青江原来跟大青湖相连，鱼 就是从青江进来的。后来地震，山崩地裂，入水口两 边的南牛头、北牛头山崖倒塌，形成南湾子，断了江 水，鱼就再也回不去了。这青江30年涨一次大水， 所以大青鱼30年来一回南湾子，南湾子就是过去的 山口子，那大青鱼想回去。可它哪知道青江改道好 几百年了。

**万司令** 这么说这条鱼有好几百岁了。

**老于头** 老钓，还是你比我清楚。不过我问问你，这大青湖的 水为什么不干?

钓 神 山上有泉水，湖底有暗泉，所以这水老不干。 老于头 那水多了怎么排走?

钓 神 自有地下暗道渗走。 万司令 你好像下去看过一样。

老于头 不对!水多了，大青鱼喝了它，水不够了，大青鱼往

外吐，全靠着它，这是这儿的水神! 钓 神 都知道有这么条鱼，可谁也没见过。 万司令 那你们怎么知道肯定有这么条鱼。

钓 神 他来的时候夹风带雨，连岸上的飞鸟都退避三舍。 **老于头** 他走后波平浪静，雨过天晴。

**万司令** 以后搞些炸药，炸开牛头山，打通青江，把鱼放走。

钓 神 不可!万万使不得。正是因为断了青江，它才在这 大青湖活下来，一 旦打通青江，它游出去必死无疑。

老于头 是啊，这外边多乱，青江上船多得走不动，那些个打 鱼的能饶得了它?再说，那青江水脏得发黑，它受得 了吗?这大青湖近处一眼见底，水多好。

钓 神 要说把它留在这儿几百年，也够难为它的。

**万司令**他妈要是老子，一天也待不住，外边再乱，老子也要 出去，哪个敢拿网打老子，老子掀翻龟儿的破船。

钓 神 留它在这儿也是天意。 老于头 你来钓它也是天意?

钓 神 起码是有缘。老天爷让鱼来磨练我，也让我来磨练 鱼。

万司令 你钓了一辈子鱼，死了也值了。

钓 神 钓了一辈子鱼，越钓越伤心。 **万司令** 噢?

**钓** **神** 钓鱼的地方也一天比一天少。

万司令 以后我们去养鱼池钓，玩儿个痛快。

老于头 最好你们去养鱼池，反正他们的鱼是卖的。

钓 神 那还不如在缸里钓呐。

**万司令** 可以在院子里砌个池子，把钓来的鱼养在池子里，想 什么时候钓就什么时候钓。

**万司令** 三娃子呐?

**侯** **子** 刚才还在这儿。

**万司令** 我知道了，他找那个女娃儿去了。

侯 子 别是让鱼给拽去了吧?

**万司令** 你净他妈扯淡。年轻人我最了解，可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呀。

**侯** **子** 要是冻豆腐呢?

**万司令** 睡你的觉吧。我打年轻时过过，不知道这个?

**老于头** 不行，我不放心小燕儿，我先回去一趟。 〔水鸟儿叫声。

**老于头** 这回是我两头儿顾不上，大青鱼!(止步，重新坐下)

**万司令** 再出来钓鱼，等我老婆心脏病好喽，把她带出来， 一 起钓。钓鱼是有意思。怎么长征的时候我就没想起 钓鱼呢?

钓 神 你对你老婆真好!

万司令 她就是让你放不下。翻夹金山的时候，雪山脚下，突 然出现了一个女娃儿!穿一身褪色的军装，扎一根

武装带，那个腰这么细。 老于头 别再折了。

万司令 小手枪腰间一别。戴一顶军帽，翘翘着。帽子上一 颗小红星儿，帽檐儿下是屁帘儿。这个小嘴儿一抿， 两个酒窝儿。手里打着一副竹板儿。你看那个小嘴 儿：同志们，永向前!哎呀那两个酒窝儿!你一看

她，你这两只脚…… **老于头** 跑得更快了!

**万司令** 倒他妈走不动喽!我从夹金山一直跟她到毛儿盖。 钓 神 成啦?

万司令 他妈的张国焘搞分裂，要挟中央，中央红军突然撤走 了。“永向前”也走了。以后打日本，打老蒋，一晃15 年，再也没碰到她。后来在朝鲜时，她带着文工团去 慰问，这才见了面。

钓 神 千里姻缘一线牵。

万司令 人家都结婚好久了。 老于头 那就算了吧。

万司令 那可不成!见困难就退还行?要“永向前”。我讲， 你是不是在夹金山打过竹板儿唱过歌儿?她说是 啊，你听过?我说何止听过，我一闭眼就是你，打仗 时一想起你，手榴弹都扔的比别人远。她眼圈儿红 了。她说，那你啷个不和我说?我说，他妈的还没等 老子找到你，张国焘这个龟儿搞分裂，你们的队伍拉 走了。她说，真是的，他什么时候搞不行，偏偏这个 时候!嗨!搞分裂什么时候都不行!她这是激动 的。后来我才知道，她丈夫是个搞文艺的，文艺搞的 啷个样不晓得，女人搞了不少。“永向前”气坏了。

我说你应该是我的老婆! **侯** **子** 您这是第三者插足!

万司令 他妈我管那一套!该插就得插，说不定就插对喽! 她眼泪就下来啦。说，等打完了仗，回国后你再找

我。我一回国，刚下火车，嘿，“永向前”!背着个挎 包儿，说，我跟你走。

**侯** **子** 你们没上街道办事处办个手续?这不是私奔吗? **万司令** 你这个娃娃少插嘴。

**大** **夫** 还是那时候好，离婚容易。

**老于头** (哈哈大笑，这是他第一次笑)真有意思。

**钓** **神** 这“同志们永向前”是哪儿的人?

**万司令** 这么漂亮的女娃儿不出在四川，那才见鬼呢!

**侯** **子** 什么时候您带出来让我们看看。那俩酒窝儿还有 吗?

**万司令** 有，比以前还要多。

**侯** **子** 有多少?

**万司令** 他妈到处都是。

**钓** **神** 老啦。(点烟斗)谁也逃不过老去。(站起)嗯 …… **万司令** 怎么啦?

**钓** **神** 心口有点儿闷。

**万司令** 要注意哟，上了年纪，心脏……哎!“永向前”心脏不

好，在家卧床，我他妈跑出来钓鱼!真是见鬼!

**老于头** 别钓了，上我那儿喝酒去!大青鱼今天不会来了。

**钓** **神** 准来!它现在正在半道儿上。你没见水都涨了吗? **老于头** (小声)千万别来，千万千万!

**万司令** 你念叨个什么? **侯** **子** 把茅台拿来!

**侯** **子** 哪儿呢?

**万司令** 背包最下边。

侯 子 藏那么严实!(递酒瓶)

**万司令** 这是给鱼准备的。你知道真假茅台怎么分辨?把酒 和在鱼食里，上鱼的就是真茅台，不上的准是假茅 台。来，敬二位。

〔钓神接过酒瓶，递给老于头。 钓 神 您先来。

**万司令** (把酒递给钓神)钓神师傅!再喝!以后要多教我两

手，等我把“永向前”的心脏病治好，带她出来钓鱼， 让她看看我的技术!

钓 神 (喝了一大口)不敢多喝了，上年纪啦。

**万司令** 你越不怕越是没事。都说吃猪肉不好，胆固醇高。 我专吃猪肉，专吃带皮的肥的蹄膀!越吃身体越好! 你们猜我是怎么知道吃猪肉没事儿?

**侯** **子** 怎么知道的?

**万司令** 你想猪浑身都是猪肉。 **侯** **子** 对，没有牛肉。

**万司令** 如果胆固醇对身体有害，那猪本人一天都活不了。 哪个猪有血压高?哪个猪有心脏病?

侯 子 现在医院太少，还顾不上猪呐! **老于头** 什么也挡不住死。

**万司令** 我死过好几次，没的啥子好怕的。什么都是软的欺， 硬的怕。那个枪子儿专打那个胆小的。刚参军时， 枪打得跟炒豆一样。连长让我吹冲锋号，子弹嗖嗖 的从耳边儿过。我一使劲，他妈号没吹出来，裤子先 尿了。

**侯** **子** 你怎么不尿完了再吹。

万司令 号兵早晨起来不让撒尿。

**侯** **子** 不能当号兵。

**万司令** 连长一把把我揪住，说：小鬼!你看，老子就在这儿

一站，子弹都躲我，真的，那子弹见着我都拐弯儿。 **侯** **子** 别扯淡啦。

**万司令** 我一下子血往上涌，把这个号吹得山响。我们的战 士一下子就扑上去，把山头拿下来了。

侯 子 子弹到底没打着您? 万司令 把连长打死了。

侯 子 不是站那儿没事儿吗?

**万司令** 老站着不动还不打死!他是为了掩护我!从那次以 后，我再也不怕了。

老于头 什么胆固醇?不就是死吗?其实死也没什么可怕

的 。

钓 神 我死也得死在水边儿。 侯 子 那鱼就踏实了。

钓 神 我死了以后，烧成灰，撒在大青湖里，生前我钓它们， 死后喂它们。

**老于头** 我这水里不能什么都瞎扔。

钓 神 它们吃了我，我也就成了鱼的一部分。 老于头 嗯，要是这样，我也这么办。

**万司令** 我可不行，骨灰组织上统一安排处理。 〔钓神、老于头、万司令仁人喝酒。

〔风大作，浪涛汹涌，下起了细雨。

老于头 掉点儿了。 万司令 这浪好大!

钓 神 它来啦!(猛地抄起竿子) 老于头 (酒瓶掉下)坏啦!

**万司令** 要不要帮忙?

**钓** **神** (竿子弯成弓形，几乎贴近水面)好大啊! **侯** **子** **上鱼啦!**

〔所有人都从梦中惊醒，涌向水边。

侯 子 请大家往后退，别碍事儿，鱼太大了。 **万司令** 什么时候能拉上来?

**侯** **子** 非天亮不可。 **钓** **神** ，是它!是它! **老于头** 没错儿吗?

**钓** **神** 你看它多沉得住气。一动不动。

万司令 那啷个办?

侯 子 它憋足了劲儿一撞，你要是没防备，钢丝都得断了。

您的钩子禁得住吗?

**钓** **神** 请人打的，好钢，没问题。 **老于头** 线行吗?

钓 神 我搓了30年，等的就是它!

老于头 冤家!这可怎么好，大青儿大青儿，今天是你的劫 啊!

钓 神 往后站站，它马上就要撞线。 〔众人后退儿步。

**钓** **神** 嘿!(身子被拉得往前一倾)给你点儿线。(摇绕线 轮)

〔鱼线被鱼拉得发出像风吹电线一样的响动。水鸟 儿声大作。

**老于头** 你别使那么大劲，看伤着它。

**钓** **神** 不行啦，我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啦，老啦，快顶不住 它了。

围观者 加油!加油!

老于头 喊什么?这儿要死人知道吗?

围观者 加油!加油!

万司令 老于，你怎么了?

老于头 玩玩儿得了，别当真! 钓 神 想松也松不了了。

〔一声巨响，鱼出水一跃。 侯 子 跟他妈山一样!

钓 神 啊!松线，好家伙，一撞线就是好几十米，不行，不能

都给你，一点点儿来。 围观者 加油，加油!

〔胖头、鲫瓜子扛着网从黑暗中出现。

老于头 大青鱼!大青鱼!不让你来，你偏来，这是什么玩玩 儿呀，这是玩儿命啊。你不怕死不行!你死了，这大 青湖也就死了， 一方的生灵啊!你就抛下不管啊!

你对得起谁啊? 围观者 加油，加油!

钓 神 乖乖!过来点儿!(摇线) 侯 子 加油!加油!

万司令 加油!加油!

〔所有人都在呼喊。

〔风声、雨声、浪声。 老于头 是时候啦。(下)

侯 子 老于头走了也好，省得他心疼。

大 夫 钓神不行了吧?你看他汗出得跟水洗得一样。 侯 子 我给您擦擦汗。

钓 神 不用!

〔鱼线嗡嗡作响。

〔又是一声水响。 **侯** **子** 又一条大鱼!

**万司令** 顾不上喽!

**围观者** 加油!加油! 〔人越聚越多。

〔乌鸦被惊醒，叫了几声。 钓 神 嗯?怎么线松了?

侯 子 跑啦?

万司令 太费劲啦，跑了就跑了。 钓 神 给我口酒。

万司令 (捡起酒瓶)还有点儿底儿。(把瓶子对准钓神的嘴 灌)

**钓** **神** 好!我知道你跑不了，你舍不得呀!咱俩30年才玩 这么一回!

〔鱼咕咕叫了两声，凄厉之极。 **围观者** 加油!加油!

**胖** **头** 加油!加油! **鲫瓜子** 加油!加油!

钓 神 我这腿，哎，胸口好闷! 胖 头 咱们喊个号子吧?

**钓** **神** 我等了30年，今天可算是玩儿……痛……快啦! **鲫瓜子** 给他求求神吧!打鱼的哪有见死不救的!

**胖** **头** 天灵灵呀! **围观者** 加油!

**鲫瓜子** 地灵灵! **围观者** 加 油 !

胖 头 奉请诸神来显灵! 围观者 加油!

鲫瓜子 一请唐僧猪八戒! 围观者 加油!

胖 头 二请沙僧孙悟空! 围观者 加油!

钓 神 你欺负我老啦?伙计，你也老啦!你可没有30年前 有劲儿啦!

鲫瓜子 三请二郎来显灵! 围观者 加油!

胖 头 四请云长关夫子! 围观者 加油!

钓 神 你别恨我!这是咱们的缘分! 鲫瓜子 五请西天如来佛!

围观者 加油!

胖 头 六请江湖柳树精!

钓 神 你用劲儿啊!你也累啦? 鲫瓜子 七请飞镖黄三泰!

围观者 加油!

胖 头 八请太白老金星! 围观者 加油!

鲫瓜子 九请华陀来治病! 围观者·加油!

胖 头 十请哪咤三太子! 围观者 加油!

钓 神 你要是……不使……真劲儿……让着我……可就辜 负了我……一片心!

|  |  |
| --- | --- |
| **鲫瓜子** | 天兵天将快来临! |
| **胖** **头** |  |
| **钓** **神** | 对 ，就这么来……咱们俩得玩儿痛……快了，不会再 碰上了……我等了30年……你等了300年…… |
| **围观者** | **加油!加油!** |
| **万司令** | **还能坚持吗?** |
| 钓 神 | 你快不行了?我知道。咱们 … … 总得见 一 面 ……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老了……人比鱼 ……老得快!……我们不会再……有机会了。 |
| **围观者** | **加油!加油!** |
| 钓 神 | 这牛头山……这大青……湖，看着咱俩呐!……这 山… 这水……真……让人……舍不得…… |
| **围观者** | **加油!加油!** |
| 钓 神 | 老 大 !………爸爸……对不起你……这不，咱爷俩  … 快见着了。 |
| **围观者** | **加油!加油!** |
| 钓 神 | 我……对不起……的多了……可我对的起……老天 爷……他没让我……白来……人世一趟……我是 ……属于这山……这水……这鱼……可惜，我不能 再陪你们 …… |
| **围观者** | **加油!加油!** |
| 钓 神 | 三 儿……你在哪儿……这是最后……最后……你； …… 好好对待……小燕儿…… |
| 围观者 | 加油!加油! |
| 钓 神 | 老 于… 兄弟!对不起……你的大恩……我……永 世不忘。我…不伤你的大青鱼……见个面儿，就 ……让它走! |

〔在风浪声中，东方泛起鱼肚白。 钓 神 这回你不行了，我知道……

侯 子 用搭钩!

钓 神 不……行!不……许伤它!用网!

〔胖头、鲫瓜子准备好网。

钓 神 来吧!我……得灌你 … … 两口。

侯 子 看不清，到跟前了。 钓 神 下网。

〔鲫瓜子撒网，胖头帮着拽。 **围观者** 上来喽!(往前涌)

**侯** **子** 请大家别挤!

**万司令** 钓神!钓神!你啷个样?

〔钓神瘫坐在岸上，靠在树干上。 **万司令** 钓神!大夫!

〔大夫扶住钓神。 **侯** **子** 嗨。那是拔牙的! **大** **夫** 钓神!钓神!

钓 神 把它打上来……让它看看……我，我不……行了

……把钩子给它摘了……放回……去……我到底 ……没看见……它……(闭上双眼，停止了呼吸)

大 夫 钓神!心力衰竭，完啦!

万司令 他妈的，马上人工呼吸!救不活他，老子毙了你! 〔大夫、侯子把钓神抬出人群，做人工呼吸。

万司令 老钓，你没事儿，你是累的，你还要教我钓鱼呐!等 “永向前”病治好了，我和她一起拜你为师。

**大** **夫** 不行啦。 **鲫瓜子** 这么沉!

**胖** **头** **一二三!**

〔人们将网拉上岸。 〔老于头在网中。

**鲫瓜子** 老于头! 胖 头 老于头!

**万司令** 啊!这是啷个回事?

侯 子 钩在手上，手心都透了。

教 授 他这是替大青鱼和钓神玩耍! 万司令 大夫!抢救!

大 夫 不行啦，水呛到肺里，已经死了。

万司令 老于兄弟，你啷个可以这样?不是讲好了 ……我

……给你找大夫……那个阿姨……人很好。 〔水平线上快映出晨曦。水鸟儿在叫。

〔传来歌声。刘小燕划船上。 刘小燕 (唱)天上娑什么人栽?

地上黄河什么人开?

什么人填海不罢休?

什么人奔月一去没回来?

〔刘小燕上岸，拴船，手挎饭篮走向人群。众人望着

她 。

刘小燕 (发现老于头，篮子落地)爹!爹!(哭。发现钓神) 天啊!

刘小燕 这是怎么回事儿?你们都看着，三儿!三儿!

**万司令** 三娃子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刘小燕 没有……没有。

侯 子 三儿在这儿躺着，……后来不见了，他把鱼线拴在腿 上……我还说别……让大鱼把他拽下去……

**大** **夫** **看** **!**

**教** **授** 这岸上的草都被压倒了，像是有人从这里滑进去了。

**刘小燕** 三儿 … … (走向水边)你又变卦了?三儿 … … 你 … … 不养鱼了?我知道，你不会骗我 … … 你心最软 … … 你不会走的 ……

〔远处一声水花响，又恢复了平静。

〔青蛙、蛐蛐儿、蝈蝈儿、蝉在叫，树叶沙沙作响。

**刘小燕** 三儿……我不说你小了，你……你比我大还不行吗?

〔胖头、鲫瓜子把老于头抬上船。 〔大夫、侯子把钓神抬上船。

〔刘小燕上船，缓缓地捡起船上的草帽圈戴上。 〔船行。小燕摇橹。橹声、水声。

〔众人凝视。 〔歌声起：

天上娑罗王母娘娘栽， 地上黄河老龙王开，

精卫鸟填海不罢休，

“挑战者”奔月(三儿的声音), 一去没回来呀么依呀嗨 ……

〔船远去，幕徐徐闭上。 〔剧终。

**办公室的故事**



张秉春

人 物 表

唐大关男，58岁，双新公司总经理。

纪 平 女，50多岁，总经理助理，会讲日语。

杨秀清 男，55岁，办公室主任，北京人，文化浅。 东方玉女，40岁出头，会计。

马金良 男，40岁，经营部经理，为人诚恳。 胡正强 男，40岁左右，绿岛公司承包人。

路 波男，35岁，切汇的。 刘仲平男，42岁，司机。

于 头 男，50岁，四同装饰公司经理。

方 成 男，28岁，系统工程部维修人员。 周 力 男，29岁，公关广告部负责人。

杨彪男，20岁出头，杨秀清之子。

程 旭女，28岁，进出口部职员，外号天蓬元帅。

半村良 男，日本人，40多岁，双叶公司北京驻员，双 新公司副总经理。

南 原 男，35岁，日本双叶公司职员。

冯肖华 女，33岁，双叶北京事务所职员，通日语。

**时间和地点**

第 一 幕1993年3月某日 第二幕1994年3月某日 第三幕1995年3月某日

双新公司经理办公室。 同前幕。

同前幕。

**第** **一** **幕**

〔这就是双新公司。

〔房子前面是中关村大街，门前有块三百多平米的停 车 场 。

〔双新公司本来只是一间五十来平米的临街门脸，它 的隔壁—一家没什么出息的公司——倒闭了，腾 出一间二百平米的房子。

〔小的一间现在成了总经理办公室，对着正门的墙上 挂着世界地图和日本地图，一进门是个文件柜，正门 偏左，是张办公桌，桌上是电话，靠右手是只笔筒，里 面插着几只笔，边上有个茶缸，还有个放临时文件的 多层的文件夹，桌子后面是把黑色真皮转椅。桌子 前面，是圈沙发，中间是茶几。正门的右手是个侧门 通着大的房子。

〔杨秀清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左手插在裤兜里，他的 胸永远都是挺着，外衣从没有扣过。他不是将军，但 不能说他不可以有将军的肚子和做派。

〔于头从正门上。

**于** **头** (坐在沙发上)你这应该张灯结彩，合资公司嘛。

**杨秀清** (挨着于头坐在沙发上)看怎么了，我已经让人上大

学里面拉花儿了，下午日本人就来，(于头从兜里掏 出烟，杨秀清连忙也从兜里掏出烟递过去，于头于是 收起自己的)全给我码在门两边，我定的全那艳的!

于 头 再弄对儿喇叭哇哇放放。 **杨秀清** 那可不行，这是电子公司。 于 头 开张怕什么的，热闹!

**杨秀清** 日本人不干，花儿就够可以了，这月份，艳艳儿的也

不次。

〔胡正强从正门上。

**胡正强** 哎老杨，(指指办公桌后的皮转椅)干什么去了? **杨秀清** (无声地笑)国贸中心，什么事儿?

**胡正强** 没在算了，聊聊，哦见日本人去了(说着向外走，到门

口，没回头说)回见啊老杨。 **杨秀清** 傍不什么再来。

**胡正强** (已经走远，只听见答应声)行行!

**杨秀清** 这是对面的老板，那么点小个儿，倍儿能折腾。

**于** **头** 一看就是一个没屁股印儿的主儿。

**杨秀清** 那是!(抬头从里门窗子看看门市正干活的人)这人 有道，卖假烟发的家。

**于** **头** 老唐又去国贸啦，我今儿结账来了。

**杨秀清** 等等儿，(看表)一早上就走了，你来他知道。他就是 去接日本人，估计中午在外面吃过饭就得回来，下午

人家还得参观呢。 〔于头看看表。

杨秀清 (忽然站起来，快步走到门口，向外)还有一车吧?好 好码在门口，码好看点儿，搬的时候注点意，别把那 叶子碰折了，色儿搭配着码。

〔门外搬花的人答应着。

于 头 (也站起来，走到杨秀清边上往外看)这花还真鲜。 **杨秀清** 都是暖房里养的，贵着呢，摆不了几天，纯是样子。 **于** **头** (小心翼翼地)你跟老唐说了多少钱了吗?

**杨秀清** (声低了一些)说了，他不懂，我说多少是多少。(声

儿变高，理直气壮)活儿在这儿呢，不给人钱行?! **于** **头** 别的是我的事儿。

杨秀清 (声音又小)一会儿见着他你就咬死了这么多钱，现 在什么东西价格都没谱儿，我再跟你——(会意地看 看于头),对吧，当着他得叫他过得去，不然我不好 办 。

**于** **头** (点点头)听你的!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杨秀清** (小声对于头)活儿成，只要没大毛病。(手指着，大 声冲码花儿的喊)高的放最后边，哪有高的搁前边 的，那么码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剩两盆不碍事，放总

经理这屋来。

〔答应声：“好!”

〔杨秀清和于头又回到沙发上坐下。

**杨秀清** 老得不错眼珠地瞅着， 一不留神就给你办砸喽。 **于** **头** 你公子的本儿拿下来没有呢?

**杨秀清** 刚下来半个月，家待着呢，过惯父母月儿的日子了，

天天嚷着让我给他买车，这孩子——钱从哪来?! 于 头 他体格行，将门出虎子，次不了。

**杨秀清** (极受用地微笑)什么呀，赶上我就不错。 于 头 嘿，这你可别说!

〔马金良和周力穿着蓝色的大褂，各捧着一盆花从正 门 上 。

周 力 (擎着花问杨秀清)剩下的两盆放哪儿?

**杨秀清** 这儿这儿，桌子这儿，(站起来，指着办公桌前面的地 面)一边一盆儿。

于 头 这花儿还真地道。 周 力 那是，这就是钱啊。

**杨秀清** 这人家还不爱给呢，好说歹说。(对于头)现在这事 你多少钱没人给你。我嘴都磨破了。(对马金良) 哎，金良，门市摆好了把各地儿——桌子，柜台—— 再好好擦擦，别太大意，我听半村说过，今儿来这个

可是一个……什么来着，说过我就忘。 **马金良** (放下花盆)大佐。

**于** **头** 那是得好好打扮打扮。

**杨秀清** 这是看一个面貌，甭管它什么佐，他一满意好多事就 好办了。

**周** **力** 老马，一会儿电视台的来，可以先拍拍别的，等鬼子 来了再拍拍鬼子。

**马金良** 行，你安排。 〔刘仲平上。

**刘仲平** 拍什么呀?拍日本人?不怕炮蹶子?

**周** **力** (笑着)我们正琢磨着怎么让日本人炮蹶子呢。

〔里门喊：方成——方成——电话。

**周** **力** (走到里门门口，开门冲外喊)让他待会儿再打。 〔里门：技术问题。

周 力 什么问题也待会儿打，他没在。(回来关上门)

刘仲平 (掏烟，倒出一支，杨秀清打开打火机递过来)中国人 也真是贱骨头，好容易八年抗战把人家打跑了，哼! 这叫什么事儿呀，上赶着。(冲马金良)是不是?!还

恼人家日本人欺负咱们。没血!

**马金良** (笑着)这回大刀片儿没用了，鬼子进村不扛三八大 盖儿了。

周 力 改夹着皮包了。(假装夹着个皮包走两步) 刘仲平 明儿咱们这儿成立一个八路军皮包队。

杨秀清 老唐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啊?

刘仲平 (笑完)我不知道，早上我就把他们放国贸我就颠了， 不还得给人家买礼物呢吗?

**杨秀清** (看表)那哼差不多了，金良你们再看看门市怎么样 了 。

周 力 天蓬元帅也坐你车去的，没驾着云去。

刘仲平 连我都驾云去的，没谁也不可能没她。那!(想着 笑)今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一身米黄色，跟我那个 使钉艳的哥哥，影都不差，甭找钱。

**周** **力** 还得说人家天上来的!

〔周力和马金良从里门下。

**杨秀清** ( 笑)这就是麻烦事。东方玉呢?也没跟你一块回 来?

刘仲平 (看看门外，小声地)这点儿礼物买的!一会儿你自 己看看就知道了，那钱就跟白来的似的!

〔方成穿着蓝布大褂，大襟上沾着土上，他刚搬完花。 杨秀清 车子给搁后头了吗?

方 成 搁了，钥匙也给他们了。(看见刘仲平)刘师傅，回来 了，没陪着日本人吃饭喊。

刘仲平 叫我我没去(神气地一撇嘴),不给他这面子。 方 成 嘿，您有气节，搁我可不，吃他个肚歪。

刘仲平 (笑)放心，真要吃肚歪，怎么轮也到不了你这儿，刚

才周力说呢，元帅驾着云就去了。

方 成 曜，元帅也去了，吓死他们丫的王八蛋。 刘仲平 (理直气壮地)那是，谁说我们没人。

于 头 (看看方成的大褂)你们这活都是自己干。

**杨秀清** 我们这小伙子都棒着呢，都是好手儿，(指方成)看见 没有，别瞧个儿小。

**刘仲平** 个儿小，揽大瓷器，我们这干活的全是年轻的。 **方** **成** (自嘲地)吃时候不起眼儿。

**刘仲平** 这我信。

〔外面汽车声，有两辆轿车停在门外。

〔杨秀清连忙站起来，伸着脖子往外看， 一边朝门口 走 。

**杨秀清** (声很大地自言自语)来了吧?

来了。〔门外关车门的声音，说话声。

**方** **成** 我颠了，一会儿见我穿这一身儿，说我是职员好还是

托运站的好，别给唐总出难题。(往里门直奔，下) **刘仲平** 我也回避点吧，人说什么不方便。(从里门下)

**杨秀清** 老于，你不然也先去门市，(过来和于头耳语)看机会 我叫你你再来。

〔于头从里门下，半村从正门上，后面是唐大关、纪 平、冯肖华、南原，最后是程旭。

半 村 (急速走进门)真好吃的葱油饼，(百般回味而庄重 地)真香啊!真是香啊!

**唐大关** (谦卑地笑)非常欢迎南原先生，来我们双新公司。 (笑着对半村)半村先生是老朋友了，请坐!

**半** **村** (应和着笑)一家人一家人，(手一挥)都是一家人嘛。 **唐大关** 半村先生来，本来我们是主人，倒叫破费了。

半 村 一家人怎么可以说两家话。

唐大关 今天的葱油饼格外富有意义，这标志着中日合作的 新纪元。(一手放在小腹，微笑着)希望南原先生多 多关照，半村先生更该一如既往。

纪 平 (把唐大关的话翻译给南原)唐总，‘多多关照'应该 用日语说。

南 原(会意而赞赏地点着头) … …

半 村 唐总的日语应该过关，日语是一门学问呐!

**冯肖华** 你应该像半村先生说汉语那样说说日语。在中日交 流方面他可是高人一等呢。

**唐大关** (半开玩笑地)半村先生是天生就会说汉语，他是个 天才。

**半** **村** (不置可否地)没有的事，我可不是天才。

**唐大关** (指着杨秀清)这位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中关村最 能干的办公室主任。

**杨秀清** (腼腆地笑)唐总过奖了。(对沙发上的日本人)希望 今后多多关照。

程 旭 唐总总是表示出极大的谦虚。(对杨秀清)杨主任， 咱们待客的茶叶呢?

**杨秀清** (回味着插上的话，立在门边憨笑，为表示文雅，他小 声回道)茶几下面还有呢吧!

**程** **旭** (扫一眼茶几下面，比划着企图不让别人听懂)不是 这种，那种。

**杨秀清**(终于离开门)哦哦，有有。唐总，钥匙。(指指文件 柜下面)

〔唐大关坐到桌子后面，拉开抽屉，找出把钥匙递给 杨秀清。

纪 平 (对半村)唐总的美德，我们公司所有的社员都— (她称呼职员，喜欢用日本人的叫法，称“社员”,她翘 起大姆指)没的说的。

**南** **原** (不知道说什么,但知道是在表扬，也笑着跟着伸出 大姆指) ……

**杨秀清** (从文件柜下面取出一个精致的茶叶筒)平时不敢搁 外面，一搁就没。一般人就给他喝袋茶。

**半** **村** (新鲜好奇地)怎么你们茶叶还上锁啊，怕丢?

**杨秀清** (不好意思地)不是，唐总这屋不像别的各色的主儿 的，谁都不让进，这儿谁都来，乱抓，搁外面弄不好谁 敢把茶叶给你倒了，拿这铁盒盛螺丝去。不是没人 这么办过。

纪 平 (对杨秀清说的话满意地点着头)我们这里人多。

〔程旭从柜子里取出几个茶缸，放在桌子上，冯肖华 沏好了水，站在一边听。

**唐大关** (笑嘻嘻看杨秀清)我们这个主任心细。

**半** **村** 每个单位倒都应该有这样一位心细的。(赞赏地看 杨秀清)

**杨秀清** (谦虚地)哎，双新这不是刚起步吗!没人在意的话， 败家还不快!?

〔电话响，唐大关接电话。

纪 平 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一批骨干。

半 村 (庄重地)是应该有这样的骨干。(转身对南原，手 指)他，她，还有他，都很了不起，(指程旭)这是双新 最年轻的核心，刚大学毕业两年，在日本也是不多见 的，以后你会常和她打交道的。

纪 平 (把半村的话翻译给南原)年轻人不给他磨练的机

会，就永远不会进步。

**南** **原** (一边听，一边看程旭，满意地点头)…… **唐大关** 老杨，你去和刘仲平说一下，叫他别走远。

**杨秀清** 刚才在呢，不会远的吧。(想想)不然我去看看他，叫

他这边听着就得了。(向里门走) **半** **村** 装修情况怎么样了，完了吧?

**杨秀清** 正好，你跟我来看看，(在前面开门，用手蔽着门，大 声地)看看什么是少花钱多办事，才花了三十六万， 很便宜。

半 村 (站起来)不，不，你去忙，过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看。 〔杨秀清从里门下。

**程** **旭** 半村先生喝水。

**唐大关** 我想进出口的事就这么办，半村先生你说呢?

半 村 (回过身)可以可以，完全可以，这样很好。南原先生 对亚洲的情况很熟悉。他和程旭小姐会有个很好的 合作。

纪 平 (对程旭)你的工作关系着双新公司的发展。 程 旭 这得唐总说话，我只是跑跑腿儿。

**唐大关** (点头，停顿一会)半村先生你们是不是看看新的门

市，由纪平带着。 半 村 我早想看看了。

冯肖华 双新公司真是越来越有条理了。

〔几个人站起来齐向外走，纪平急忙上前开门，屋里 只有唐大关和程旭。

〔杨秀清上，等人出去后小心地关上门。

**杨秀清** 去十三陵的车安排给车队了，明天一早，准时到国贸 去接，您看还有别的事没有。 ——我告诉他们提前

一个半小时从车队出发。宁可早到半小时，也别叫 人家等咱们。

**唐大关** 跟刘仲平说了没有。

**杨秀清** 说了，准七点半到您家门口。

**唐大关** (沉思了几秒)晚上开座谈会的人安排好了吗?

**程** **旭** (站起来)唐总，那我先跟南原谈谈再说，我先回去

了，晚上我直接去就完了，车子不用等我。 **唐大关** 冯肖华的报表你拿到了吧?

**程** **旭** (走到门口)我看了。 〔程旭从正门下。

**杨秀清** 这是老马的事，他可能安排了。唐总，老于来了，在

外面等您半天了。 **唐大关** 哪个老于?

**杨秀清** 给咱们装修那个老于，他结账来了。(见唐大关沉 思)我轰他走，告诉他明儿再来，他赖着不走，在门市 等着呢，我刚才出去他就嚷着进来，让我给拦回去

了，——这人，就为这么点钱!您看怎么着呢? **唐大关** 一共花了多少钱?

**杨秀清** 便宜倒是真便宜，才三十六万。 **唐大关** (吃惊地)什么?三十六万?

**杨秀清** 这现在的装修可不就指着这个呢么,不然把他叫进 来您跟他再谈谈?(凑近唐大关的耳朵，小声地)您 就咬死了不给，试试，成就成不成拉倒，我看过别的 几家，比他贵多了。他开始跟我要(伸出四个手指)

这数，——我实在谈不下来了。

**唐大关** (谨慎地听)那，他应该有清单啊。

**杨秀清** 把他叫进来?(起身朝里门走两步又停下)不过，话

说回来，侃差不多就得了，赶紧跟他结了早完事儿， 来好几趟了。死磨硬泡!以后还得让他保修呢，他 要给你撂挑子也崴泥，我看过装修用的材料，不错， 光咱们那两扇门，玻璃都是德国的， 一万五一块儿。

他不敢蒙咱们。

〔胡正强推正门上。

**胡正强** 哎，唐总!唐总!(急切地向前)

**唐大关** 胡工，还是精神焕发，你怎么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 **胡正强** (上前隔着桌子拉住唐大关的手，唐大关不得不站起

来)哪里哪里。(对杨秀清)您是大老板，发日本人的 财，瞧这门面——(转过去对唐大关，亲密地)有空位 子的时候可得想着我。

**唐大关** (从胡正强的手中抽回手，比划着让他坐沙发)你又 在这说好听的，就怕我要真请你你就不来了。

胡正强 (依然站着，左右轻轻摆着身子)唐总这么说可就叫 我没面子了，您这儿哪员大将不叫我羡慕?(看杨秀 清)对不对?

**杨秀清** (笑出声)你可真是侃爷。

**胡正强** (笑)侃还成了。

**唐大关** 老杨，你过去和他谈去吧，能低就低，谈完把他的清 单拿来我看看。就甭让他见我了。

**杨秀清** 成成!我得跟他好好说的说的。(忿忿地从里门下)

**胡正强** (从上衣兜里掏出支票，递给唐大关)唐总，承蒙关照 了!这是给您的，不成敬意!

**唐大关** (看看支票，放进抽屉)有项目的话多多合作。

**胡正强** 账上的钱我已经早划过来了，您叫会计查查。

我这人最讲信誉，一是一，二是二。

唐大关 我对你还是了解的，上次我去松下事务所，那的人都 认识你。

胡正强 我是广交朋友。

唐大关 我这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现在有的都不行。

胡正强 (摇头)帮忙可以，我要来你这里，咱俩就是上下级， 那可不一样了。

唐大关 什么上下级，你什么时候来，这都有你的位置。 胡正强 唐总您太看重我了。

〔马金良穿着大褂从里门上。

胡正强 这又是一员大将。你们要是不发展可是白占这么多 的人才了。

马金良 胡工，又相上双新的什么了?

胡正强 我刚才和唐总说呢，双新人才济济，还应该更好。 马金良 你要是来双新，双新肯定就会更好了。

胡正强 马工说的什么话，我对双新求之不得。

马金良 (笑)那你就来求啊，唐总这不是在这儿呐。

胡正强 得得，马工，我说不过你。唐总，我走了，您不像我， 您忙着。

马金良 别走啊。

胡正强 改天我再来给二位请安，拜拜了。 〔胡正强从正门下。

唐大关 我发现老胡是个人才，不可多得。 马金良 老胡很聪明。

唐大关 和日本人座谈的人安排好没有?

马金良 安排了，有周力和方成，再加上我，三个人，需要的话 还有。

唐大关 最好多一点人，这样也正式。地点知道吧?

下了班你们就直接去，让他们先回去换一下衣服，穿 好一点，别让人家看不起。

**马金良** 这回来的是双叶公司的什么人?

**唐大关** 打印机部的销售冠军，刚才的南原是管亚洲售后技 术服务的。

**马金良** (想了想)下了班，恐怕来不及，我看衣服就将就了。

**唐大关** 不行，衣服一定要讲究一点的。 **马金良** 我倒是跟他们说过衣服的事儿。

〔方成穿着蓝大褂上，手里拿着单子和笔，把笔递给 马金良。

**方** **成** 来，老马，御批，这儿——

**唐大关** 你们怎么都是这种蓝色的大褂，多难看。 **马金良** (低头签字)朝库房借的。

**唐大关** (略带不高兴)见着生人不如脱了，让人见了多不好。

**方** **成** (从马金良手里拿过笔和单子，看看自己)还不是太 难看吧!这身见谁，也不失什么体面。

**唐大关** 怎么不难看，双新公司的工程师嘛，干干净净的有什 么不好。

方 成 要是有人替我干活，我保证干干净净的。(自觉语失 地笑)我到哪也不给您丢人。(拉开衣领)您瞧，里面 还是干净的。

〔里门喊：方成!方成在不在? 方 成 (到里门门口)不在。

周 力 (从里门探进头，小声儿)有个急活儿，现在就要修。 方 成 (看了一眼唐大关，无可奈何地笑笑)告儿他我不在!

让别人修。

周 力 (顺从地点着头)哎哎，不在!这人死心眼儿，说上回

就是你给修好的，根本不让别人碰他的机器。

**方** **成** (追着喊)让他等会儿。(半自言自语)好么,这活儿 我赁下了。

**唐大关** (稍有严肃地警告)你们是不是天天对用户这样?

**方** **成** (装出不好意思地)哪儿敢呐! **马金良** (看着方成)方成是很辛苦。

**方** **成** (对着马金良说，实际是给唐大关听)我每天的吐沫 星子就得喷一壶。(假装赌气)明儿个我也装不知 道。

**马金良** (笑)你可不能这样，(看看唐大关)全靠着你呢!晚

上去见日本人，唐总说让咱回去换换衣服。

**方** **成** 我没衣服了，拿什么换。 **唐大关** 总不能穿着蓝大褂去吧!?

**方** **成** 脱啊!(脱下大褂，里面是件夹克衫，展示给唐大关)

不丢人吧。再说，他不就是个日本人吗! 〔杨秀清从里门上，后面跟着于头。

**杨秀清** 来，唐总，你跟他说。 **于** **头** 唐总好!

**杨秀清** (把自己摔在沙发里)哪有这样的啊，好说歹说都不

行，你成金口玉言了。 **唐大关** 你请坐!

〔里门喊：方成电话。

**方** **成** (边走)来了嘿，真是岁催。

〔于头坐在杨秀清对面，马金良和方成里门下。

于 头 唐总，这价儿都是事先谈好的，四个月过去，建材可 都涨了。

**唐大关** 事先怎么谈好的?

于 头 (指杨秀清)你问问他，(问杨秀清)没错儿吧? **杨秀清** 那是意向合同，只是估算的价钱。

于 头 谁说是估算的?要是按估算的，现在我要的比这还 多呢，建材都涨了呀!

**唐大关** 你把用料清单拿来我看看。

〔于头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欠身递过去。

于 头 货真价实，说是进口的，绝没用国产的，您看那玻璃

门，地龙，您多看看第二页和第三页。 **唐大关** (看纸)带保修?

于 头 保，架不住我的东西不坏。您问问其他的建筑队什 么价儿，我跟您说，这么苦的活儿有没有人接，两说 着。

**杨秀清** (看一眼唐大关)我是做不了主儿了。

**于** **头** 你做不了主儿?—— 嘿!您真是我一个人儿的爷 爷!?

**杨秀清** (笑)你就再便宜一万，只当干件好事儿，当回雷锋。 **于** **头** 这机会我让给你吧。我左一趟右一趟的，在你这没

赚着钱不说，别地儿的活我再给耽误了，今儿我是死 了心来的，你可别再像上几回似的，什么会计不在 了，外国人来参观了什么的。

**唐大关** (把几张纸递回给于头)能不能再低一些。

**于** **头** 实在是低不了，三十六万其实对你们这样的公司还 算回事儿，真要是降到二十万，说出去也寒穆，四通

公司，一出手就是一千万，还光是装修。 **杨秀清** 我这儿不是四通!?

**于** **头** 那除非说你们甘拜下风。

**唐大关** 那是两码事儿，分两次付款可不可以?

**于** **头** 不行，您这么大的公司，还用分两次!?装修我是分 两次给您干的吗?

**杨秀清** 不过要是有哪坏了，你可得随叫随到，跟我打马虎眼 不行。

**于** **头** 说的什么话!

**唐大关** 老杨，装修你都看了，没有问题吧? **杨秀清** 倒是都看了。

**于** **头** 我保证，我哪能沙锅砸蒜，一锤子买卖啊! **唐大关** 你看呢，杨主任?

**杨秀清** 不然成了吧，结了算了。 **唐大关** 保修可是有的!

**于** **头** 合同上也写着呢——您真让我着急!

**杨秀清** 这事儿不能急。(对唐大关)那您写个条儿给会计， 我去办这事。

〔杨彪从正门上。 **杨秀清** 你干吗来了?

**杨** **彪** (仿佛屋里没别人)车子给我骑骑!

**杨秀清** 又上哪儿啊?

**于** **头** 嘿，这小子真精神!

**杨秀清** 怎么不知道说话呀?(取出钥匙)

**杨** **彪** (不耐烦地)快点儿!

**杨秀清** 别忘了锁车!(递过去钥匙) 〔杨彪接过钥匙，从正门下。

**杨秀清** ((追到门口)慢点儿骑。这么大了，一点事儿不懂。

于 头 孩子么,再大就好了—-我这人不爱侃价，真那样一

张嘴我要四十万，咱坐这半天儿，拉大锯似的，何必 呢?实打实的，不错。

〔东方玉怀里抱着一个大口袋从正门上。 **杨秀清** 正好会计来了，您就跟她说一声完了。

**于** **头** 嘿，真及时。

**东方玉** (把大口袋放在唐大关桌子上)累坏我了。这点东西 真沉。

**唐大关** 给买的什么好东西?(扒着口袋看) **东方玉** 景泰蓝的喝水杯，十佳的旅游鞋。

**唐大关** (双手小心翼翼地捧出 一 只水杯，仔细观赏)不错不 错!很会买!

**东方玉** (兴奋地指给唐)瞧这儿的花纹——这儿——这都是 出口的!

**杨秀清** 买这个——嘿!可以!

**于** **头** 送礼送这个?一个就得上千。

**唐大关** (忽然也想幽默一下)让他们一端起杯就想起中国文 化，就想起双新公司。

**东方玉** 我想了很久，才下决心买的，就是这个宗旨。

**唐大关** (把杯子放回，又取出一双旅游鞋，仔细看)我就爱穿

旅游鞋。(看看脚，又看看手里的鞋)这种鞋很舒服! **杨秀清** (嘲笑和赞同合一的笑)嘿嘿!是舒服!

**唐大关** (忽然想起，忙把手里的鞋放回)老杨，刘仲平在门市

吗?

**杨秀清** 在 ! 在 !

**唐大关** (站起冲到里门门口推开门看一眼)刘仲平——刘仲 平——

〔里面回答：出去了。

**唐大关** 周力，你去找找他，叫他马上到我这来。 〔唐大关关上门，回头看见于头。

唐大关 哦，结账!东方玉，你给他办一下，给他三十六万。 东方玉 什么钱，三十六万?

杨秀清 (自豪，好像整个装修的活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没看 见门市焕然一新了。

东方玉 三十六万呢?都有什么呀?

于 头 有什么?瞧这话说的，有什么?

东方玉 真够贵的，最新式的皇冠轿车也就这价了。 杨秀清 感觉不一样不是!

东方玉 感觉是不一样!

唐大关 你给他一张支票，哎，对面的一百万到了吗?

东方玉 到了。像这样，这钱可真不禁花，干不了几件事儿。

于 头 咳，现在一万块钱你能干什么!一顿饭的事儿，还没 吃着好的。

东方玉 得，既然唐总发话了，我就办。(对唐大关)一会您得 再给我补个签字。

于 头 什么事儿看来只要唐总吐口儿，那就好办。 杨秀清 一家之主嘛。

东方玉 (对于头)我们当会计的都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 不做主儿。你想什么时候办呐?

于 头 (兴奋地)当然越快越好了。 东方玉 明天?今天有日本客人。

于 头 别价，我可都来好几趟了。(央求地)今儿我再不结 回去，明儿个工人就得罢工。(着急地抖抖手)— 我该着人家的呢!

〔刘仲平和路波从里门上。 刘仲平 找我啊?

唐大关 对对!我我!(看见路波，站起来，使劲向前伸出手)

路波!哎呀——呀——呀，欢迎!欢迎!

路 波 (和唐大关热烈握手)唐总 一 向好啊?生意兴隆?

(下巴朝门市一扬)您这里可比原来大多了，兼并了 家公司。

**唐大关** 托您的洪福 坐坐!(笑得合不上嘴)原来的主人 被我们赶走了。

**杨秀清** 路波干什么呢现在?还切汇呢?发大财了吧!

**路** **波** (过来和杨秀清握手，摸摸他的肚子)杨主任，您这才 叫发大财呢!

杨秀清 发财也得往自各儿身上花点儿，别对自各儿还那么 舍不得。你瞧瞧你这身儿，走大街上人都躲着你吧? 你舅舅不管你?!

路 波 瞧您说的，(看自己)刚弄脏的，刚弄脏的。 “大枝不顾末节，大礼不辞小让。”

**杨秀清** 这倒好，这半个月吃什么来着都有数儿，你舅舅没再 换工作吧?

路 波 您可越来越幽默了。哈哈!

于 头 (已走到门口)老杨，赶紧的嘿。

**东方玉** (拍拍桌子上的口袋)唐总，这礼物就先放这儿了。

**杨秀清** 来了来了! — — 这可不是幽默! 一会让日本人看

见，别吓人一跳。

〔于头、东方玉从正门下，杨秀清后面跟下去。

刘仲平 那怕什么,皇上还有三门穷亲戚呢!(对唐大关)您 找我?

**唐大关** 是这样——(对路波)你先等会儿，:——你去趟王府

饭店，那有个展示会闭幕，你拿着这张请束去，他们 要是发点纪念品什么的，你把它替我领回来。

**刘仲平** (想想)这时候往城里可正堵车。

**唐大关** 没关系，半村他们今天很晚才走呢，来得及。

**刘仲平** (接过唐大关递过来的请束)发什么礼品，我的车装 得下吗?

**唐大关** 管他呢，不领白不领，它是凭请柬，每张一份儿。

**刘仲平** 嘿!(朝外门口走)要回来太晚了，我直接给您送家 去得了。

**唐大关** 不用不用，你明天早上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着就行 了 。

**刘仲平** 我还是给您送家去吧，我怕我拿不了，还得雇搬家公 司 。

〔刘仲平从正门下， 一会儿门外传来汽车发动的声 音。

**路** **波** 您的威信可真高，真是看得出来! **唐大关** 哪里!我们这里是人人平等的。

**路** **波** 看得出来!公司里，像您这样的领导，可不多! **唐大关** 这也是在其位，谋其政，“老牛自知夕阳短”啊!

**路** **波** 这么年轻，您可称不上“老牛”,刚才杨主任口气蛮 大，他是不是怕我丢双新的脸?

**唐大关** 老杨，好点儿面子，今天又有日本人来。你别在乎 他，他只是那么说。

**路** **波** 我倒是没在乎，换了别人不知道他的，不一定让着 他 。

**唐大关** (媚笑)你不会，我还不了解你!

**路** **波** 我当然不会，这个老杨!日本人怕什么,他来我走，

我躲得起，不给你丢脸!

**唐大关** 怎么可能呢，怎么这么讲呢!

路 波 我想您也不会让我这么着。

唐大关 躲谁也不该躲日本人，这是咱们在这里说!

路 波 这话!中国人穷，气节还是有的，在香港，我跟谁都 能合影，就是不跟日本人，我去过这么多的国家了， 就不去日本。他们请过我!对他们， 一句话，对不

起!——我舅舅跟我一样。 唐大关 他还在香港?

路 波 在!老想着叶落归根，想回老家杭州呢。 唐大关 不简单!真不简单!

路 波 他现在搞慈善事业。(突然想起包玉刚)申办奥运 会，他捐了一条船，名字都没留。

唐大关 太不简单了!简直是了不起!太值得学习了! 〔周力从里门上。

周 力 唐总，电视台的来了，您看—— 唐大关 半村先生他们呢?没在门市? 周 力 没在，是不是您先讲两句?

唐大关 (看看路波)不用不用，拍拍日本人是正经! 你赶紧去找找半村?

周 力 别，我没有时间，他们在门市等着呢。

唐大关 (着急地站起来)先让他们拍拍门市，谁去找找?算

了，我去吧!(走到门口站住)尽量少花点儿钱。 周 力 哎哎!

〔唐大关急匆匆从正门下。 路 波 真是个出色的好经理啊! 周 力 您推销什么来了?

路 波 我?我不是来推销的!我是唐总的朋友! 周 力 (仔细看看路波，转身从里门下)……

路 波 (站起，背着手在屋里踱步，挺胸看墙上的地图)真是 奇怪!推销?我推销什么?真是!有些人就是以貌 取人，我偏要做不修边幅的奇才。舅舅?我哪里去 找一个舅舅，是别人非要我找个舅舅，他们喜欢眼睛 看不到，伸手摸不到光由人嘴里讲出来的人物，我干 吗不讲给他们?我又失去不了什么,又不费力气，只 要能满足他们，他们什么都会干。哼!这帮孙子! 真他妈是帮孙子!我穿破点怎么了!碍着谁了!指 不定以后谁嫌弃谁呢!我!

〔程旭从正门上。 程 旭 路先生!

路 波 程旭小姐，(打量)这身衣服可是精神，像美国陆战队

员。不错!不错!

程 旭 (站着看自己)好么?

路 波 什么“好么”,相当不错!这颜色很正。

程 旭 你可真是有眼力!(拿桌子上的电话打)

路 波 (没话找话)很多人看不懂，我去香港，这种颜色今年 很流行。不信你等着，春节这种衣服肯定在京城走 俏。

程 旭 (不看路波)哎—— 我明天送过去，其他的我去

办——哎——哎—

〔纪平从正门上，后面跟着半村、南原、冯肖华、唐大 关笑嘻嘻关上门。

半 村 双新公司的声势看来还是很大的，组织很出色。 **唐大关** 得到半村先生的赞扬，对我们的鼓励可是最大的。

**程** **旭** (放下电话)半村先生可不能光给我们口头的表扬， 还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半** **村** 当然当然!南原桑的到来，就是给大家拿出行动看 看。

**路** **波** 唐先生，那我——

**唐大关** (扫路波一眼)好好!你先去忙你的! **路** **波** (看看众人)打扰了!唐总，再见!

〔路波夹起他的皮包，小心翼翼地开门，蹑手蹑脚地 迈出去，又谨慎地关上门。

**唐大关** 大家坐下谈。

**纪** **平** 程旭小姐是我们这里的后备力量。

**程** **旭** 双新要是船的话，唐总掌舵，我就是船员。

**唐大关** (发自内心地笑)我们的一切工作无非为了一条，就 是要把双新搞好，程旭小姐以后就做双新的进出口 工作，希望半村，南原先生指点!

程 旭 (对两个日本人拱手)望合作愉快! 〔众人夸张地笑，马金良从里门上。

半 村 (极肯定地)这话说得很好，双新公司就该武运长久， 步步高升。

**马金良** 唐总，电视台的在门市呢，新产品拍完了，周力问您 看还有没有别的。

**唐大关** 对对!半村先生，(转向程旭)程旭，你领着半村先

生，还有南原先生到门市去，让他们拍几个镜头。 (对半村)新闻记者!

半 村 (略带兴奋地)新闻?什么新闻?

纪 平 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小栏目，想报道一下双新公司。 程 旭 准备在近日播出呢。

半 村 只是个小栏目!?双新公司应该……应该……我说 唐总，怎么也要大大方方的，像个样子。

**唐大关** 是小栏目，但影响还是很大的。

**半** **村** 唐总，你该多看看双叶公司的广告。

**唐大关** (甘拜下风地)那怎么可以比，国际大公司嘛，双新公 司才刚刚起步。

**程** **旭** 那半村先生给点投资可好了。

**唐大关** (对马金良)你再告诉周力拍拍别的，别的也行。 **马金良** 那，就这么着，该拍的反正都拍到了。

〔马金良看看半村，从里门下。

**唐大关** (埋怨)这个周力，怎么搞的，花了钱，办不成事儿。 纪 平 晚上的会是不是都安排了?

〔杨秀清轻轻地从正门上，东方玉紧随其后。 **杨秀清** 这个老于!就认得钱。

**唐大关** 办完了?

**杨秀清** 完了，没事，他跑不了，跑了也能跟他算账。

(诚恳地)话说回来一分钱一分货，活儿不错，该怎么 说怎么说。

**程** **旭** 杨主任这是跟谁，跑不跑的? **唐大关** 管装修的老于结账来了。

**程** **旭** (不言自明地)他呀!

**杨秀清** (抢话，不让人再提问)晚上场地已经安排好了，燕山 大酒店多功能厅，去的人定了吧?

纪 平 这边没问题，主要是老马和他的手下。

**唐大关** (看看表)快下班了，下班就叫老马他们去等着。再 不让他们现在就去，提前一会儿下班，布置布置。 (对程旭)你去叫老马。

程 旭 电视台的还在呢吧，我去看看。(从里门下)

东方玉 唐总，税务局的事儿已经结了，下个月有个财务会，

我得去几天。

**唐大关** 上了多少?

**东方玉** 这次五十八万。

**唐大关** (沉思地点点头)算了，这次就这么着了。(看东方 玉)看来请他们吃饭也不管事儿。

东方玉 咳，税务局的天天吃，咱们请的还不跟没有似的，但 你要是真没这个，他就注意你了，他们一般不敢直接 收。(做个手指捻钱的动作)嘴上还不下下工夫，细 想想也不能说没用——没罚咱们。

**唐大关** (叹气)这个国家还会好吗! 纪 平 财会会在哪开?

**东方玉** 还没通知呢，盼着别像去年似的，去海口十天我尽闹 肚子了，水土不服。

**唐大关** (对半村)我们这个会计啊，可为双新吃了不少苦。

· **半** **村** 了不起，一个……一个 …… (想说女孩子，又觉得不

恰当，一时语塞)一个……确实很不容易，双新公司 应该记住他们，好好记住他们。

**杨秀清** (嫉妒加上讽刺地笑)今年还不在厦门开，那儿可漂 亮了。

**东方玉** 跟您说实话唐总，我实在也是没办法，天南地北的， 也别双新公司记住什么的，您就知道我们工作的艰 苦我就知足了。

(程旭从里门上，马金良后面跟着上来。

**唐大关** 老马，晚上的会知道在哪了吧，你们人准备得怎么 样?

**马金良** 来了，我来了就等于都来了。 **唐大关** 一共几个?

**马金良** 够呛!我现在知道肯定能去的，就我。 **纪** **平** 你不是那么多的兵呢，拉几个。

马金良 兵是不少，来不了，您算算，周力刚跟着电视台的走， 什么时候回来没准儿，他肯定指不上。方成本来说 定了要来的，女朋友非让他送着去哪儿，刚跟我说 的，这我也不好说让他非去不可，其他的人也都没说 定呢。

**唐大关** 你告诉他们，这是工作，真是!

**马金良** 有两个是因为今天没穿好衣裳，要是让他们回去换 一下，兴许成，就是 谁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去， 大老远的。

〔电话铃响，唐大关抓起电话，哼了几声之后说，“直 接送到家，对!八点你到燕山大酒店接我!”说完放 下电话。

**程** **旭** 老马，你领导的不成啊，手下都不听你的。 **马金良** 我也没领导谁啊。

杨秀清 开!不听话就开!没有王法了，谁也甭拿腕儿，大学 毕业想来的有的是!三条腿儿的蛤蟆找不着，(满不 在 乎 地 ) 嘿 —

**半** **村** 应该让人有企业思想，这也是工作。有的时候吃饭 就是工作。

**唐大关** 明天核实一下谁确实来不了，这么涣散还成。 **马金良** 不然甭让那两个换衣服了，让他们就这么去?

纪 平 不换就不换了，半村先生又不是外人，南原先生以后 就在双新工作，也不是外人。

半 村 衣服反映人的精神面貌，平时也应该讲究点。 **马金良** 今天不是布置门市么。

**唐大关** 就这么让他们去吧，不过 ·-算了，还是别让了，去 了也没什么用。

程 旭 公司就应该有领袖，有权威。

半 村 程旭小姐还是有魄力。(赞赏地看她)你说的是对 的 。

纪 平 (点头)关键是这种领袖的权威如何保证。 **程** **旭** 当然是制度了，唐总应该是这样的角色。 **唐大关** (谦虚地)什么领袖，全不可信。

**杨秀清** 唐总，那咱们什么时候起程?我可听您的了。

**唐大关** 你先去看看车子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咱们就 走。(对半村)他租的时间长，不早去也是空着， 一样 收费。

**杨秀清** 车子 一 直等着呢，我先去看看司机， 一 会我叫你

们。 —— 下午说去送机器我都没让去。 〔杨秀清急匆匆从正门下。

**东方玉** 我也该把我那屋门上锁了。(朝门外走几步，回头指

桌子上的礼品口袋)唐总那个东西一会别忘了带在 车上。

〔东方玉像处女一般迈着考究的步子，从正门下。

**唐大关** 南原先生初到中国，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论公事

还是私事。

半村(笑)中国给他的第 一 印象可是不太好。(看看什么 也听不懂表情木讷的南原)

**冯肖华** 他一 到北京就挨了出租司机的敲诈，从机场到国贸 收了他一万两千日元，合一千多块人民币。

纪 平 有这样的事!? 程 旭 你要票了没有?

半 村 也怨我，我的司机去接他，没接到，他不认识他，来了 向我一通抱怨。

**唐大关** 这可真是，要是有票可以去投诉他。 **半** **村** 怎么可能给你开票呢!

〔杨秀清推门探进身子。

**杨秀清** 唐总，走吧!车子等着呢。

**唐大关** 走!走!(站起身)程旭你抱着这包东西。

〔人都站起来，向外走。 纪 平 我帮忙拿吧!

程 旭 (已经把包抱在怀里)不用!不用!您给我开 一 下门 就行。

〔唐大关几步上前，开门，站在一边扶着，等着半村， 南原，冯肖华出了门，然后笑着跟了出去，纪平接着 唐大关的工作。

纪 平 (为程旭开着门，语义深长地)程旭往后的担子可沉 了 。

程 旭 (费力地看着地)做不了千里马，就做老黄牛吧!

〔程旭，纪平从正门下，桌子上的电话响起来， 一声接 一声。

〔傍晚，金色的阳光照进来，屋子里一片光亮。 〔幕落。

**第** **二** **幕**

〔屋子里的格局一点也没变。

〔唐大关开门冲进了办公室，他像往常一样根本没在 乎后面的人，东方玉紧跟着他，险些被唐大关放回来 的弹簧玻璃门打个大满脸花。

**唐大关** (似乎是在自言自语)这天!(到桌子后面坐下来)你

觉得怎么合适?我想听听。 **东方玉** 我一点儿不懂。

**唐大关** 说说!别绕弯子!(笑)什么时候学得这么不爽快! **东方玉** 主要是我没有您那么远的目光。(坐在沙发上，发出

很大的一声，吓得又站起来)哎呦 — — **唐大关** (拉开抽屉在里面翻找)这是国产沙发!

**东方玉** 不到一年的东西，真够可以的!(又小心地坐沙发的 一个角)反正去年比前年可差一大块。

**唐大关** (从抽屉里拿出笔纸，在桌子上写)你接着说，我听着 呢!

**东方玉** 他人倒确实像是个好人。

**唐大关** 他能力一点也不差。你说门市除了他，还有谁—— (递过写的纸条)没有更让人满意的了!

**东方玉** (接过纸条来看看)他好像不是爱与人合作，咱们是

合资公司，方方面面都得让日本人看得起，您瞧日本 人!

**唐大关** 倒不至于看不起咱们。你说周力?方成?再说就是 新来的了，他跟我提过方成，说让他干。

**东方玉** 他?别看他老老实实的，他那么年轻，学历?技术? 您说是不是!指不上。

**唐大关** 我也这么想过，他搞搞技术还可以。

**东方玉** 我对他一直没什么好的印象，可别交给这种人。(站

起身)支票一会儿绿岛公司的来拿就行是吧?! **唐大关** 一会儿老胡来拿，咱们账上还有这么多吧?

**东方玉** 应该有!马金良那儿刚回来两笔，加起来够。

**唐大关** 哎，一提我想起来了，你觉得老胡这人怎么样?要是 让他来双新公司呢?

**东方玉** 他行!不过，他对双新公司可是太了解了。 〔电话铃儿响了起来

**唐大关** (肯定地)对!他不会来!

〔唐大关接起电话，同时挥手打住东方玉的话。

〔程旭在里门隔着玻璃敲敲门，东方玉冲她招手。

〔程旭和马金良前后脚儿从里门上，程旭一身墨绿的 西装，手里拿着张报表。

程 旭 一大早儿，瞧你们这屋子里，用户来几个给熏走几 个，像间厕所。

**马金良** 我也没办法，通风口和垃圾道是连着的!我不知道 臭 ?

**东方玉** (收起唐大关的条子，看看二人)哪儿臭?

**程** **旭** 快找人修啊，(对东方玉)你到门市闻闻去，没法待人 了 。

**马金良** (无可奈何地)说着容易，我说了算数行了。

**程** **旭** 该找谁找谁，这又不是你的事，该花钱就得花钱。 **东方玉** (好奇地)我看看什么味儿。

〔东方玉从里门下。 **程** **旭** 唐总!

〔唐大关听着电话，面带笑容，冲程旭摆手，让她坐 下 。

程旭(从口袋里掏出笔，连同手里的报表推到唐大关面

前，回头对马金良)太客气了办不了事。 **马金良** (微笑着)不客气可能更办不了事。

**程** **旭** 那要看怎么不客气。

唐大关 (听着电话，拿起笔在程旭的纸上签了字，把笔和纸 推回来)好!好!这样的话呢就完全是他那边的责 任——你说这情况我还没弄清楚——

程 旭 (用港人的礼节，两个手指头在桌面上点了点，拿起

笔纸，对唐大关小声地)机器已经报关了。 **唐大关** (边听电话，边捶着腿)哦——好!

程 旭 (向大门走)我早就看出路波很有本事，把事情交给 他没问题。

**马金良** 他的公司怎么在深圳注册，他人不是在北京吗?!

程 旭 非常人必有非常之处，我们对路波的认识太肤浅了。

〔东方玉急匆匆从里门上。 **马金良** 闻见了?

**东方玉** (手使劲在鼻子下扇着，咳嗽，大口喘着气)快憋死我 了，真臭!周力的桌子正上方还在漏水，把桌子都挪 开了。

**马金良** 你就闻一下就这样儿，我手下的人天天这样。

〔里门有人喊，“老马!电话—— ” **马金良** 哎，来了!看，有人晕倒了。

〔马金良急匆匆从里门下。

**唐大关** 好好，那样的话呢，就像你说的办!(放下电话，捶着 腿，看看两位)

**东方玉** 唐总，抓个工夫去看看您的腿。

**唐大关** (使劲捶几下)这是年轻的时候身体强壮的后遗症， 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有冬天，现在不行了。

**程** **旭** 看得出来，您的底子不薄。

**唐大关** (谦虚而略含自豪地笑)我在大学的时候，连续两年 都是系里的长跑冠军。

**程** **旭** 唐总还这么辉煌过，真是不简单。

**东方玉** 咱们唐总，嘿!那我忙我的去了，还有好多事呢! 〔东方玉从大门下。

**唐大关** (回味着)不行啦，老了，哎，老了!(看见程旭，想起 来)机器报关了?单子来了没有?

**程** **旭** 来了，我早说进出口的事交给路波，果然不错。办事 只要找对路子!

唐大关 (若有其事地点头)就是!有这样一件事情——你坐 下，就是经营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双新公司的经营不 让人满意，你认为原因出在哪儿?

程旭(像个小学生一样乖巧，双腿紧闭地坐下，两只手放 在膝盖上)我认为人当然是第一的了。

**唐大关** 怎么个“第一”法?你说说。 程 旭 美国大企业家艾科卡 ……

〔大门外，杨秀清高亢嘹亮的嗓门，“我告儿你。离我 这远远儿的啊，说的就是你——甭瞧我，我这儿丢什

么就是你。"

〔杨秀清从大门上。

**杨秀清** 一个捡破烂儿的，天天儿在这转，让人看见咱这儿像 什么了——讨厌!

**程** **旭** (站起来)这可不是我的事了，我还没想像过。 **唐大关** (谄笑)我快成光杆司令了!

程 旭 哪有的事!对，半村和南原桑来，您再跟他谈谈进货 价格的问题，据我知道，就现在的看，还不如直接从 香港订货。

**唐大关** 从香港?!你消息灵不灵通?

**程** **旭** 信不信是您的事儿啦!唐总我走了!拜拜! 〔程旭从大门下。

**杨秀清** (看着程旭的背影暗笑)会整洋文了!跟日本人真没 白练。

**唐大关** 老杨，你跟他们谈了没有? **杨秀清** 哪儿?

**唐大关** 机械厂的库房?

**杨秀清** 谈了，我正要说这事儿呢。(在沙发上坐下，发出嘎 吱的声响)咱们还是快点好，得赶在机器到北京之前

定下来，咱们要是不租，别人还等着呢。 **唐大关** 价钱确定没有，关键是价钱。

**杨秀清** 价钱不成问题，我中学同学是那儿的副厂长，说了 算。

**唐大关** (点头)哪天我和程旭一快去看看。

**杨秀清** 去看的话得拉上金良，反正您做主儿。好好拾掇拾

掇，挺像样儿，五楼，甭担心潮，电梯白使!

**唐大关** 好好看看再说。

**杨秀清** 得尽快，人家等我回话儿呢!

**唐大关** (打住话题)刘仲平早上去了没有?

〔马金良从里门上，刘仲平在后面也跟上来，他穿着 件很讲究的黑色皮夹克。

**唐大关** 刘仲平，半村和南原来了没有? **刘仲平** 来了，来了。

**唐大关** 人呢?

**刘仲平** 人我可不知道，(笑着对马金良)还得是人家日本人 谱儿大，走半道嫌我车里冷，下去打了辆皇冠，我怎 么说都不行，(对唐大关)这可真怨不得我，我一直挺 客气的!

〔马金良和杨秀清大笑。 **杨秀清** 他没说你八各牙路。

**唐大关** 叫车?!(勉强把心里的生气掩盖一大半)真是胡闹!

**刘仲平** 心里说没说我不知道，嘴上没敢。唐总您老坐我车， 我车里冷么?我开着暖风呢。(自嘲地)咱冷点没 事，不能苦着日本人!天没亮我就起来了!

**马金良** (憨笑)这可是大事儿。 **刘仲平** 他呀?哼?大事!

**唐大关** 怎么也不考虑考虑?就这么几步路。

**刘仲平** 那他要下去，我又不能拦着他， 一手一个?车谁开 啊!

**杨秀清** 日本人可难伺候着呢!

〔唐大关抓起电话，拨了几个号，没拨完又放下，心情 急躁 。

**马金良** 唐总，咱们门市——这不老杨也在，是不是再修修， 没法待了。

**唐大关** (心不在焉地)哪个门市? **马金良** (指指里门)就这儿 — -

**杨秀清** 怎么了，是不是漏水的事? **唐大关** 老杨你去看看怎么办。

**杨秀清** 甭看，准又是楼上那寡妇洗衣服呢。这年头这人! 甭搭理她，不成就让她搬家!

**唐大关** (站起来)实在不行再找找老于，咱们出了钱了!(朝 正门走)我到会计那去一趟。

〔唐大关从正门下。

**刘仲平** (低声)这位，不知道哪是北了，就一听说委屈着日本 人 。

**杨秀清** 日本人知道你是谁啊，真!

**刘仲平** 这话!说什么呢?(走到桌子前，打电话)当他还别 说这个，他不爱听。

**马金良** 指不定是什么水呢，也先别找人家去 — — 还有臭味 儿呢。

**杨秀清** 哪来的臭味儿?我看看去。(站起走向里门) **马金良** 找老于还管不管事儿，不然找找他。

**杨秀清** 管 ! 这 你 得 给 我 返 工 ， 嘿 ! 好 ! 这 就 不 管 啦 ? 我 这 就找他，不管成!

〔杨秀清和马金良从里门下。

**刘仲平** (看看杨秀清背影，低声笑)你能耐大了?哼!(坐在 桌子上听着电话)

〔周力和方成每人抱着几卷图纸进来。 周 力 先放沙发上，摊开。

方 成 刘师傅，借光儿了。(刘仲平从桌子上下来，方成把 图纸放桌子上摊开)这味儿—— 嘿!

刘仲平 (放下电话，看着两个人忙)怎么了?

周 力 (低头仔细看)水漏抽屜里去了，这都是我做的样子。 应该收集一罐子，让人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成分，这么 臭!

方 成 也赖你，漏不是一天两天了。

**周** **力** 我桌子上是有个碗，专门接水的，就他们一挪桌子， 坏了。

**刘仲平** 该你倒霉!

**周** **力** 爱谁谁了，倒霉?!

〔周力，方成从里门下。 〔杨秀清和马金良上。

**杨秀清** 我这就找他，这还行了。(抓桌子上的电话， 一遍遍

拨号)这图纸在这儿可不行，摆摊的似的。 刘仲平 老马，我听说，你要辞，真有这么回事儿? **马金良** 有，有!(憨笑)干不好呗!

刘仲平 嘿!新鲜!(笑)真新鲜!

**马金良** 不新鲜，这哪新鲜!量力而行么。

**杨秀清** (声音大大的)什么?包渔场去了?他原来那拨人 呢?你告诉他，我找他呢，双新公司姓杨，你一提他 就知道，让他马上来，不干这个没关系，让他给我瞧 瞧。好好!你呼他!(放下电话)再不怎么说没法跟 这种人共事儿呢，包渔场去了。

**马金良** 啊!养鱼去啦?

**刘仲平** 人呢?人横是跑不了啊!人在就好办。

**杨秀清** 现在这人，你没辙， 一点辙没有!等他来吧。 刘仲平 他会来么?

**杨秀清** 来?一会儿就得来，我知道他们家在哪儿，他不来?

你放心!

**马金良** 知道家住哪儿管什么用，没用!

〔杨彪从正门上。他满脸的气愤，进来后，又不知道 干什么,只是直挺挺地站在那。

**杨秀清** (上前仔细看儿子的脸色)怎么了?

杨 彪(看看杨秀清，把身子转个方向)这帮警察真孙子，敢 扣我车。

〔刘仲平看了看父子俩，点上支烟，忙从里门下。

**杨秀清** (招呼)仲平!仲平!(刘仲平装没听见地关上门)在 哪扣的?

杨 彪 我抽了丫挺的俩嘴巴，车我不要了。

杨秀清 抽谁?警察?(着急地转了两步)你车不要了? 杨 彪 根本没招没惹他，成心找茬。

杨秀清 (气愤而后怕地)那你也别打人家啊，那车不是白来 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杨彪攥着拳头，不说话)就你 这孩子，哼!我不是没说过你。

杨 彪 我怎么了?我就不能让他欺负我，警察也不能胡作 非为!

〔周力和方成又各拿了些东西进来。

杨秀清 周力你这些图纸，别在这晾，一会老唐来没法办公。 周 力 不搁这搁哪儿，这图纸都是马上要用的。

杨秀清 (看着周力和方成在沙发上摆摊)把人打成什么样 了?

杨 彪 躺地上了。没事，死不了!

**杨秀清** (着急)车在哪儿呢?现在车呢? 杨 彪 没人敢动，动我弄死他。

**杨秀清** 找茬的话，就得打他。你回去吧，别在这，腾出工夫

儿我去办这事。(向门外推杨彪)车还得要。 杨 彪 (向外走)明明是咱们有理!

**杨秀清** 有理没理也没用，你先回去吧!跟仲平说一声车就 回来，一句话!

**杨** **彪** 这年月真是没老百姓说话的地方。 **杨秀清** 唉，人心都变了。

〔杨秀清目送着杨彪从正门下。

**杨秀清** (对周力)一会儿日本人来，看你怎么弄，就甭听! 〔杨秀清从里门下。

方 成 (窃笑)爱谁来谁来吧，添乱一马司。 〔电话铃声响。

周 力 (正忙着，腾出手接电话)那可不，不乱不叫治。(一 手拉着嘴角，说话变了声)——喂?你好!-——谁? 唐总现在没在。 ——喊谁?周力?我给您看看，您

哪里啊?等着啊。(大声)周力在吗?报社找他。 方 成 周力出去办事儿去了。

周 力 周力出去办事儿去了，您什么事情?——他回来我 给您问问，让他给您回电话。九千是吧，好。——不 客气!(放下电话，愣一会儿)结广告费的。老马，你 再催催唐总，把钱赶紧给人家得了，我这老躲着人家 不像话。

**马金良** (一直站在一边听着，无可奈何地笑)这事儿——我 催也不管事儿啊。

方 成 老马，你呀，辞不辞的，都是好事。 马金良 不辞不行啊!(叹气)哎，没意思。

〔纪平从正门上。

纪 平 老马，唐总去哪了，半村和南原先生来了。

**马金良** 您看看去没去财务那。

〔纪平早已打开正门，擎着门，朝里招呼着。 纪 平 都走!都走!(日本语即请)

〔半村和南原先后进门。

〔周力和方成停了手里的活，表情木讷地看着进来的 人 。

〔马金良顿了十几秒，慢慢地从里门下。 半 村 唐总没在吗?唐总没在啊?

纪 平 (轻轻关了门)在在，二位先坐会，他知道你们来。坐 坐!(看看沙发)周力，把这些图纸全挪一边去。(说 着扒拉沙发上的图纸)客人来怎么问候?用日语。

方 成 (腼腆地笑)不知道，我不会日语。

周 力(忙上前拦住)别这么扒拉，都是湿的， 一扒拉就坏 了 。

半村(看着图纸)哎呀——蛮可惜的!怎么沾上水了呢。 纪 平 方成你去财务那里看看唐总在不在。

南 原 不急，不急。

方 成 (不愿意地)他不一定去那吧。 〔方成从正门下。

周 力 这些都是等着用的。

半 村 (走到里门顺着玻璃朝门市看)又漏水啦?!

纪 平 (四处打量)那怎么坐啊，南原先生的衣服也没地方 放了。

半 村 程旭的进出口干得很出色，我真是要夸她，(转身踱

步)不简单!

纪 平 (赞许地点头)您说的话确实。 〔唐大关和东方玉从正门上。

**唐大关** (满脸笑急步上前)哎——呀——二位受苦了，二位 受苦了。(拉着半村的手，对南原)没冻着吧。

半 村 (不在乎地笑)没事没事，走半路南原有点晕车。没 事，没事了。

**唐大关** 这可真是的，不必要的委屈嘛!(对纪平，顺着半村 说)这么冷的天坐了出租车来的。

纪平(瞪大了眼睛)曜，是吗?!那可是太辛苦了。 **东方玉** (附和)真不容易，唐总，咱们应该去车!

**唐大关** (绕到桌子后面，叹气)去啦!这事应该是我做检讨。 (才看到周力)周力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周** **力** (无可奈何而又着急地)这是下午送报社的广告版， 全漏上水了。

**唐大关** (不满意又不敢发火)那也应该找别的地方，叫人把 这些马上挪到门市去。

〔南原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东方玉** 嘿，真是立竿见影。

**周** **力** (走到里门)方成——老马!

〔方成从里门上。

周 力 来来，再弄到外头去。

方 成 哪个外头?(指正门，又指里门)这个?还是这个?

出正门的话，请个收破烂的就行。 周 力 (东北口音)妥了!

〔周力和方成开始整理着图纸。 〔冯肖华抱着件大衣从正门上。

**唐大关** 冯小姐，这么快啊?!

**冯肖华** 接着您电话我就出来了。 **东方玉** (帮着接过衣服)冷不冷?

**冯肖华** 我可不冷，拿了这么多衣服还能冷着，(叹气)南原先 生的大衣可真是沉。

纪 平 快点给他穿上吧，已经开始打喷嚏了。

**东方玉** (把其中一件大衣递过去)是够沉的，日本货是不一 样唉!

半 村 (看看周力和方成干活)不然我们到财务那屋，那正

好也暖和。 **唐大关** 好主意!

〔纪平抢先去开门，在一边擎着。

〔冯肖华、南原在前面先冲出去，唐大关在中间。 **东方玉** (对半村)唐总一听说你们——好!急坏了!

**半** **村** 有机会你应该到日本去看看，换几天环境。

**东方玉** (大声地)这得看唐总的了，只要为了双新，是吧，唐 总——

**唐大关** (出门)干什么都是为了双新公司。 〔唐大关等从正门下。

**方** **成** (整理着东西)这回真是添乱一马司。 周 力 (大声地责备)日本人可着凉了!

〔胡正强和刘仲平从里门上。

〔胡正强一手搂着刘仲平的肩膀， 一手拉着刘仲平的 手。

**胡正强**你们这是什么武器，臭气熏天的! **周** **力** 核武器!

**刘仲平** (笑)我们要办一个臭豆腐厂，中日合资。 **周** **力** 王致和是我们厂长。

**胡正强** 你就扇吧你。(对刘仲平)你可是尊佛，我请过你多 少次了。

·240·



刘仲平 (笑着)说我是佛你可真是拜错了，(对周力)尽拿话 涮咱们哥们儿，让我认出来了，嘿!

(笑着看胡正强)我不上套，甭费那力气!

**胡正强** (放开刘仲平，做痛苦状)刘哥，我可真冤枉，好几回 我连上等茶水都给您预备上了。

刘仲平 (冲胡正强摆手)得了得了!指不定谁喝剩下的呢。 胡正强 (左右抬着脚)哎呦，真是苍天无眼了。

周 力 仲平你就让他认为自己是真的一回吧。

刘仲平 (笑)别，完了我自己认为是真的，那时候可就没茶水 了 。

**胡正强** (跟着笑)白开水。

**刘仲平** (指着胡正强)没错吧!

**周** **力** (为方成开着门)胡工，我们可真是对你挺不满意 的——

〔方成抱着几张图纸从里门下。

**刘仲平** 不光是我一个人吧?!别一来就奔财务，双新公司要

是丢个十块八块的，算你的还是算谁的呀?!

**胡正强** (忙摆手又抱拳)得了二位哥哥——

**周** **力** (笑着起哄道)你还是把怀里的那张纸拿出来吧，别 等我们俩直说。

**刘仲平** (大笑)真要是搜出来可不是一张纸的事儿，我先告 儿你!那个小姑娘给你什么了，还那么神秘?

**胡正强** 小姑娘?!(压低嗓音)她要小?天底下您娶了谁可 都是天仙配。(看看表)我可比不了你们，我得走了。 (朝正门走)万一双新要是丢了十块八块的呢!(走

到门口)回见您呐! 〔胡正强从正门下。

〔方成从里门上。 刘仲平 每回他都不白来。

方 成 刘师傅您这回罪过可大了，南原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马金良在里门门口。

**马金良** 周力，杂志社的送样本来了。

**周** **力** 让他放桌子上吧，我马上就来。(对刘仲平)冯肖华 特意送衣服来了。

刘仲平 (点上支烟，微笑着听完，仔细讲)我就知道他得打喷 嚏，一早儿上我车，我暖风也没开，每个车窗子都让 我摇下来一半儿——冻他们丫的王八蛋，我这身儿

反正不冷。(笑)半道儿就下车了。 周 力 嘻，效果不错!好哎，实在是好哎!

刘仲平 你说有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昨天那么晚，半村让我拉 着他上迪厅，让我在外面等着，好!我真成孙子了。 我把冯肖华他们俩撂门口，看他们进去，我就颠了。

早上我一问冯肖华，三点才出来，出来还找呢。 **周** **力** 早上倒是没人提这个。

〔杨秀清从里门上。

**杨秀清** (满脸笑容地)怎么样?仲平，问了吗?

刘仲平 (犯难地)问是问了，不是特别好办，(坐沙发上，冲周 力)他还怕我叫俩警察逮他呢。

**周** **力** 刚才真应该把他们领门市闻闻味儿去。 刘仲平 (看俩人出里门笑)这话!

.〔周力和方成笑着各自拿了东西从里门下。 **杨秀清** 车呢?

**刘仲平** (看一眼杨秀清)我问这人没见着车，他跟我说，挨打 的这人住院了，家属不答应。

**杨秀清** (沉重地点点头)这个杨彪，到处给你惹事!你还得 给他擦屁股。

**刘仲平** 好像是视网膜什么,还有点脑震荡。

杨秀清 (长吸 一 口气， 一 只手在另外 一 只手里轻打着)这要 是给人家打出点错儿来可怎么好，这孩子——可就 从不考虑后果。

刘仲平 (叼着烟咳嗽一声) … …

**杨秀清** 千万可别出大事，这要出了大事—(恍然大悟)咳， 还什么车不车的，人都得进去。

刘仲平 (无可奈何地劝)以后让他少出车，再说就是出车也 小心点，开车不像干别的。刚开车挨警察两句就挨 两句，开车的谁没有过，不光他新鲜。

**杨秀清** (走到正门前，看着门外)现在?哼，当佛爷龛供起来 合适!你说他也得听啊?不听!

**刘仲平** 你也别生气，事出来了，就想出来的办法。

**杨秀清** (回过身，走到刘仲平跟前)这事还就得你，我还真得 指着你。(顿了一会儿)我是真没辙。

**刘仲平** (捻灭烟头)你别没辙，杨彪又不是我的儿子，你的!

**杨秀清** 那怎么办?车子要不回来- 我看还是你去要，跟 他说认罚，看病多少我出。

**刘仲平** (不客气地看杨秀清)认罚也得等人好了啊，我会七 十二变成了。

〔路波从正门上。

**路** **波** (急匆匆地上前拉杨秀清的手，谈笑风声)哈哈!老 杨!刘哥!

**杨秀清** (强笑着抽回手)干嘛来了路波，我听说当上老板了 坐!

路 波 不好意思，我那是小打小闹，跟您这里不能比的啦! 刘仲平 (拍拍沙发)来来，这儿!

路 波 (把包放在桌子上，从里面掏出请束)杨主任，刘哥， 每人一份，(递过去)不能缺席。

**杨秀清** (接过来看)什么东西?

**路** **波** (收拾包)路波商贸责任公司，盛情邀请，燕山大酒 店，二位可得给我捧场。

刘仲平 (诧异地)没发错吧?

路 波 仔细看看，名字都是事先写好的，不是我临时拍您马 屁吧!您二位可一定赏光!

刘仲平 我问问你这公司主要干什么啊? **路** **波** 进出口。

**杨秀清** (笑嘻嘻)靠上你舅舅了吧?!

路 波 (略带腼腆地)两码事，两码事，什么时候也离不开二 位的帮忙。(四处看看)这回是专门孝敬北京的朋 友 。

**刘仲平** 你是不是还要找找我们唐总? **路** **波** 陪日本人呢吧?

**杨秀清** 你倒是真灵通，瞒不了你。 **路** **波** 早上半村来我知道。

**刘仲平** 请束放这我们替你给发。

路 波 不劳神，不劳神，(坐在刘仲平旁边)刘哥，我那可真

是缺你，想动的时候说话。 **杨秀清** 就你那小庙也来挖他?!

路 波 (看杨秀清)刘哥在双新受委屈，跟您可不一样，我那 现在是小，(看刘仲平，手比划着)保证让你比在这舒 服 。

刘仲平 (笑)说得我挺高兴，差点让我晕。 〔门市喊声：杨主任!杨主任!

**杨秀清** (先从里门窗子看看，然后推开门)谁? 〔杨秀清从里门下。

刘仲平 这话要是让唐总知道，可够我喝一壶的。

路 波 (拍拍刘仲平的膝盖)你还怕他，(笑)今非昔比啦!

刘哥，世道变啦!

刘仲平 (惭愧地笑)眼拙了!

〔门市杨秀清的声音：来来来，你还真来了，先看看， 再闻闻。

路 波 (手指指门市，低声)您可不能跟他比，农民的小聪 明!这您不用我多嘴，是不是?!在他们手底下窝 着?就您?

刘仲平 (不爱听下去，挠头，看表)我想动的时候再找你。

〔脚步声由远及近，杨秀清从里门上，后面跟着于头。 路 波 我没说让您这就上我那，这么 一说。

**杨秀清** 你这不是让我坐瘪子吗?!诚心让我坐蜡。

于 头 (和善地)这有什么坐蜡的，一年了，哪能跟新的似 的 。

路 波 (站起来)周力在呢吗?

刘仲平 (跟着站起来)我跟你看看去，一分钟前还在。

路 波 (赞叹)双新人才济济啊!我可离不开双新。 (冲杨秀清摆手)老杨，忙着!

刘仲平 (对于头)坐吧，坐吧，到这跟到家一样。 〔路波和刘仲平从里门下。

杨秀清 (追到门口)仲平，那事替我费费心，越快越省越好。 (回来，示意于头坐下，声音和气了下来)现在不管你

干什么呢，你得找一帮人给我修修，不然我没法说话 了 。

于 头 (躺在沙发里)净说找人，人早就散了，又都是外地 的。修也行，投资，我就算帮帮你。用不了多少!

**杨秀清** 多少它横也是钱啊，(凑过去)老唐不答应，他这人不 好说话，问我好几回了，“老于呢?”我就给压下了，现 在不一样了，漏了，它要是过了保修再漏，那时候就 有的说了。(一拍手)不是那么回事儿。——在老唐 那儿我是真想保你!

**于** **头** (无可奈何地)没钱，可就难办了，我又不能自个儿出 钱。

**杨秀清** (有点急)现在不是钱不钱，现在是保修!

**于** **头** 是保修，可我没人啦，我一个人能给你保修吗?还甭 说你，空调厂，刚给他弄完，我这儿就散了，天天呼 我，地板走形，鼓大包，我回都不回，反正他不知道我 住哪儿，找去吧!

**杨秀清** (怔怔地看着于头)你不怕他们上法院?

**于** **头** (无所谓)他不敢，他们都吃了我的好处，我保证他宁 可重来!再说那些衙门，哼!告?!

**杨秀清** (苦笑着用手指点于头)你可真有两下子!

**于** **头** (笑)你也别着急，再拖几天，出了保修，你还能弄辆 车。

**杨秀清** (仍是苦笑)车?天天追跟的你连睡觉都不踏实，还 再来一辆?!

**于** **头** 不弄车弄别的呗，钱还有没用的时候。 **杨秀清** (回想着)上午又给扣了，这孩子!

于 头 老唐知不知道杨彪的车?

**杨秀清** 屁!别瞧他念过书，他不敢，他事儿也多了，(聪明 地)谁不趁动得了时候多挣点儿，还活五十么?!

于 头 那个胖姑娘是怎么回事，叫什么程旭的?!

**杨秀清** 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老唐拿她一点办法没有，你别瞧 她寒磷，那是星星下凡。(笑)我们这儿的小伙子背 地里都喊她天蓬元帅，猪八戒。

于头(跟着笑)她都不怕，你怕什么,要钱!好歹你是主任

呢 。

**杨秀清** 那可不一样。(不敢再强求地看着于头)要是草草儿

地修修呢?先糊弄糊弄得多少钱? 于 头 有钱就好说。

〔唐大关、半村、南原、程旭、纪平从正门上。

**唐大关** (一眼看见于头)老于啊，找你很难找啊。

**于** **头** (站起来看着唐大关)哪里，我不是自己来了吗。 **唐大关** (走到桌子后，依然站着)你这个装修怎么回事?!

**杨秀清** 我这不是叫他来看看吗，好办， 一两天的事儿。(看 于头)没问题吧?

**于** **头** 我是听老杨的，这点您放心，我尽力而为。 **唐大关** 这还是句话。

杨秀清 唐总，上午我又问机械厂了，他们的意思让咱们快点 拿主意，好几个公司恨不得支票都开出来了，这也就 是我那同学说着，紧着咱们，您看咱们要是不稀罕， 早点跟人家说。

**唐大关** 我事情多，不然你和金良一会儿就去看看，回来你们 定。来来，坐!

**杨秀清** 最好多去一两个人，我们俩人可看不准。

**程** **旭** (看杨秀清)唐总，您去看看再好不过了，省得杨主任

一个人担责任。

**杨秀清** 责任不怕，就是别落埋怨。

**唐大关** 这点儿责任，他是我的主任，我还能信不过他，(对杨

秀清)你就去! **杨秀清** 得，有您一句话。 **于** **头** 唐总，回见啊!

〔杨秀清和于头从里门下。 **唐大关** 坐 ! 坐 !

**程** **旭** 唐总真是用人不疑啊。 **唐大关** (莫名其妙地)什么?

〔众人看程旭。

程 旭 也可能是我多心，机械厂租房的事您还是自己看合 适 。

半 村 (自认高明地)程旭的意思我是理解的。

**唐大关** (会意地)那个以后再谈，今天有今天的事。(拉开抽 屉看了一眼，又关上)

纪 平 我看程旭到广州是可行的。

**唐大关** (下意识地使劲揉捏了几下腿)那门市怎么办，马金 良跟我说过几次他的事。

半 村 应该让程旭到门市，马金良不想干，好，(手一扫)那 就请他出去!别人也是一样，不想和我们合作的，都 让他们走。

程 旭 我还是希望到广州去，我适合做贸易，不适合做管 理 。

**南** **原** 进出口交给路波就可以，不需要双新的人来做。 **唐大关** 我认为那样不合适，我们的合作一直很愉快。

〔方成从里门上。



**方** **成** ( 拿着笔和纸放到桌子前，轻声地)唐总，这儿— **唐大关** (签名)什么钱?

**方** **成** 从东鸣公司拿了四套机器。(拿了笔纸)马金良和老 杨出去了。

**南** **原** 现在公司搞成这个样子，让我怀疑你总经理的能力。 纪 平 (惊诧地看南原)唐总对工作是兢兢业业的，不可多

得。

**唐大关** (心里恼火，怔怔了一会儿，但很严厉地)早上的事， 我要仔细过问。

**半** **村** 南原在财务处说这事的意思，也不是———

**唐大关** (摆手打住)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我公司里是 不允许的。

**南** **原** 您的职员确实需要严格地管理，他们懒惰又自私。 半村(微笑而意味深长地)中国很多人确实需要改造。 纪 平 (赞同地点头)说得很有道理，很深刻!

方 成 (已走到门口，折回来看着南原)你说谁没能力?谁 懒惰又自私?(看半村)谁需要改造?(提高声音)你 算个什么东西?

半 村 (惊讶地)这是—- 纪 平 (站起来)方成!

**唐大关** (十分严厉地)方成!

**方** **成** 要不是八路军讲政策，现在还指不定有没有你呢，改 造!

**南** **原** 这么没有受过教育!

**唐大关** (站起来，绕到桌子前，指着里门)方成，你出去!

**方** **成** (气愤，看看唐大关，又看半村)告诉你，轮谁也轮不 上你这鬼子!

**南** **原** (迅速地站起来，气愤)谁是鬼子?(打开半村来拉的 手 )

方 成 听懂了吗?(停了一会)就——是——你!

程 旭 (上前一步)大家都别冲动，坐下谈，(对方成)现在正 在谈正事。

**方** **成** 这没你的事儿!(指着半村)电影院门口陪看电影的 姑娘都有认识你的，你以为你是谁!

**唐大关** (依然指着里门)我叫你出去呢!

半 村 (用力拍着茶几)你对你自己要负责任。

**方** **成** (对唐大关)您也别发火。

〔方成从里门下。

**南** **原** (声音很高地)他怎么可以这样?! **唐大关** (用手示意)南原先生请坐!

半 村 南原桑，坐下谈，唐总和这些人还是不一样的。 纪 平 南原桑，请坐请坐!

**唐大关**(回到座位上坐下)实在对不起。

半 村 这样的人留在双新公司只会给双新带来害处。 南 原 (坐下)我真是没想到，这是在双新公司。

纪 平 (看半村)方成平时倒是个懂道理的人，不这样。 **程** **旭** 都是唐总平时对他们太好，把他们惯坏了。

**唐大关** 这点上我有责任。

**南** **原** 程旭，去到财务处找一下冯肖华，回去!

**唐大关** 南原先生，进出口的事宜还没有定下来。再说午餐 已经在美食城定好了。

**南** **原** 改日，半村先生，你要是有事，先留在这儿吧。 半 村 不不，改日也可以，改日一定。

**唐大关** (吩咐程旭)去到东方玉那把冯肖华找来。

**程** **旭** **好的。**

〔程旭从正门下。 〔众人都站起来。

**唐大关** (走到里门口)刘仲平!刘仲平!

〔门市刘仲平回话，“来了来了，马上!” 半 村 别叫了唐总，还是打车回去。快!

**唐大关** 打车毕竟不是回事。

纪 平 (强笑)今天真是，也好，好事多磨。

半 村 (陪着笑)我想会的，我想会的!南原先生也是无时 不是为了双新，希望唐总理解。

**唐大关** (勉强笑出声)我很高兴，同时也很荣幸，下一次，我 到国贸去，就不劳尊驾了。

〔南原和纪平已经出了正门。

**半** **村** 狠抓几个，就可以带动一大片，一定要有力度。中关 村有的是人。

**唐大关** 这我明白!全靠半村先生的理解和包涵。

〔唐大关开了门，半村从正门下，唐大关笑着跟下。 〔刘仲平从里门上。

**刘仲平** (四处看看)真会诈尸!(点上烟，离门远远的站着， 看着窗外)

〔东方玉急匆匆从正门上，她冻得不停地跳着脚，手 在嘴前哈着。

东方玉 嘿!大冷天，在马路边上站着等车，我可真受不了。

刘仲平 今天我也见识着唐总挥手打车了，他是不是得送到 国贸去呢!

东方玉 让鬼子自己打就行了!唐总这样可真让人看不上。 **刘仲平** 你还不赶快把唐总的大衣给送出去。

**东方玉** 我?你当我跟冯肖华似的呢。(走到里门口)我看看

门市，臭味还没散呢吧? **刘仲平** 你当然不是冯肖华!

**东方玉** 这就是咱们花了三十六万装修的房子。 刘仲平 我是看不出来装修花多少钱!

**东方玉** 这还用说，唐总不比咱们明白，我从来不在唐总那说 别人!

刘仲平 (在烟灰缸里弹弹烟灰)那可真是好人!

东方玉 (看门外)美食城的饭都订好了，这下可怎么好。

刘仲平 (愣着神)这可是难题，要是让我去多好，就怕走丢 了!

〔刘仲平从里门下。

〔唐大关，程旭，纪平从正门上。 **东方玉** 唐总冷着了吧?

**唐大关** (看一眼东方玉)怎么搞的?(到桌子后坐下，沉默) 纪 平 他也不是故意的。

**唐大关** 我们这又不是帮会，这么狭隘哪能办成事儿。

程 旭 门市确实应该改变一下，我就是不好跟您直说。

**东方玉** 有的人狂得过分了，不管什么场合。财务底下的人 跟我反映过，我想就得了，一个公司的，(问程旭)是 不是?老这样还行!就算你懂点技术。

纪 平 年轻人，他的出发点不一定不好。 **唐大关** 正事还没谈呢!

东方玉 要是跟咱们自己的人，谁也不会计较，谁知道日本

人!(走到正门)真是教训! 〔东方玉和程旭从正门下。

**唐大关** 你把方成叫来好吗，说我叫他。

纪 平 (看着唐大关)方成很可能是一时冲动。 **唐大关** 不管因为什么,我要跟他谈谈。

〔纪平从里门下。

〔唐大关长长出了一口气，双手放在桌子上，又慢慢 仰躺在椅子里，他边思索着边捶了几下隐约作痛的 寒腿。

〔方成，纪平从里门上。 **方** **成** 唐总，您找我?

**唐大关** (指指沙发)坐吧!

〔方成和纪平都坐下来。

纪 平 唐总找你的意思也不是说要批评你。 **方** **成** (苦笑)您说吧。

**唐大关** (严肃而又极诚恳地)你今天的表现很不合适。 **方** **成** 哪儿很不合适?

**唐大关** 那种场合怎么能说那种话，我也明白你的意思，现在 是我们怎么样跟人家学习更多更好的东西。非要惹 他们不高兴干嘛?!

**方** **成** (看着唐大关)我没听懂。(极想狡辩)当时他们—— **唐大关** (打断方成的话)客人被你骂走了，这对我们意味着

什么?你以后要是还想在双新的话，就必须时刻保 持清醒。

**方** **成** 刚才我确实很清醒。而且当时他们——

**唐大关** (有点发怒，又打断方成的话)这是破坏双新建设的

行为，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方** **成** (对被打断很气愤)我没有目的!

**唐大关** (威严地)那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改一改你的缺点。 **方** **成** (站起来，提高嗓门)我没有缺点!

纪 平 方成你坐下说!

方 成 (对纪平)我没有一点冲动。我知道我要是跟您唐总 吵架意味着什么,(指着自己)我破坏了双新的建设 了?我破坏了么?我惹日本人生气了么?

**唐大关** (指着方成)你破坏了，而且很严重! **方** **成** 您可以让日本人那么数落，我不行。 **唐大关** 再这样你可小心我要开除你。

方 成 (一怔)开除?我希望您能找出让我更难受的办法。 纪 平 方成坐下!(站起来)唐总，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方 成 (心里软了几分，嘴上可不)没什么可解决的!(想了 想)您说我没关系，您是总经理，应该的。我就是容 不得不管什么时候，见着日本人都跟下三烂似的。

**唐大关** (以为在说自己，很气愤地站起来，指着方成喊道)我 开除你!

方 成 (走到里门门口，回头，声音不大，可很用力)真可怜! 纪 平 方成!方成!(追到门口)

方 成 (心里虽不是滋味儿，表面上还掩饰着)我来双新公 司快三年了?我从你这得着什么没有?我朝你要过 什么没有?您仔细想想，我为什么。(想很帅地挥 手，可手只在胸前画了圆)我不怕你开除我。

纪 平 唐总是从全局考虑，你也应该理解，对于像你这样的 技术骨干，在公司是必不可少的。唐总很想下大力 量培养你们。

方 成 (听纪平一说，觉得自己应该腰板儿挺直)培养我? (心一横，想保持一种正义一样，大声地)我就没认为 骂日本人是个错误!

〔方成大步从里门下，回头仔细关上门。

**唐大关** 你让他走!看看双新公司没有他会不会倒闭。 纪 平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电话铃响，唐大关坐下接起电话。

唐大关 喂!(不耐烦地)喂!讲!——老杨啊，你挨家问问， 买一套新房子多少钱一平米，你说的价格是租还是 买，先问清楚再跟我要钱——好!好!别再解释，我 是让你先问清楚，其他的事情回来再谈，——你同学 和租不租房，两回事!——好!好!(挂上电话，气 愤地)不要以为谁都在闭着眼睛，谁都看不见。

纪 平 (看着唐大关)方成这孩子平时还是不错的，就是说 话欠考虑。

**唐大关** 我在说杨秀清，(仿佛杨秀清就在眼前)怎么跟人家 谈的价钱，这么干也太明显了吧!

〔唐大关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看着门外，大门虽然 关着，可街道上汽车的噪杂声还是钻进屋里来。

〔纪平不出声，她似乎看出了唐大关的心思，几次想 说点儿什么,又都没开口。

〔沉默中，什么声音都那么刺耳。 **唐大关** 让方成到开发部去吧。

**纪** **平** 那系统部怎么办?他一走，恐怕——

**唐大关** (看看纪平，想说什么又改了口)让他去搞开发。 **纪** **平** (会意地点着头，心里并没真领会) ……

**唐大关** (干脆地)让他发挥他的长处。

〔东方玉从正门上。

**东方玉** 唐总，美食城来电话问咱们去不去了。

**唐大关** 去!日本人不在我们去，你去叫一下马金良的人一 起去吧!

纪 平 (开里门，喊)马金良!马金良!有人吗? 〔门市回答：来了!

〔马金良从里门上。 **马金良** 什么事?

**唐大关** 哎?你不是和杨秀清去机械厂了吗?

**马金良** 我是和老杨骑车去的，他说他先办别的事，又让我回

来 了 。

**唐大关** (点头)是这么回事!

**东方玉** 唐总说要亲自犒劳你们，(她特意，又神气又美慕地， 把“亲自”二字加重了语气)请你的手下去美食城。 你们多荣幸!唐总从来不请我们。

**唐大关** (强笑)犒劳自己!犒劳自己!叫他们马上去。

**马金良** 哇，迟了一步，人都叫方成请走吃饭去了，现在门市 一个人没有。

**唐大关** (伤心而又恼怒)这个孩子真是想让我处理他，非逼 着我这么做。

纪 平 唐总，不然退了吧!

**唐大关** (站起来想了一会，下决心)不退!有几个算几个，门 市锁门!

**东方玉** 我去叫程旭!

〔东方玉跑着从正门下。

**马金良** 中午来得真快，什么事还没干呢! 〔马金良从里门下。

〔唐大关和纪平先后从正门下。 〔 幕 落 。

**第** **三** **幕**

〔办公室里。什么东西都更破了，地图已经被撕坏 了，有一尺来长的口子，沙发里的弹簧有的已经从沙 发套里钻出头来，露着灰黄色的海绵。

〔路波和程旭正在屋子里，站着比量着。路波的文件 夹放在桌子上。

〔按合同说，今天这间办公室还应该是唐大关的。

路 波 (比划着)别贴日本地图，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就行， 这边放张桌子，这儿是沙发。

程 旭 这儿最好放个小一点的桌子，上面放传真机。

路 波 这样蛮好，地面，顶，灯都要重新布置。(忽然想起)

你的传真发了没有? 程 旭 还没有。

路 波 尽快办，把事跟广州的人交代清楚。

程 旭 我想还是在广州好一点儿，在那干了一年，什么事情 都理顺了。

路 波 北京刚开始，得有个得力的人，你说我找谁?你可是 我的大股东。

程 旭 主要是，双新公司刚破产，我就接着在这儿，不太合 适，再说还有那笔钱。

路 波 (耐心地解释)他们关心的是手里的权和自己的钱， 公家的钱是第二位的。他们我可知道，只要个人合 适!(自豪地挺胸)我是很感谢双新啊!

程 旭 双新公司倒闭是它的头头都不行。细想起来我也挺 冤枉的，大学毕业在这些人手下。惟一让我平衡的 就是没让他们插手广州，那是我苦心干出来的!

路 波 所以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别认为我是投了多大机，我

是受命于危难，日本人同意的，双新倒闭，是你唐大 关没本事。

程 旭 (思索着)咳，众口铄金!同情弱者是人的天性。

**路** **波** 胜者王侯败者贼!不想干的趁早走，你就踏踏实实 的 。

〔正门外三轮车铃铛响：叮当 - 叮当-

程 旭 (走到正门前，看着窗外，摸摸自己的胖脸)北京可真 干，可比不了广州的气候，冬天的冷就让人受不了。

路 波 (神气)跟着路波，不会让程小姐天天骑车上下班，那 成什么样子，不丢你的脸，丢我的脸。

程 旭 是是!那是公司的形象问题，我倒是不在乎。 路 波 不能不在乎，在北京，我的凌志你随时用。

程 旭 (内心高兴外表平和)公司形象至关重要，它也是公 司的财产，看不见的财产!

**路** **波** 现在是关键时期，要齐心协力才对。 程 旭 首先是要摆平关键的几个人。

路 波 会计我单请，刘仲平，愿意的话，办公室主任。(走到 正门前，冲外招手)把车推到太阳底下多晒会儿，不 怕热，热点儿舒服。

〔门外回答声：好嘞，您忙 —

程 旭 刘仲平可很厉害。

路 波 我现在用得着他。等我有能力的。不就是个司机

么!

〔杨秀清从里门上。

**杨秀清** (努力满不在乎地笑)小路，早啊!今天这天儿，还算 个好天儿哈!除了有点风。

**路** **波** (他的笑当然是充满信心了)不错不错!就是有点

风 。

**杨秀清** (到桌子边打电话，边善意地笑着边拨号)我看着程

旭都冷，光顾上美了吧，别冻着了! **程** **旭** 是不敢出门。

**杨秀清** (听电话)开春儿可得留神，感冒就没轻的。

路 波 (故意大声地)哈哈!这里就是我的了，就是路波的 了，(指着自己对程旭)谁是路波?请问谁是路波? 我是路波!我，就是路波!

**杨秀清** (擎着电话)是派出所吗?(笑)哎，哎，我是老 杨， — — 没有没有!没有!很好!感谢你还惦记 着，----双新公司，要是有事的话，也是年轻人开开 玩笑，先告诉你一声，——对，自己的事儿，别当 真!— 好好!-—让您受不着委屈，没的 说!——那事，您就冲我!谁让他是您晚辈呢，改 天我让他给您认个错儿!——

〔唐大关进了正门，刘仲平跟在后面。 〔唐大关拄着支拐杖。

〔刘仲平穿着件漂亮的毛领皮搂儿， 一只手拎唐大 关的黑皮包，一只手甩弄着车钥匙。

〔杨秀清忙上前搀着。

〔路波迎上去拉唐大关的手，唐大关没接路波的手。 **路** **波** 哎——呀——唐总，一向勤奋!

**唐大关** (绕过桌子坐下)今天我可没有你早啊!

**路** **波** 我是来看看您，马上回一趟深圳，先来看看房子，考 虑一下装修。

**唐大关** 我看见外面的三轮车，就知道你来了，中关村你是头 一号。

路 波 笨鸟先飞么,我早就不坐汽车了，坐三轮车舒服。唐 总，我把合同书给您带来了。(从桌子上的文件夹中 拿出合同书递过去)

**唐大关** (接过来，没看，放在桌子上)好好!一会儿，南原来 给他看看。

路 波 我已经给他看了。哎，半村先生明天就回双叶总部 了，您知道吧。

唐大关 知道知道!他可能和南原一起来。

程 旭 (上前)唐总寒腿好点儿了么?没去看看大夫? 唐大关 怎么你还没有回广州?

程 旭 没有呢，跟海关还有点事。

唐大关 广州的资金什么时候能回来。

程 旭 我已经叫人加紧清理了，不订货的话，撤回钱来要有 很多手续。

**唐大关** 我不是早就告诉你，先别打款吗! 路 波 唐总，您忙，我去门市。

**唐大关** 请吧，好好看看! 〔路波从里门下。

**唐大关** (对程旭)你接着说!

程 旭 那时候钱已经到香港了。

**唐大关** (思考着，看看程旭)那边怎么一直跟我说没收到这 笔款，是不是出了差错。

程 旭 我是通过另外的公司订的货，和在一起订的话，量 大，单价低。

**唐大关** 这些怎么你也不跟我说一下，两百多万的款交给你， 怎么自己做主张。

程 旭 订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唐大关** 那，两种订货的差价呢? **程** **旭** 那是另外的问题。

**唐大关** 什么另外的问题，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

程 旭 (看着唐大关)这差价剩下来的钱，最后当然是双新 的 了 。

**杨秀清** (笑着插嘴)钱的事儿可不是小事儿。 **唐大关** (看看杨秀清)胡正强早上来了吗? **杨秀清** 我早早儿地就等他来了，没抓着他!

**刘仲平** (把皮包放在桌子上，点着支烟，从正门看着窗外沉 思着)……

**唐大关** (不屑)这个人!这是看到双新有了难处。 〔程旭倒了一杯水，放到唐大关桌子上。

杨秀清 (一屁股坐在破沙发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无可 奈何地笑)现在说什么也没用。(转念)我看得找着 他，一百万不是小数儿呢。

程 旭 我从不跟他打交道，我早就看出这人的人品。

唐大关 (挥手打断程旭的话)他不来，我们也有办法，绿岛还 在。

**杨秀清** 在也不管事儿，甭说绿岛还不是他的，就是他的，屋 里的机器全算上，再加上那三间房，也不值这个数，

他根本就不是那里的法人!早就没人听我的。

**唐大关** (不耐烦了)老杨，你也不要说那些，那时候谁都在忙 嘛!你也在忙。

**杨秀清** 分怎么忙。(有话不说了)哼!要不是老胡那天泄 底，都还傻子似的呢。

**唐大关** 老杨，这件事情，没有人要瞒着你，完全是公司之间 的账务往来，手续都是齐全的。

杨秀清 (手在沙发把手上点着)手续全得开会，不能签个字 就叫手续全，公司公司，大伙的!(对刘仲平)你知道 么仲平?不知道吧!

**刘仲平** (回头看看唐大关，又看看杨秀清，续上一支烟，把烟 头扔在地上，用脚捻碎，继续站在窗前，看窗外)……

**程** **旭** 唐总也是没料到老胡这人这么不讲义气，也没料到 双新这一步。

**唐大关** 现在是怎么样把这一百万要回来，不是讨论谁是谁 非。

**杨秀清** 弄不清谁是谁非，要回来也是糊里糊涂，这是个责任

问 题 。

**唐大关** (不理杨秀清，看程旭)你说，这钱能不能要回来? **程** **旭** 想尽办法，没有要不回来的，关键看怎么要了。

**杨秀清** 可不是，(对着刘仲平的背影)没有要不回来的，不在 那个!

**刘仲平** (没回头，附和着)是!不在那个。

**杨秀清** 仲平您知不知道他家，上他家掏他去。

**刘仲平** (回头看着杨秀清)对双新最有感情的还得数您，唐 总还在次。 … …

**杨秀清** 我可不是为我自个，(知道纠缠责任也拿不到钱，和

缓地看唐大关)关键这钱不能白搭，让人说双新一涮 一准儿，说您唐总冤大头。

**程** **旭** 杨主任说的也对，等双新摘牌儿了，就要不回来了。

**杨秀清** 那是，冤我冤明面儿上。(站起来)我再去绿岛看看 他在不在。

〔门外汽车声，几辆车停在门口。

杨秀清 (走到门口，站住)鬼子又进村了，日本人就不冷，您 瞧半村，无冬立夏老是这身儿，邪了!我还走那门 吧!

〔杨秀清从里门下，刘仲平紧跟着从里门下。 〔程旭快步上前开门。

〔唐大关只是在桌子边站起来。 〔半村从正门上，后面是南原。 〔纪平最后上，抱着公文夹。

**唐大关** (满面笑容地伸着手)半村先生，南原先生，恕不能远 迎!

半 村 唐总好!(上前握着唐大关的手)坐坐!能看见唐总 真是高兴。

唐大关 (指着破沙发)二位将就坐。(自己坐下，似自言自语 地，但声音很大)老了，不服不行，(拿起拐杖给半村 看)看看，六十了。

**南** **原** (站着冲唐大关点点头)路经理在吧? **唐大关** 哪个经理?

**程** **旭** 路波在门市呢!

**唐大关** 哦哦，在门市，他在门市。 〔南原从里门下。

半 村 我是来跟唐总道别，明天就回双叶公司总部了，以后

北京的事情由南原先生主持。

唐大关 我听说了，这不能说不是双新公司失败的重要原因 啊。半村先生给双新的厚爱，所有人都感谢你，特别 是我。

程 旭 半村先生为开拓中国市场做了不少工作。

半 村 那里那里，南原先生比我既懂得市场，又懂得技术， 双叶公司试图在中国市场下下工夫!各位已经给了 我不少的支持，我很感激，(站起来，冲唐大关鞠了一 躬)非常感激!

唐大关 (伸手拦着)快快!别这样! 半 村 (又对纪平鞠躬)非常感激!

纪 平 (上前)别!半村先生一家人嘛!

唐大关 半村先生辛辛苦苦为双新工作，不图所报。 〔半村又坐下。

〔东方玉从正门上。

**东方玉** (装没看见半村)唐总腿好了?

**半** **村** (站起来)东方玉，你的名字给人的印象最深。

**东方玉** 半村先生来了，坐坐!您可真是把中国话学到家了，

我的名字给人印象最深吗? **程** **旭** 半村先生其实是没学到家。

**唐大关** (谦和地跟着笑着对半村)她们都没把你当外人。

**半** **村** 当然首先是人的印象!首先是人!我道歉，我道歉!

**唐大关** (边笑)半村先生是来辞行的，明天就要回日本了，特 地来看看你。

**东方玉** (终于笑出来)看我可不敢当，再说看我怎么到唐总 这来了。

**半** **村** 双新的会计师可是厉害。

**唐大关** 你别再为难他了，半村先生对双新可是一百一。

**东方玉** 唐总的话我信，半村先生要是还留在北京的话，双新 还能创个辉煌。

**程** **旭** 南原先生和半村先生可是两个人。

〔纪平和唐大关耳语一会儿，唐大关不住地点头，纪 平从里门下。

**唐大关** (对东方玉)怎么样?通过吗?

**东方玉** 昨天下午和今天早上口气截然不同，您打我手机的 时候，我正在歌舞厅呢!早上刚给我来的电话。

**唐大关** 通过?

**东方玉** 基本通过!

**唐大关** 嘿，有钱能使鬼推磨!

**半** **村** 财务一定要搞清楚，东方玉立了一大功，(语重心长 地对唐大关)双新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南原先生点 名要纪平到事务所呢。

东方玉 纪平?!哼，真是什么人有什么人的福气!我怎么老 赶不上这等好事儿呢?跟着唐总，累没少受，还落不 着好儿，我连铁饭碗都扔了。

**唐大关** 东方玉可是我的萧何啊，没有她，早就没有今天了。

**程** **旭** (忽然想起什么)唐总，我得去看看南原先生，您先 坐。

半 村 我也再去看看门市，想啊!走了我会天天想的!

〔冯肖华从正门上。她老了，不过更白了，头发散着。 **冯肖华** 半村!

半 村 (看见冯肖华，急忙朝里门走)哎!是!

冯肖华 (上前一把抓住半村，只一拎就把半村拎了回来，左 右打了几个耳光)小人!小人——我打死你。

半 村 (手护着头)住手，快住手!

程 旭 (上前拉住)怎么回事?冯小姐! **唐大关** (从桌子后走出来)什么事情?

**冯肖华** (放开半村，喘着气)你没问问我是谁?我灭了你! 半 村 (用手抹平头发，整理好衣服)什么事情不好说。

**冯肖华** 你凭良心说，我伺候你怎么样，那满脸胡子的脏东西

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抽泣)我什么没干好? **半** **村**现在是南原先生主持，听他的。

**冯肖华** 那你干吗说啊?(哭出声)我可——怎么办呢? 程 旭 没关系，(给半村使眼色)什么事，说说痛快!

〔半村急忙从里门下。

**冯肖华** 你知道什么?他他妈的欺负我!他老欺负我。 **东方玉** 冯小姐，条条大路通北京，别跟小人上火，不值! **程** **旭** 可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他现在什么都不是了。

**冯肖华** 趁他还在北京，打他还来得及，我追了他好几天了， 追上我就打!

**东方玉** 打也不是问题啊!

**冯肖华** 打他也能出出气，他要是去了日本了，打都不可能

了，我非臭了他不可。

**程** **旭** 那样的话，我给你加油。 **东方玉** 我早就不爱搭理他，贱!

〔程旭陪着冯肖华从正门下。 **唐大关** (明白了)这个半村!

**东方玉** 没有他，双新可比这个好，现在他玩够了，拍拍屁股 走人了，双新光出车就出多少趟，油钱就得多少，又 碰上个冯肖华，真够丢人的。

**唐大关** 他比咱们想的可狼狈，回日本是什么?一个最最小

的科员，跟在北京没法比。

**东方玉** 春节前给他辆皇冠，还指着他给双新干点儿事，(自

嘲地笑)鸡飞蛋打了。那辆车在一个演员手里。 **唐大关** 什么演员?!

东方玉 (半是嫉妒那个不知名的人，半是气愤)下三烂!好 的谁跟他，他也就是个日本人，不是日本人，他在哪 儿也等于零。忘了去年方成当面骂他了!

**唐大关** (一听，也气愤)谁知道双叶扩大市场，还要换人，日 本人也不可信!

〔方成从里门上。他穿着件蓝的套头衫。 **方** **成** 唐总，好啊!

**唐大关** 方成?!(虚假地笑)来来!坐坐!在哪儿呢?

**方** **成** 我在一家维修站呢。您不错吧?我听说双新公司归

路波了!(看见唐大关的拐杖)您腿怎么了?

**东方玉** 刚才我跟唐总还念叨你呢。 **方** **成** 念叨我?

**东方玉** 半村这回让你骂回日本了。

**方** **成** (笑)念叨这个可是添堵，我看路波现在可是如鱼得

水，租了两辆三轮儿，这在这一条街上可没有过。 **唐大关** 年轻嘛，有资本。

**方** **成** 他那些东西本来应该是您的，特别是他那辆金标凌 志。

**唐大关** 哪里哪里，方成，我知道你对双新不满意啊，特别是

对 我 。

**方** **成** 那可是您臆想的，对您我倒是有没忘的地方，倒不能

叫不满，不过不是您开除我。 **唐大关** 是什么地方?

方 成 (笑着)过去的事，现在也就是说说听听了，我不能忘 的就是我出差，买不着车票回来，您让我买站票，答 应回来给我报销一个马扎的钱。

唐大关 (尴尬地笑)我也是不能忘记你们这些创业者啊。

方 成 (大笑)所以，后来我出去就打车，我说我有设备，(看

东方玉，手一比划)其实就是一块万用表，顶多还有 两把杆锥。

东方玉 唐总那时也是为了双新。

方 成 (叹气道)双新公司的确不错!养人! 唐大关 过去了嘛!你来是有事吗?

方 成 我是来找刘仲平，没别的，麻将!当然也来看看您。 东方玉 他，现在不在吧!

方 成 没关系，我今天倒休!没在就没在吧!一会儿我再 来。

〔方成从里门下。

东方玉 双新是投错了胎了。

唐大关 (有点听烦了，向外挪)什么投不投错胎的，跟了美国 人也一样，谁有奶谁就是娘。

东方玉 (上前搀扶)唐总，您去哪呀?

唐大关 (手挡开，走到正门前，看着门外)活动活动，人一老， 不活动更不行了。

东方玉 您刚六十，这可不算老，一点也看不出来。

唐大关 (自知之明而伤感地)该退休了，现在是人见人嫌。

东方玉 唐总，程旭那里还有两百多万的款到现在没有回来， 您看?

唐大关 她的款不好要啊!我后悔让她做了进出口，她把住 了瓶颈，她是真聪明，方成算什么,十个不及她一个。

(犹豫着) **东方玉** 这款呢?

唐大关 难呐!我知道她和路波早就看上了双新公司这块地 方，(冷笑)路波也算计不过她，他也要倒霉的，早晚 的事情，他的下场会不如我。

**东方玉** (发现桌子上的合同)唐总，这是路波拿来的合同书 吗?

**唐大关** (回头看看东方玉)他还挺迷信这个东西。 〔路波从里门上，后面是于头。

于 头 路经理，路经理——哎呦，唐总，怎么了，拄拐杖了? **唐大关** (没转身，只是侧头看于头一眼)于经理，又来了!

**于** **头** 是啊，吃不上了。

**唐大关** 你还能吃不上!

**东方玉** 您不是包渔场呢么?

**于** **头** 不是那块料，还是本行，轻车熟路，这不，(谄媚地冲

路波笑)向路经理要饭来了。 **路** **波** 我可是看见你的作品了。

于 头 (笑)不是那时候了，两年前，您在哪儿我在哪儿，是 不是?!不能那么说!不然，我只干活，您瞧着给，只

要您过得去。

路 波 (笑)成，不给钱!

于 头 怎么也得够一碗饭吧!得让我活着啊! 路 波 看你多大的碗了。

〔周力急匆匆地从里门上。

**周** **力** 门市来了几个人，要搬机器呢，说咱们欠他们的钱! **唐大关** (转过身)马金良呢?

〔里门声音：“我做不了主，我真做不了主!先别急着

搬，我可以叫总经理跟你们解释。”“还得让我说几 遍，冲你谁给钱啊!”“冲我冲我!没得说，冲我!”"我 跟你说，我砸了你的心都有。”

〔马金良从里门上，纪平跟上来。

**马金良** 唐总，东鸣公司的在门市呢，他们要搬机器。 **纪** **平** 唐总，你出去跟他们再解释解释。

**唐大关** 没有钱，跟他们说没有钱!账都封了，一分也拿不出 来。

**马金良** 那，他们要搬机器怎么办?搬机器抵钱。 **纪** **平** 这应该是什么时候结的账?

**马金良** 七个月了，他们知道双新要重组，六万块钱。 **东方玉** 搬机器可是哄抢!犯法的!

于 头 人急了还论那个，火都敢点。

路 波 (开玩笑)于头，拉你的人来，给我打! **于** **头** 您说的?给钱就行，我一个电话就得!

**周** **力** (起哄一般笑)打他们丫挺的!快开一个连来。 **马金良** 打也打不出六万块钱来。

**唐大关** 门市有没有好的机器?

**马金良** 没有，就是展示的机器，不旧也不新。 纪 平 总不能让他们搬机器。

**唐大关** (想了想)双新还什么值钱?就是机器还值点钱。 **于** **头** (惊讶地)这可是败家啊。

**唐大关** (平和地)金良，你去，让他们搬吧，想搬什么就搬!

**马金良** 就没别的办法?再想想别的办法!周力，开动聪明 的脑瓜 。

**周** **力** (惊讶地站着不动)聪明?聪明个屁!(缓慢地走向 里门)早知道，我昨天就叫辆车全拉回家了，(声音大

大地)这帮王八蛋!

**马金良** (看看众人)这事，真是完了! 〔周力和马金良从里门下。

〔里门周力的声音：搬吧，敞开儿搬，都是你们的了。 〔“叭——”一声，跟着周力气愤的声音，“你看着点儿 水杯，那是我喝水的!”

**唐大关** (走回到桌子后面坐下，十分解脱地)搬吧，搬走了清 净!

路 波 ((谨慎地)唐总是真不容易啊!

于 头 路经理，对我您应该放心，我可见过，上午刚验收完，

下午就哗啦啦，这门面上的事，您敢给外人?

路 波 ((拍拍于头的肩)有钱千里来相会。 于 头 您瞧您，什么话?

〔杨秀清从里门上。

**杨秀清** 怎么在咱们这儿抢开了? **唐大关** (木讷地看着窗上) …… **于** **头** (提示别再说下去)老杨!

**杨秀清** (看着于头)门市这是怎么回事儿?

纪 平 双新该人家的钱，唐总让他们搬机器了。

**杨秀清** ( 惊讶)什么?(坐到唐大关面前)谁让搬机器的? 你?

路 波 (上前拉杨秀清)行了老杨，事已至此。

**杨秀清** (甩开路波)什么事已至此，(看唐大关)那是双新的 机器，不是你们家的，喝!好!你一句话，那是双新

公司的财产，人人有份的。 〔胡正强从正门上。

〔门外汽车喇叭声，“我让你把三轮推开，没听见?活

够了说话!”

“地方不小了，这儿还搁不下你!” “小个屁，挪开!”

路 波 (忙到门口看)谁?口气这么粗! 〔杨彪已经站在门口。

**杨秀清** 刘仲平呢?他人呢?(到桌子边抓电话)怎么到处是 公鸡下蛋的事儿!

**东方玉** 刘仲平不知道去哪了?

**杨秀清** (气极了，又放下电话)双新公司养了你们这群废物， (手指里门)这就没人管?

**唐大关** 老杨，冷静!

**于** **头** 老杨，别动气!

杨秀清 我动气?!我冷静?!你看见没有，他们，(指唐大关， 指东方玉，指墙上的破地图)啊，干得都是有今儿没 明儿的事，老胡来了，(指着胡正强)我把他找来了。

**胡正强** 老杨，这跟我的事可不多，有很多的事—— **唐大关**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东方玉** (岔开争吵)老胡啊，你这是诚心把唐总往里搁。

**胡正强** 我可没搁谁，我知道，就是个钱的事儿，一个字儿： 钱 !

纪 平 你该了双新多少钱? 胡正强 一百万。

**唐大关** (长长叹口气)老胡啊，你既然来了，就没有不好解决

的，你明白我的意思。

**胡正强** 这我明白!一个字：钱! **杨秀清** 他跟我说了，没钱!

**胡正强** 我不说没钱，我是说现在没有!

**唐大关** 不是说好的吗，你在一个月前亲口跟我说的。

**胡正强** (仔细地想)一个月前?不可能吧!不可能!绝对不 可能!

唐大关 (发怒地但压着火看着胡正强)就算没说，去年，你应 该记得吧!是她，(指东方玉)亲自把支票递到你手 里 的 。

胡正强 唐总啊，一个月前的事您都记不清，一年前的事— 您说话总得靠点谱儿啊!我是借过双新的钱，但我

没说一年就还啊，再说，我现在也没钱! 路 波 这可是胡兄的不是了，借债还钱嘛!

**胡正强** 路老板如今可不像从前了。

**路** **波**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谁发了我不高兴?别伤了和气。 **杨秀清** 说吧，什么时候给?

**胡正强** 我有公司，你怕什么?我把公司押给你。

**杨秀清** 我不要你的公司，那公司也不是你的!我跟你说，

(半开玩笑地)进了屋，就得给钱!我不信您没钱! **胡正强** 老杨，事不能干绝了，唐总还没说什么呢!

**杨秀清** 他?他不用说什么!我说了，你得给钱!我是为双 新的弟兄挣个面儿。

**胡正强** 我要是不给的话，双新公司是不是还得养活着我?! 那我可太乐意了，我真没钱!

**杨** **彪** 你乐意个屁，不给钱，打你丫挺的。

**胡正强** (回头看看杨彪，摆谱儿)这不关你的事儿，一边去! 哪儿就轮上你了。

**杨** **彪** 说谁呢!(过来揪住胡正强的衣领)

**胡正强** (不反抗，看杨秀清)老杨，你可看着呢! **杨秀清** 杨彪!

**唐大关** (站起来)杨彪，不许打人!

杨 彪 (对唐大关)你也不是个好东西。 于 头 杨彪，放开!

路 波 放开，你那样解决不了问题!

**胡正强** (掰杨彪的手，语气和缓)杨彪啊，我跟你可是父一辈 子一辈的关系!

**杨** **彪** (忽然一把推出去.胡正强一个翅趄，趴在桌子上)我 打的是你这个小人。(又上前)

〔众人上前拦住。

**胡正强** (回过身)你真敢打我? **唐大关** 杨彪，——没有王法了!

纪 平 杨彪，你可不能比着你父亲在这说话。

**杨** **彪** (见人拦住，干劲倍增，喊)都让开!我弄死他!

**胡正强** (躲到桌子后)哎——你听着——你听我把话说完。 **杨秀清** 杨彪，你让他说!

**于** **头** (轻轻把杨彪推到门口，给他摸摸胸口)慢慢儿的，慢 慢儿的!

胡正强 (走到桌子外)你们别惹急了我，我是该双新的一百 万，怎么了?(看看唐大关和东方玉)我不欠你们的! 你!还有你，吃了我多少，你们自己说，双新公司成 立四年，我一共借了多少，还了多少?您吃的比我这

一百万差多少!光你一个人，(指东方玉)你说! **东方玉** 老胡，说话得讲良心。

**唐大关** (使劲在地上点着拐杖)你这是恩将仇报。 **杨秀清** 你说，说你的!

**路** **波** (打圆场)哎呀，算啦，都是朋友。

**胡正强** 我恩将仇报?我在明星花园每人给你们一套房子，

有没有!钥匙都给你们了。我恩将仇报? 纪 平 什 么 ?

〔唐大关坐下说不出话，瞪眼看着胡正强，目光中既 是愤怒又是乞求。

**杨秀清** 我早说，这里面有鬼，怨不得要钱这么不急! **东方玉** 你混蛋!(哭起来，力竭声嘶)你这个混蛋!

**路** **波** 有这样的事儿?! **于** **头** 真是可怕!

**胡正强** 我是混蛋，我怎么认识你们了!

**东方玉** (重复着)你混蛋!你这个混蛋!(过来抓胡正强，纪 平拉住她)

**纪** **平** 东方玉!东方玉!

**东方玉** (坐在地上)你这个混蛋!

**杨秀清** 甭哭，这事儿不算完，这地方还是双新公司的呢!

**唐大关** (躺在椅子上，一半身子已经在桌子底下，面色蜡黄)

老胡啊老胡，我哪点儿对不起你，你对我这样啊! 于 头 (忙冲过去)唐总!唐总!(回头冲胡正强摆手) 路 波 唐总!唐总!

〔于头和路波跑到椅子后面，从桌子底下拽出唐大 关。

〔唐大关瘫软着，面条一样。 于 头 快去叫司机!他动不了了。 **杨** **彪** 让他死!

〔纪平看看唐大关，从正门下。 **杨秀清** 杨彪，把门开开!

**于** **头** (冲东方玉)起来，掺什么乱啊。

**东方玉** (见没人劝，自己从地上起来)呜 呜——

〔杨彪一脚踹开门，门哗啦一声，倒下来。 〔于头和路波抬着唐大关从正门下。

〔东方玉抹着眼泪从正门下。 〔程旭从里门上。

程 旭 (看着坏了的大门)怎么回事?门坏了? **杨** **彪** 我弄的。

程旭喝!这门可真不结实! 杨 彪全砸了才好呢!

**程** **旭** 老胡，看见南原了吗?

**胡正强** (没好气地)这没人看(kān) 着他!

〔程旭看看气氛不对，匆忙从正门下。 **胡正强** 老杨，我也是被逼的啊。

**杨秀清** 你干得不错，现在是老须儿(注：一种灰色鸟，嘴大而

短)拉胡琴儿——自顾自! 〔刘仲平从里门上。

**刘仲平** 这回搬个干净，桌子椅子全是人家的了， ——怎么 了，门坏了?

**杨秀清** 老唐病了，横着出去了。 **刘仲平** 怎么了?

**胡正强** 唐总心真重!又不是你一个人，全像你似的，医院盛 得下么!

〔路波从正门上。 **胡正强** 唐总怎么样?

**路** **波** 纪平陪着去医院了，(看看碎的门)这门真是不结实 啊!

**刘仲平** 双新公司这才是报应呢! **杨** **彪** 双新公司养了一群混蛋!

**杨秀清** (瞪了杨彪一眼)不准这么说话，没大没小了! **路** **波** 杨公子血气方刚啊，确实不凡。

**刘仲平** 我们弟弟可有一手儿，不一般! **杨秀清** 老于呢?

**路** **波** 走了!(耻笑地)想什么呢?!真!

**杨秀清** 可别把活儿给他，你没法跟这种人治气，过河拆桥， 这人我可知道，认钱不认人，房顶开门!

**刘仲平** (凑过来跟路波说)装修的事儿你最好听老杨的，他 有数!

**杨秀清** (没听出来所以)这条街面上，不夸口，谁都得搁 一 边!

**刘仲平** (大笑)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杨秀清** 路经理，我听说新班子已经组好了，我可是离不开这 地 方 。

**路** **波** (附和着)离不开!是离不开!

**杨秀清** 我先说头里，可别给我安排别的，办公室这一摊就够 我折腾的了，多了我可受不了。

**路** **波** (诧异地看着杨秀清)办公室?谁的办公室?我没听 懂!

杨 彪 (飞过来，一拳打在路波的前胸)懂了吗? 路 ·波 (大怒)你吃了什么了!

杨 彪 我问你懂没懂?(上前又打) **杨秀清** 杨彪，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路 波 (躲开，指着自己)您看好了打的是谁? 刘仲平 (笑着)得了，开开玩笑。

杨 彪 我没开玩笑!

路 波 我知道你的意思，(生气地看着杨秀清)我可不是唐

大 关 。

胡正强 路总，老杨也没说要挟你，他就那么一问。

路 波 那么一问?(指杨彪)他是干吗的?你说，他是干什 么的?

杨 彪 我早就看你不是个东西!(上前，被胡正强拦住)你 想再来一次是不是?照方抓药?

路 波 你们不是听日本人的么,现在日本人让你们回家，你 们就回家吧。(指着自己的胸口，对杨秀清说)双新 是你的，也是他的，但归根结底是我的。

**杨秀清** 你的?!你是谁谁不知道，我告诉你，连你身上的裤 衩都是用双新的钱买来的，你?!

**路** **波** 杨秀清啊杨秀清，别欺人太甚，这里以后是我的地 方 。

杨 彪 (扑过来)我叫是你的。

路 波 (被扑到桌子上，打起来，合同碰到地上)我就是不要 你!

刘仲平 (过去拉杨彪)杨彪!杨彪!

杨 彪 (打得正酣，喊到)滚!看我打不死他! 刘仲平：老胡，你报派出所!

胡正强 (从地上捡起电话拨号)喂?喂?派出所，这是双新 公司，这有打架的，您能来一趟吗?——啊?是真事 儿，—不是开玩笑，您听，(拿着电话听筒冲着杨彪 和路波一会)听见了吗?——喂!喂!(放下电话， 对刘仲平)这孙子，挂了!

杨 彪 (突然站起来，抓住胡正强)你敢报警!(从口袋里掏 出一把瓦刀)

胡正强 (连忙抱着头)刘哥，快救我!

**刘仲平** (抢杨彪的瓦刀)杨彪!放开!老杨，你得说句话! 这孩子听你的。

**杨秀清** 杨彪，听刘仲平的，放开!

**杨** **彪** (失去理智)我他妈谁也不听，他敢报警，我叫他报。

(冲着使劲拦着的刘仲平，喊)躲开!躲——开—— 刘仲平 (指着杨彪)你有完没完?

杨 彪 (红了眼)没完!躲开!我数到三!一 !

**杨秀清** (过来抢杨彪的瓦刀)放开!我夸你了吧?刚才我怎 么跟你说的?!忘了我在门外怎么跟你说的了?!

杨 彪我不剁了他我不姓杨。

路 波(从后面抱住杨彪)刘哥，抢他瓦刀

杨 彪 (身子一甩，把路波摔出去，挥瓦刀砍去)我剁了 他——

**路** **波** (头出了血)啊!他疯了嘿!来人啊!

**杨秀清** 杨彪!杨彪!(上前拦着杨彪)你要坐牢的，把人打 坏了你得坐牢!

**杨** **彪** 坐牢我也要剁他。

刘仲平 (大吼)放开!你看他怎么剁!

杨 彪 (骑在路波的身上)你吼?!连你一块!

刘仲平 (指着杨彪)你爱打架是不是?你爱打架是不是? **杨** **彪** (起来走向刘仲平)爱打!谁不爱打谁是孙子!

刘仲平 我不跟你叫劲，我找个会打架的，你等着，马上到

(奔电话，生气地)不知好歹。 **杨** **彪** (拉住刘仲平)我就先打你!

**杨秀清** (拉杨彪)杨彪!我求求你了!别给我活现了，你! **刘仲平** (指着杨彪)非打出你屎来。

**杨** **彪** 我不能让谁都欺负你，我都灭了他们。(举着瓦刀要

砍下去)

**杨秀清** (跪下来)杨彪，我他妈给你跪着了!我跪着求求你 了!

**胡正强** (急忙上前)老杨，这是怎么意思，快起来，快起来! 杨彪，还不住手!

**杨** **彪** (手停在半空，冲杨秀清喊)起来!你给我起来!

**刘仲平** (过来搀杨秀清)老杨，起来，别动真格的，他还是个 孩子!

**杨秀清** (哭着不起来)我们老杨家，可让他给拔了尊了，这个 不争气的东西呦!

**胡正强** 没人和一个孩子一般见识!他还小!

杨 彪 (大吼)你们给我滚!滚!(走到杨秀清跟前，推开刘 仲平和胡正强，喊)起来!你给我起来!(揪着杨秀 清的衣领往上提)我叫你给我起——来——(一把把 瓦刀摔在地上，把杨秀清一推，冲着杨秀清的脸)你 这个不挣脸的东西!

〔杨彪气呼呼从破的正门下。

**杨秀清** (哭出声，指着杨彪的背影)好啊，你能打你爸爸了!

你他妈能打你爸爸了!我哪辈子没积德呀— **刘仲平** (使劲搀杨秀清)没事儿了，老杨，起来起来!

**杨秀清** (勉强站起来)我这是图何苦啊，我没日没夜的奔! **胡正强** (扶着杨秀清到沙发上坐下)老杨，坐坐，顺顺气! **刘仲平** 路波，怎么样?

路 波 (站起来，掸着身上的土)出血了，我得去医院!(掏

出手帕捂着头) 刘仲平 我送你?

路 波 不不!我有车!(到门口)三轮车——

〔路波从正门下。

杨秀清 (停止了哭声)都是我，惯坏了这兔崽子!让别人跟 着吃挂落儿!(手背擦擦眼泪)仲平，还是你去拦着 他点儿，先别让他开车，正在气头子上，这孩子气性 大。谁让他是你兄弟来着!

刘仲平 (捡起地上的合同书，到正门口看看)已经开走了。 (转过身)老杨，咱们还过不着这么点事儿?!别瞧我 说 。

**杨秀清** (长叹)别出事儿就好。 〔周力和方成从里门上。

方 成 (一眼看见坏了的正门)嘿，干脆!

周 力 真没什么可丢的了，终于可以夜不闭户了。

刘仲平 早上，我看了房子了，地方还行，就在黄庄转盘那。 〔南原从里门上。

**南** **原** 路经理呢?(看到破门)你们怎么搞的? 刘仲平 他上医院了!

**南** **原** 唐总呢?没有人安排车子吗?

**刘仲平** (一本正经地对周力)唐总没跟你说车的事儿?

**周** **力** (装傻)我看见路波的两辆三轮车和路波一起走的。 **胡正强** (不明戏)唐总不是去医院了吗?他病了。

**刘仲平** (一拍脑袋)嘿，这记性!唐总病了，他去医院了，路 总经理也去医院了。

**杨秀清** 打车走吧，今儿没车，半村先生早不见了。

**南** **原** (莫名其妙)怎么回事?(问刘仲平)你的车呢? **刘仲平** 我车冷，我自己都不敢进去!

**杨秀清** (撒气道)甭跟他废话，打车去! 南 原 (耸耸肩，伸伸手)真没办法。

〔南原跨过地上的破门，从正门下。 **周** **力** 还装大个的!

**方** **成** 你刚才说在哪儿?

**刘仲平** 黄庄，正好有个公司倒闭!(一指胡正强)你!(背着 杨秀清，两个手指一捻)

**胡正强** 刘哥，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门市马金良的声音：刘仲平——电话，海关的! **刘仲平** 来了!

**胡正强** 我也欣赏一下门市空成什么样了。 〔刘仲平、胡正强从里门下。

周 力 方成，办公司的话，你维修站的事怎么办?

方 成 不辞，背靠大树好乘凉，我问你，(手指一捻，低声地) 他怎么吐口了?

周 力 全是仲平办的，敢!(做了个刀砍的动作)毫不客气! 〔刘仲平的声音：周力!方成!

周 力 路波装修可省事了，门市什么都没了。 〔周力，方成前后从里门下。

**杨秀清** (孤独地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叹口气)唉——这都是 命!(缓缓地站起来；走到破门前，低头仔细端详着) 这么好的东西，使的也太短了，(捡起那鋥亮的门把 手)还新的一样呢，要是在别地儿，且使呢。这都是 命!最根儿知道是这样，(把门把手放回地上)知道 是个坑，是个陷阱，就是绕不过去，还非得跳下去。

〔电话铃不停地响起来。

杨秀清 ( 看着桌子上的电话)讨厌，知道是个陷阱，还跳! (慢悠悠拿起电话)哎，谁?双新公司关张了——杨 秀清?我是， ——谁?那是我儿子——什么?(双

手握紧电话)在哪儿?人怎么样? — — 我他妈问 你，人怎么样?——天哪!(放下电话， 一只手扶着 桌子，一只手捂前额慢慢转过身，突然想向外跑，但 只跑了一步，重重地摔了个跤，马上爬起来，冲出正 门，边声嘶力竭喊)小彪!彪啊!不能啊，彪——我 不该逼你啊 — — 彪 —

〔胡正强、刘仲平、周力、方成、马金良从里门上。 刘仲平 怎么了?他这是怎么了?

周 力 (冲到正门门口，手指)他疯了吗? **胡正强** (惊醒)哎呀，出事儿了，快!快!

**马金良** ( 跑出正门)是杨彪!快!追上杨秀清!看着点儿 他!

**方** **成** 注意汽车!

〔众人从正门跑下。

〔屋子里安静了，电话听筒悬在桌子边上，荡秋千一 样，来回摆着。

〔从破了的正门吹进来一阵风，把桌子上的合同书吹 了起来，然后轻轻地落在地上。

〔汽车喇叭的声音， 一辆车从门前急驰而过。

〔已过正午， 一缕阳光从窗子照进来，只是在窗前有 那么一小块儿，白白的，但那小块儿光亮渐渐地扩大 着，连屋子里都明亮起来了。

〔门外忽然传来吆喝声：有旧书旧报的卖 —

〔全剧终。